





西遊記精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白話小說文選叙例

白話文，公認爲中國新文學的代表，已經多年了；然而一般新文化者，爲什麼要鼓盪得如此熱烈？却有個道理：（一）從歷史的文學上觀察，在今日當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二）揀死文學的偏失，建活文學的旗幟；說老實話，打倒擺臭架子的文人。這兩點就是新文學的動機；也就是白話文成立的根據。

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足足占了幾千年；直到宋代以後的有名小說，更是白話的占優勝了！有寫實的，有理想的……，自上下下的，惡俗陋習，前人所不敢說，不肯做的，偏能够儘量的抒寫，小說的價值，也可想而知哩！

在這新舊過渡時代，要提倡活的文學，不把那前人的白話小說來做研究的工具不可——最好拿來作利用的奧妙於白話章回小說！但是沒有一部純粹的青年可讀的書，青年的讀物材料，須有幾種可讀的書，或是幾篇可讀的文，給他做個標準纔好。那大部頭的章回小說，不聽有些不合青年讀的地方，因爲各種小說裏面，寫男女過分的情愛——就是姦淫，所在多有，反傷害了風教，這種文

字，決不可給那青年讀的。所以本編，凡關於「淫詞」「褻語」盡行刪掉，所選的都是那書中警醒社會的幾段，有給與我們深刻的影象，把他首尾銜接，自成一篇文章文字。這可算是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了！

我們讀人家的文字，應當注意的地方有兩點：一是看他的事，一是讀他的文。他的事，定要我們有牢記的價值，纔可看得他的文，定要我們有研究的價值，纔可讀得。本編所選，關於這兩點，似覺很能注意。我敢說一句：『這本書，無論那個，可以看得，也可以讀得。』

本編每標一題，必結束一事，或寫完一人；篇中句語，有涉及他事與本文無關係的，有時酌量刪去幾字；若本文所有的事，已截去在上文，讀時未易醒悟的，得摘取上文句語，酌量增入，却不傷本文體勢。這不意有攙亂原文，却是一種不得已的手續，讀者原諒！

每種共選二十篇，每篇排次，仍依原文回目，前後事實，一絲不亂；標點新式，且又分明段落；篇中精警的地方，加用密圈，使讀者能加一度的注意。

最後編者有個希望，他那歐西各國，早已認定小說為最優美的文學，讀中國的小說，也應具有這樣的興味！

西遊記精華提要

西遊記這部書，是作者採取金元戲劇的材料，並加上自己的想像力而成。他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中要算最精密的了。

陳獨秀說：『元明間國語文，蔚然大起，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都是這時代底代表著作。在研究這時底語法上，我們不能不承認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有同樣的價值！』這幾句話，我就拿來移到此處，他有怎樣的價值，好教青年大膽的去讀他！

本書所選的幾篇，都從汪原放氏考定的乾隆木版本裏取來。但乾隆本裏的駢體的韻文詩詞，汪先生不忍把他「割裂」；我却注重他的白話文學，仍舊將他酌量刪去，免得那讀者多用韻文詩詞的工夫，但我却逃不了「割裂之罪」哩！

白話小說選
西遊記精華目次

花果山	一
鬧天宮	一八
遊地府	四六
雙叉嶺	六五
五行山	七三
蛇盤山	七八
黑風山	八七
雲棧洞	一一一
黃風嶺	一二七
流沙河	一四三
蓮花洞	一五三

通天河	一九三
金嶼洞	二一五
火焰山	二四八
朱紫國	二八二
盤絲洞	三二九
連環洞	三四一
豹頭山	三六三
青龍山	三九三
天竺國	四一四

白話小說
西遊記精華

●花果山

東勝神洲的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那座山，正當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書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毬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沖斗府。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元穹高上帝，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燄燄，卽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二將果奉旨出門外，看的真聽的明，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石猴，在那裏拜四方，眼運金光，射沖斗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息矣。』玉帝垂慈賜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異。』

那猴在山中，却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蟲爲伴，虎豹爲羣，獐鹿爲友，獼猴爲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峯洞之中，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耍了一會，却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似滾派湧澗。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趕閑無事，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要子去耶！」喊一聲，多拖男挈女，呼弟呼兄，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原來此處遠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應聲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說罷，瞑目蹲身，將身一縱，徑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裏邊却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細再看，原來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却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好所在！看罷多時，跳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猴喜不自勝，急抽身往外便走，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欠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把他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

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冲貫石橋，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盆，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碓上，鑄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裏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日老小。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叫道：「都隨我進來進來！」那些猴有膽大的，都跳進去了；膽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竈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寧時，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猴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卽拱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美猴王領一羣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朱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不勝歡樂。

美猴王享樂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羣猴喜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淚來，衆猴慌忙羅拜。

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却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爲何遠慮而憂也？」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衆猴聞此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只見那班部中，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真所謂道心開發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閻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躲過閻君之難。」噫！這句話，頓教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聖成。衆猴鼓掌稱揚，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嶺登山，廣尋些果品，大設筵宴送大王也。」

次日，衆猴果去採仙桃，摘異果，剉山藥，剉黃精，芝蘭香蕙，瑤草奇花，般般件件，齊齊整整，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羣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齒肩排於下邊，一個個輪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

飲了一日。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們，替我折些枯松，編作棧子，取箇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類，我將去也。」果獨自登棧，儘力撐開，飄飄蕩蕩，徑回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贛部洲地界。這一去，也是他運至時來，自登木棧之後，連日東南風緊，將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贛部洲地界。持篙試水，偶得淺水，棄了棧子，跳上岸來，只見海邊有人捕魚打雁，空蛤淘鹽。他走近前，弄個把戲，妝個鬻虎，嚇得那些人丟惶棄網，四散奔跑。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剝了他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過府，在市廛中，學人禮，學人話，朝餐夜宿，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覓個長生不老之方。見世人都是爲名爲利之徒，更無一個爲身命者。

猴王參訪仙道，無緣得遇，在於南贛部洲，串長城，遊小縣，不覺八九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棧，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洲地界。登岸徧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蟲，不懼虎豹，登山頂上觀看。

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之處，有人言語，急忙趨步，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唱歌之聲。歌曰：「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蒼遙秋高，對月枕松根。一覺天明，認舊林，登崖過嶺，持斧斷枯藤，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時價平平，不會機謀巧算，沒

榮辱，恬淡延生。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美猴王聽得此言，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卽忙跳入裏面，仔細再看，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砍柴。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來至林邊，只聽的你說：『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叫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他見我家事勞苦，日常煩惱，教我遇煩惱時，卽把這詞兒念念：一則散心，二則解困。我纔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却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養育至八九歲，纔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發不敢拋離。却又田園荒蕪，衣食不足，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間，貨幾文錢，糴幾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飯，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好處。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

不計其數，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里遠近，即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纔這般與你說了，你還不省。假若我與你去了，却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

猴王聽說，只得相辭，出深林，找上路，徑過一山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又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碑，約有三丈餘高，八尺餘闊，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道：「此間人果是朴實，果有此山此洞！」看勾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摘松子吃了頑耍。少頃間，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仙童，真個多姿英偉，像貌清奇，比尋常俗子不同。那童子出得門來，高叫道：「甚麼人在此騷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騷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猴王笑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一層層深閣。

瓊樓，一進進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臺之下，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美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州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能你姓甚麼？」猴王又道：「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噴，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生，却是石裏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聞言，暗喜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却像個食松果的獼猴。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獼」。獼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孫」。倒好。獼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

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却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

美猴王得了姓名，歡然踴躍，對善提前，作禮啓謝。那祖師即命大衆引孫悟空出二門外，教他洒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衆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門外，又拜了大衆師兄，就於廊廡之間，安排寢處。次早，與衆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每日如此。閑時即掃地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備。在洞中不覺六七年。一日，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孫悟空在旁聞講，喜得他抓耳撓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師看見，叫孫悟空道：「你在班中，怎麼顛狂躡舞，不聽我講？」悟空道：「弟子誠心聽講，聽到老師父妙音處，喜不自勝，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望師父恕罪！」祖師道：「你既識妙音，我且問你，你到洞中多少時了？」悟空道：「弟子本來懵懂，不知多少時節，只記得竈下無火，常去山後打柴，見一山好桃樹，我在那裏喫了七次飽桃矣。」

「祖師道：『那山喚名爛桃山，你既喫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悟空道：『但憑尊師教誨，只是有些道氣兒，弟子便就學了。』祖師道：『「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傍門皆有正果。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憑尊師意思，弟子傾心聽從。』祖師道：『我教你個「術」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術門之道怎麼說？』祖師道：『術字門中，乃是些請仙扶鸞，問卜揲蓍，能知趨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學！不學！』祖師又道：『教你「流」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又問：『流字門中，是甚義理？』祖師道：『流字門中，乃是儒家、釋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或看經，或念佛，並朝真降聖之類。』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若要長生，也似「壁裏安柱」。』悟空道：『師父，我是個老實人，不曉得打市語。怎麼謂之「壁裏安柱」？』祖師道：『人家蓋房，欲圖堅固，將牆壁之間，立一頂柱，有日大廈將頹，他必朽矣。』悟空道：『據此說，也不長久。不學！不學！』祖師道：『教你「靜」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靜字門中，是甚正果？』祖師道：『此是休糧守谷，清靜無爲，參禪打坐，戒語持齋，或睡功，或立功，並入定坐關之類。』悟空道：『這般也能長生麼？』祖師道：『也似「蜜頭土坯」。』悟空笑道：『師父果有些滴澹。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怎麼謂之「蜜頭土坯」？』祖師道：『就如那蜜頭上，造成磚

瓦之坯，雖已成形，尙未經水火煨煉，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濫矣。」悟空道：「也不長遠。」不學！不學！祖師道：「教你「動」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動門之道，却又怎麼？」祖師道：「此是有爲有作，採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躄過氣，用方炮製，燒茅打鼎，進紅鉛，煉秋石，並服婦乳之類。」悟空道：「似這等也得長生麼？」祖師道：「此欲長生，亦如「水中撈月」。」悟空道：「師父又來了，怎麼叫做「水中撈月」？」祖師道：「月在長空，水中有影，雖然看見，只是無撈摸處，到底祇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學！不學！」祖師聞言，咄的一聲，跳下高臺，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這獼猴，這般不學，那般不，却待怎麼！」走上前，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裏面，將中門關了，撇下大眾而去。唬得那一班聽講的人人驚懼，皆怨悟空道：「你這潑猴，十分無狀！師父傳你道法，如何不學，却與師父頂嘴？這番衝撞了他，不知幾時纔出來呵！」此時俱甚報怨他，又鄙賤嫌惡他。悟空一些兒也不惱，只是滿臉陪笑。原來那猴王，他打破盤中之謎，暗暗在心，所以不與衆人爭競，只是忍耐無言。祖師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時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裏面，將中門關上者，教他從後門進步，秘處傳他道也。

當日悟空與衆等，喜喜歡歡，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急不能到晚，及黃昏時，却與衆就寢，假合眼，定息存神。山中又沒打更傳箭，不知時分，只自家將鼻孔中出入之氣調定。約到子時前後，輕輕

的起身，穿了衣服，偷開前門，躲離大衆，走出外，擡頭觀看，只見那門兒半開半掩。悟空喜道：『老師父果然注意與我傳道，故此開着門也。』卽步近前，側身進得門裏，只走到祖師寢榻之下。見祖師蹣跚身軀，朝裏睡着了。悟空不敢驚動，卽跪在榻前。那祖師不多時覺來，舒開兩足，口中自吟道：『難！難！難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閑。不遇至人傳妙訣，空教口因舌頭乾。』悟空應聲叫道：『師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時。』祖師聞得聲音是悟空，卽起披衣，盤坐喝道：『這猢猻！你不在前邊去睡，却來我這邊作甚？』悟空道：『師父昨日壇前對衆相允，教弟子三更時候，從後門裏傳我道理，故此大膽徑拜老爺榻下。』祖師聽說，十分歡喜，暗自尋思道：『這廝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悟空道：『此間更無六耳，只有弟子一人，望師父大捨慈悲，傳與我長生之道，永不忘恩。』祖師道：『你今有緣，我亦喜說。旣識得盤中暗謎，你近前來，仔細聽之，當傳與你長生之妙道也。』

悟空叩頭謝了，洗耳用心，跪於榻下。祖師云：『顯密圓通真妙訣，惜修性命無他說。都來總是精弄神，謹固牢藏休漏泄。休漏泄，體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相盤結，性命堅，却能火裏種金蓮。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此時說破根源，悟空心靈福至，切切記了口訣，對祖師拜謝深恩，卽

出後門觀看，但見東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顯明。依舊路，轉到前門，輕輕的推開進去，坐在原寢之處，故將牀鋪搖響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衆還正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當日起來打混，暗暗維持，子前午後，自己調息。

却早過了三年，祖師復登寶坐，與衆說法。談的是公案比語，論的是外象包皮。忽問：「悟空何在？」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師道：「你這一向修些甚麼道來？」悟空道：「弟子近來法性頗通，根源日漸堅固矣。」祖師道：「你既通法性，會得根源，已注神體，却只是防備着『三災利害』。」悟空聽說，沉吟良久，道：「師父之言謬矣。我常聞道高德隆，與天同壽；水火既濟，百病不生，却怎麼有箇『三災利害』？」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之後，鬼神難容。雖駐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須要見性明心，預先躲避。躲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命。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喚做『陰火』。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直透泥垣宮，五臟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爲虛幻。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不是和薰金朔風，亦不是花柳松竹風，喚做『蠶風』。自願門中吹入六腑，過丹田，穿九竅，骨肉消疎，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過。」悟空聞說，毛骨悚然，叩頭禮拜道：「萬望老爺垂憫，傳與躲避三災之法，到

底不敢忘恩。」祖師道：「此亦無難，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傳不得。」悟空道：「我也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竅四肢，五臟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師道：「你雖然像人，却比人少腮。」原來那猴子抓撈面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沒成算，我雖少腮，却比人多這個素袋，亦可准折過也。」祖師說：「也能，你要學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該七十二般變化。」悟空道：「弟子願多裏撈摸，學一個地煞變化罷。」祖師道：「既如此，上前來，傳與你口訣。」遂附耳低言，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這猴王也是他一竅通時百竅通，當時習了口訣，自修自煉，將七十二般變化，都學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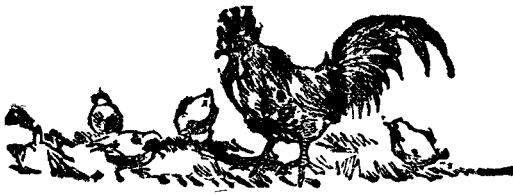
忽一日，祖師與衆門人在三星洞前戲說晚景。祖師道：「悟空，事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師父海恩，弟子功果完備，已能霞舉飛昇也。」祖師道：「你試飛舉我看。」悟空弄本事，將身一登，打了個連扯跟頭，跳離地有五六丈，踏雲霞去勾有頓飯之時，返復不上三里遠近，落在面前，叉手道：「師父，這就是飛舉騰雲了。」祖師笑道：「這個算不得騰雲，只算得爬雲而已。自古道：『神仙朝遊北海暮蒼梧。』似你這半日，去不上三里，即爬雲也還算不得哩。」悟空道：「怎麼爲『朝遊北海暮蒼梧。』」祖師道：「凡騰雲之輩，早晨起自北海，遊過東海，西海，南海，復轉蒼梧。蒼梧者，却是北海零陵之

語話也。將四海之外，一日都遊遍，方算得騰雲。」悟空道：「這個却難！却難！」祖師道：「世上無難事，只恐有心人。」悟空聞得此言，叩頭禮拜，啓道：「師父，爲人須爲徹。」索性捨個大慈悲，將此騰雲之法一發傳與我罷，決不敢忘恩。」祖師道：「凡諸仙騰雲，皆跌足而起，你却不是這般。我纔見你去，連扯方纔跳上。我今只就你這個勢，傳你個「筋斗雲」罷。」悟空又禮拜懇求，祖師却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捻着訣，念動真言，攢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大衆聽說，一個個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管那裏都尋了飯喫！」師徒們，天昏，各歸洞府。這一夜，悟空卽運神煉法，會了筋斗雲，逐日家無拘無束，自在逍遙。

一日，春歸夏至，大衆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大衆道：「悟空，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前日老師父拊耳低言，傳與你的躲三災變化之法，可都會麼？」悟空笑道：「不瞞諸兄長說，一則是師父傳授，二來也是我晝夜懇勤，那幾般兒都會了。」大衆道：「趁此良時，你試演演，讓我等看看。」悟空聞說，抖搜精神，賣弄手段道：「衆師兄請出個題目，要我變化甚麼？」大衆道：「就變顆松樹罷。」悟空捻着訣，念動呪語，搖身一變，就變做一顆松樹，鬱鬱含烟，凌雲直上。大衆見了，鼓掌呵呵大笑，都道：「好猴

兒好猴兒！不覺的嚷鬧，驚動了祖師。祖師急拽仗出門來問道：「是何人在此喧譁？」大衆聞呼，慌忙檢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現了本相，雜在叢中道：「啓上尊師，我等在此會講，更無外姓喧譁。」祖師怒喝道：「你濟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如何在此噓笑？」大衆道：「不敢瞞師父，適纔孫悟空演變化耍子，教他變顆松樹，果然是顆松樹，弟子們俱稱揚喝采，故高聲驚冒尊師，望乞恕罪。」祖師道：「你等起去。」叫：「悟空過來！我問你弄甚麼精神，變甚麼松樹？這個工夫，可在人前賣弄？假如你見別人有，不要求他，別人見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禍，却要傳他，若不傳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道：「只望師父恕罪！」祖師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罷。」悟空聞此言，滿臉墮淚道：「師父教我往那裏去？」祖師道：「你從那裏來，便從那裏去，就是了。」悟空頓然醒悟道：「我自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祖師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間，斷然不可！」悟空領罪，「上告尊師：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雖是回願舊日兒孫，但念師父厚恩未報，不敢去。」祖師道：「那裏甚麼恩義，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悟空見沒奈何，只得拜辭，與衆相別。祖師道：「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却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到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身！」

悟空道：「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悟空謝了，即抽身，捻着訣，丟個連扯，縱起筋斗雲，徑回東海。



●鬧天宮

大聖受了玉帝的齊天封號，府下還有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閑時節，會友遊宮，交朋結義。見三清，稱個「老」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羣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日東遊，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踪不定。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啓奏道：「今有齊天大聖，日日無事，閑遊結交；天上衆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來閑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別生事端。」玉帝聞言，卽時宣詔那猴王欣然而至，道：「陛下，詔老孫有何陸賞？」玉帝道：「朕見你身閑無事，與你一件執事。你且權管那蟠桃園，早晚好生在意。」大聖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他等不得，慌忙卽入蟠桃園內查勘。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問道：「大聖何往？」大聖道：「吾奉玉帝點差，代管蟠桃園，今來查勘也。」那土地連忙施禮，卽呼那一班鋤樹力士，運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引他進去。但見那天灼灼花盈樹，顆顆株果壓枝。時開時結，無夏無冬。先熟的，酡顏醉臉；還生的，帶蒂青皮。樹下奇葩異卉，四時不謝。左右樓臺館舍，盈空可觀。大聖看罷多時，問土地道：「此樹有多少株數？」

『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喫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喫了霞舉飛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細核，九千年一熟，人喫了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大聖聞言，歡喜無限。當日查明了株樹，點看了亭閣，回府。自此後，三五日一次賞玩，也不交友，也不他遊。

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他心裏要喫個嘗新，奈何本園土地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忽設一計道：『汝等且出門外伺候，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那衆仙衆退。只見那猴王脫了冠服，爬上大樹，揀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許多，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喫了一飽，却纔跳下樹來，簪冠着服，喚衆等儀從回府。遲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儘他享用。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卽着那紅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頂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只見蟠桃園土地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裏把門。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設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歲不比往年，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須是報大聖得知，方敢開園。』仙女道：『大聖何在？』土地道：『大聖在園內，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然如此，尋他去來，不可遲悞。』土地卽與同進，尋至花亭不見，只有

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裏都沒尋處。原來大聖耍了一會，喫了幾個桃子，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着了。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來，尋不見大聖，怎敢空回？』旁有仙吏道：『仙娥既奉旨來，不必遲疑。我大聖閑遊慣了，想是出園會友去了。汝等且去摘桃。我們替你回話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樹林之下摘桃。先在樹前摘了三籃，又在中樹摘了三籃；到後樹上摘取，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疎，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喫了。七仙女張望東西，只見向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紅衣女摘了，却將枝子望上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即現本相，耳際內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咄的一聲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胆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大聖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適至此間，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尋大聖不見。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聖，故先在此摘桃，萬望恕罪。』大聖聞言，回曠作喜道：『仙女請起。王母開閣設宴，請的是誰？』仙女道：『上會自有舊規，請的西天佛老，菩薩聖僧，羅漢；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聖帝，十洲三島仙翁；北方北極玄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這個是五方五老。還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衆；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嶽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宮各

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大聖笑道：「可請我麼？」仙女道：「不曾聽得說。」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會舊規，今會不知如何。」大聖道：「此言也是，難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看可請老孫不請。」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呪語，對衆仙女道：「住！住！住！」這原來是個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陵睦睜睜，白着眼，都站在桃樹之下。大聖縱朵祥雲，跳出園內，竟奔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只見那壁廂一天瑞靄，五色祥雲，中間現出一仙，相貌天然丰采，名稱赤脚大羅仙，特來赴會。不料那赤脚大仙，覩面撞見大聖，大聖低頭定計，賺哄真仙，他要暗去赴會，却問：「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大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勛斗雲疾，着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後方去赴宴。」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誑語作真道：「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方去瑤池赴會……」無奈，只得撥轉祥雲，徑往通明殿去了。大聖駕着雲，念聲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赤脚大仙模樣，前奔瑤池。不多時，直至寶閣，按住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裏面，只見那裏舖設得齊齊整整，却還未有仙來。這大聖點着不盡，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反轉頭，見右壁廂長廊之下，有幾個造酒的仙官，搬糟的力士，領幾個運水的道人，燒火的童子，在那裏洗缸刷甕，已造成了玉液瓊漿，香醪佳釀，

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喫，奈何那些人都在那裏，他就弄個神通，把毫毛拔下幾根，丟入口中嚼碎，噴將出去，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幾個瞌睡蟲，奔在衆人臉上，你看那夥人，手軟頭低，閉眼合眼，丟了執事，都去盹睡。大聖却拿了些百味珍饈，佳釀異品，走入長廊裏面，就着飯，揆着鬻，放開量，痛飲一番，喫勾了多時，酩酊醉了，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再過會，請的客來，却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好大聖，搖搖擺擺，仗着酒，任情亂撞，一會把路差了，不是齊天府，却是兜率天宮。一見了，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如何錯到此間也罷！也罷！一向要來望此老，不會得來，今趁此殘步，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進去，那裏不見老君，四無人跡，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丹陵臺上講道，衆仙童，仙將，仙官，仙吏，都侍立左右聽講。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遇，但見丹竈之旁，爐中有火，爐左右安放着五個葫蘆，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大聖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寶，老孫自了道以來，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也要煉些金丹濟人，不期到家無暇，今日有緣，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喫他幾丸嘗新。』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喫了，如喫炒豆相似。一時間，丹滿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這場禍，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存，走走！走走！不如下界爲王去也。』他就跑出兜率宮，不行舊路，從西天

門，使個隱身法逃去，卽按雲頭，回至花果山界。但見那旌旗閃爍，戈戟光輝，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在那裏演習武藝。大聖高叫道：『小的們！我來也！』衆怪丟了器械，跪倒道：『大聖好寬心！丟下我等，許久不來相顧！』大聖道：『沒多時沒多時！』

且說且行，竟入洞天深處。四健將打掃安歇，叩頭禮拜畢，俱道：『大聖在天這百十年，實受何職？』大聖笑道：『我記得纔半年光景，怎麼就說百十年話？』健將道：『在天一日，卽在下方一年也。』大聖道：『且喜這番玉帝相愛，果封做齊天大聖，起一座齊天府，又設安靜寧神二司，司設仙吏侍衛。向後見我無事，着我看管蟠桃園。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不待他請，先赴瑤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喫了。走出瑤池，踉踉跄跄，誤入老君宮闕，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喫了。但恐玉帝見罪，方纔走出天門來也。』衆怪聞言大喜，卽安排酒果接風，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大聖喝了一口，卽咨牙咂嘴道：『不好喫！不好喫！』崩巴二將道：『大聖在天宮，喫了仙酒，仙穀，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大聖道：『你們就是「親不親，故鄉人。」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見那長廊之下，有許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瓊漿，你們都不會嘗着，待我再回去偷他幾瓶回來，你們各飲半杯，一個個也長生不老。』衆猴歡喜不勝。大聖卽出洞門，又翻一筋斗，使個隱身法，竟至

蟠桃會上，進瑤池宮闕，只見那幾個造酒，搬糟，連水，燒火的，還鼾睡未醒。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卽撥轉雲頭回來，會衆猴，在於洞中就做個「仙酒會」，各飲了幾杯，快樂不題。

却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一周天方能解脫，各提花籃，回奏王母，說道：「齊天大聖使術法困住我等，故此來遲。」王母問道：「汝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兩籃小桃，三盞中桃。至後面大桃半個也無，想都是大聖偷喫了。及正尋間，不期大聖走將出來，行兇拷打，又問設宴請誰。我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只到如今，纔得醒解回來。」王母聞言，卽去見玉帝，備陳前事，說不了，又見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來奏：「不知甚麼人攪亂了蟠桃大會，偷喫了玉液瓊漿，共八珍百味，亦俱偷喫了。」又有四大天師奏上：「太上道祖來了。」玉帝卽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禮畢，道：「老道宮中，煉了些『九轉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不期被賊偷去，特啓陛下知之。」玉帝見奏，悚懼。

少時，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孫大聖不守執事，自昨日出遊，至今未轉，更不知去向。」玉帝又添疑思，只見那赤脚大仙又上奏道：「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偶遇齊天大聖，對臣言萬歲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方去赴會。臣依他言語，卽返至通明殿外，不見萬歲龍車鳳輦，又急來此。」

伺候。」玉帝越發大驚道：「這廝假傳旨意，賺哄賢卿，快着叫察靈官緝訪這廝踪跡！」靈官領旨，即出徧訪，盡得其詳，回奏道：「攪亂天宮者，乃齊天大聖也。」又將前事盡訴一番。玉帝大惱，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瀆，普天星相，共十萬天兵，佈了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去花果山圍困，定捉獲那廝。處治衆神，即時與師離了天宮。即日李天王傳令，着衆天兵扎了營，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上下佈了十八架天羅地網，先差九曜惡星出戰。九曜即提兵竟至洞外，只見那洞外大小羣猴跳躍頑耍。星官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聖在那裏？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教他快來歸降；若道半個「不」字，教汝等一概遭誅！」那小妖慌忙傳入道：「大聖，禍事了！禍事了！外面有九個兇神，口稱上界差來的天神，收降大聖。」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並四健將分飲仙酒，一聞此報，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與非。」說不了一起小妖又跳來道：「那九個兇神，惡言潑語，在門前罵戰哩！」大聖笑道：「莫睬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幾時成。」說猶未了，又一起小妖來報：「爺爺那九個兇神已把門打破，殺進來也！」大聖怒道：「這潑毛神，老大無禮！本待不與他計較，如何上門來欺我！」即命獨角鬼王，帥領七十二洞妖王出陣，老孫領四

健將隨後，那鬼王疾帥妖兵，出門迎敵，却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抵住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正嚷間，大聖到了，叫一聲「開路！」掣開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丈二長短，丟開架子，打將出來。九曜星那個敢抵，一時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又將御酒偷來此處享樂，你罪上加罪，豈不知之？」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實有實有，但如今你怎麼？」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帥衆到此收降你，你快早飯，依免教這些生靈納命，不然就躡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聖大怒道：「量你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請喫老孫一棒！」這九曜星一齊躑躅，那美猴王不懼分毫，輪起金箍棒，左遮右擋，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急入中軍帳下，對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驍勇！我等戰他不過，敗陣來了。」李天王卽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齊出師來鬪。大聖也公然不懼，調出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就於洞門外列成陣勢。

這一場自辰時佈陣，混殺到日落西山。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王，盡被衆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羣猴，深藏在水簾洞底。這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殺勾多時，大聖見天色將晚，卽拔毫毛一撮，丟在口中，嚼碎了，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

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大聖得勝，收了毫毛，急轉身回洞。早又見鐵板橋頭，四個健將，領衆叩迎那大聖，哽哽咽咽大哭三聲，又唏噓哈哈大笑三聲。大聖道：「汝等見了我，又哭又笑，何也？」四健將道：「今早帥衆將與天王交戰，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該哭。這見大聖得勝回來，未曾傷損，故此該笑。」大聖道：「勝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況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豹狼蟲，獐獐狐貉之類，我同類者未傷一個，何須煩惱？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脚下。我等且緊緊防守，養養精神。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與衆報仇。」四將與衆猴將椰酒喫了幾碗，安心睡覺不題。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衆各報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獐獐的，有拿住狼蟲狐貉的，更不曾捉着一個猴精。當時果又安轅營，下大寨，賞勞了得功之將，吩咐了天羅地網之兵，各各提鈴喝號，圍困了花果山，專待明早大戰。

且不言天神圍繞，大聖安歇。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與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寶閣瑤池，見那裏荒荒涼涼，席面殘亂，雖有幾位天仙，俱不就座，都在那裏亂紛紛講論。菩薩與衆仙相見畢，衆仙備言前事。菩薩道：「既無盛會，又不傳

杯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衆仙怡然隨往。至通明殿前，早有四大天師，赤脚大仙等衆，俱在此，迎着菩薩。卽道：「玉帝煩惱，調遣天兵擒怪未回等因。」菩薩道：「我要見見玉帝，煩爲轉奏。」天師邱弘濟卽入靈霄寶殿，啟知宣入。時有太上老君在上，王母娘娘在後。菩薩引衆同入裏面，與玉帝禮畢，又與老君、王母相見，各坐下，便問：「蟠桃盛會如何？」玉帝道：「每年請會，喜喜歡歡，今年被妖怪作亂，甚是虛邀也。」菩薩道：「妖怪是何出處？」玉帝道：「妖怪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當時生出，卽目運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繼而成精，降龍伏虎，自削死籍，當有龍王閻王啓奏，朕欲擒拿，又得長庚星啓奏道：『三界之間，凡有九竅者，可以成仙。』朕卽施教育賢，宣他上界，封爲御馬監弼馬溫官。那弼馬溫官小，反了天宮。卽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詔撫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有官無祿，他因沒事幹管理，東遊西蕩，朕又恐別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又不要法律，將老樹大桃，盡行偷喫。及至設會，他乃無祿人，原不曾請他，他就設計賺哄赤脚大仙，却自變他相貌入會，將仙殺仙，酒盡偷喫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與本山衆猴享樂。朕心爲此煩惱，故調十萬天兵，天羅地網收伏。這一日不見回報，不知勝負如何。」

菩薩聞言，卽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宮，到花果山打探軍情如何。如遇相敵，可就相助。」

功務必的實。回話。」惠岸行者整整衣裙，執一條鐵棍，駕雲離開，徑至山前。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各營門提鈴喝號，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營門的天丁，煩你傳報。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特來打探軍情。」那營裏五岳神兵，卽傳入轅門之內。早有虛日鼠，昂日雞，星日馬，房日兔，將言傳到中軍帳下。李天王發下令旗，教開天羅地網，放他進來。此時東方纔亮。惠岸隨旗進入，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拜訖，李天王道：「孩兒，你自那廂來者？」惠岸道：「愚男隨菩薩赴蟠桃會，菩薩見勝會荒涼，瑤池寂寞，引衆仙並愚男去見玉帝。玉帝備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一日不見回報，勝負未知，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李天王道：「昨日到此安營下寨，着九曜星挑戰，被這廝大弄神通，九曜星俱敗走而回。後我等親自提兵，那廝也排開陣勢。我等十萬天兵，與他混戰至晚，他使個分身法戰退。及收兵查勘時，止捉得些狼蟲虎豹之類，不曾捉得他半個妖猴。今日還未出戰。」說不了，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道：「那大聖引一羣猴精，在外面叫戰。」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木叉道：「父王，愚男蒙菩薩吩咐，下來打探消息，就說若遇戰時，可助一功。今不才願往，看他怎麼個大聖。」天王道：「孩兒，你隨菩薩修行這幾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須在意。」

好太子，雙手輪着鐵棍，束一束繡衣，跳出轅門，高叫：『那個是齊天大聖！』大聖挺如意棒，應聲道：『老孫便是。你是甚人，輒敢問我？』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爲徒弟，謹教法名。惠岸是也。』大聖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却來此見我做甚？』木叉道：『我蒙師父差來打探軍情，見你這般猖獗，特來擒你！』大聖道：『你敢說那等大話，且休走喫老孫這一棒！』木叉全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立那半山，轅門外戰至五六十合，惠岸臂膊酸麻，不能迎敵，虛幌一幌，敗陣而走。大聖也收了猴兵，安扎在洞門之外。只見天王營門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讓開大路，徑入轅門，對四天王，李托塔，哪吒，氣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聖！好大聖！着實神通廣大！孩兒戰不過，又敗陣而來也！』李天王見了心驚，卽命寫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叉太子上天啟奏。二人當時不敢停留，闖出天羅地網，駕起瑞霧祥雲，須臾，徑至通明殿下，見了四大天師，引至靈霄寶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見菩薩施禮。菩薩道：『你下界的如何？』惠岸道：『始領命到花果山，叫開天羅地網門，見了父親，道師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止捉得他虎豹狼蟲之類，更未捉他一個猴精。』正講間，他又索戰，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經五六十合，不能取勝，敗走回營。父親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薩低頭思忖。

却說玉帝拆開表章，見有求助之言，笑道：『巨耐這個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敵過十萬天兵！』李天王又來求助，却將那路神兵助之。』言未畢，觀音合掌，啓奏：『陛下寬心，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玉帝道：『所舉者何神？』菩薩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見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神通廣大，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聞言，即傳調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齋調那鬼王領了旨，即駕起雲，徑至灌江口，不消半個時辰，直至真君之廟。早有把門的鬼判傳報至裏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與衆弟兄，出門迎接旨意，焚香開讀，旨意上云：『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因在宮偷桃，偷酒，偷丹，攪亂蟠桃大會，見着十萬天兵，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山收伏，未曾得勝，今特調賢甥同義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勦除。成功之後，高陞重賞。』真君大喜道：『天使請回，吾當就去拔力相助也。』鬼王回奏不題。

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乃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聚集殿前道：『適纔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同來。』衆兄弟俱忻然願往，即點本部神兵，駕鷹牽犬，搭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不能前進，因叫道：『把天羅地網

的將校聽着：吾乃二郎顯聖真君，蒙玉帝調來，擒拿妖猴者，快開營門放行。」一時，各神一層層傳入。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轅門迎接。相見畢，問及勝敗之事，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真君笑道：「小聖來此，必須與他鬪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慢了頂上，只四圍緊密，讓我賭鬪。若我輸與他，不必列位相助，我自有兄弟扶持；若贏了他，也不必列位綁縛，我自有兄弟動手。只請托塔天王與我使個「照妖鏡」，住立空中，恐他一時敗陣逃竄他方，切須與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天王各居四維，衆天兵各挨排列陣去訖。這真君領着四太尉、二將軍，（連本身七兄弟）出營挑戰，吩咐衆將，緊守營盤，收拴了鷹犬。衆草頭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見那一羣猴，齊齊整整，排作個蟠龍陣勢；中軍裏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真君道：「那潑妖，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梅山六弟道：「且休讚歎，叫戰去來。」

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急走去報知。那猴王卽掣金箍棒，整黃金甲，登步雲履，按一按紫金冠，騰出營門，急睜睛觀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氣。大聖見了，笑嘻嘻的，將金箍棒掣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將，乃敢大膽到此挑戰？」真君喝道：「你這廝，有眼無珠，認不得我也我乃玉帝外甥，勅封昭惠靈顯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這造反天宮的弼馬溫、猢猻，你還不知死活！」

大聖道：『我記得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我心要罵你幾聲，怎奈無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你這郎君小輩，可急急回去喚你四大天王出來。』真君聞言，心中大怒道：『潑猴！你得無禮！喫吾一刀！』大聖側身躲過，疾舉金箍棒劈手相還。鬪至三百餘合，不分勝負。那真君抖搜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着三尖兩刃神鋒，好似似華山頂上之峯，青臉獠牙，朱紅頭髮，惡狠狠，望着大聖頭就砍。這大聖也使神通，變得與二郎身軀一樣，嘴臉一般，舉一條如意金箍棒，却就是崑崙頂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驕得那馬流元帥戰兢兢，搖不得旌旗；崩芭二將，虛怯怯，使不得刀劍。這陣上，康張姚李，郭申直健，傳號令，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縱着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可憐冲散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丟鎗，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洒滿天星。衆兄弟得勝不題。

却說真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正鬪時，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自覺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見他敗走，大步趕上道：『那裏走？趁早歸降，饒你性命！』大聖不戀戰，只得跑起。將近洞口，正撞着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一齊帥衆擋住道：『潑猴！那裏走！』大聖慌

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綉花針，藏在耳內，搖身一變，變作個麻雀兒，飛在樹梢頭釘住。那六兄弟，慌慌張張，前後尋覓不見，一齊吆喝道：『走了這猴精也！走了這猴精也！』正嚷處，真君到了，問：『兄弟們，趕到那廂不見了？』衆神道：『纔在這裏圍住，就不見了。』二郎圓睜鳳目，觀看，見大聖變了麻雀兒，釘在樹上，就收了法象，撇下神鋒，卸下彈弓，搖身一變，變作個雀鷹兒，抖開翅，飛將去撲打。大聖見了，抖的一翅飛起，變作一隻大鷲，老冲天而去。二郎見了，急抖翎毛，搖身一變，變作一隻大海鶴，鑽上雲霄來，賺大聖。又將身按下，入澗中，變作一個魚兒，淬入水內。二郎趕至澗邊，不見踪跡，心中暗想道：『這猢猻必然下水去也。定變作魚蝦之類，等我再變變拿他。』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飄蕩在下游頭波面上，等待片時。那大聖變魚兒，順水正遊，忽見一隻飛禽，似青鶴，毛片不青，似鸞鷲，頂上無纓，似老鶴，腿又不紅。『想是二郎變化了等我哩……』急轉頭，打個花就走。二郎看見道：『打花的魚兒，似鯉魚，尾巴不紅，似鱖魚，花鱗不見，似黑魚，頭上無星，似魴魚，腮上無針。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變的。』趕上來，刷的啄一嘴。那大聖就擲出水中，一變變作一條水蛇，遊近岸，鑽入草中。二郎因嫌他不着，他見水響中，見一條蛇擲出去，認得是大聖，急轉身，又變了一隻朱綉頂的灰鶴，伸着一個長嘴，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徑來喫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變做一隻花鶉，木木樗樗的立

在夢汀之上。二郎見他變得低賤，（花鵝乃鳥中至賤至淫之物，不拘鸞鳳鷹鴉，都與交羣。）故此不去攏旁，即現原身，走將去，取過彈弓，拽滿一彈子，把他打個躑躅。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伏在那裏。又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着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真君趕到唾下，不見打倒的鵝鳥，只有一間小廟，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是這糊猴了！他今又在那裏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鬼！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櫺，後踢門扇！』大聖聽得心驚道：『好狠！好狠！門扇是我牙齒，窗櫺是我眼睛；若打了牙齒，搗了眼，却怎麼是好？』撲的一個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見真君。真君前前後後亂趕，只見四太尉，二將軍，一齊擁至道：『兄長，拿住大聖了麼？』真君笑道：『那猴兒纔自變座廟宇哄我。我正要搗他窗櫺，踢他門扇，他就縱一縱，又渺無踪跡，可怪！可怪！』衆皆愕然，四望更無形影。真君道：『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等我上去尋他。』急縱身駕雲，起在半空，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立在雲端。真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麼？』天王道：『不會上來。我這裏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賭變化，弄神通，拿羣猴一事說畢，却道：『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李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

個隱身法，走出營圍，往你那灌江口去也！」二郎聽說，即取神鋒，回灌江口來趕。

却說那大聖已至灌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徑入廟裏。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接。他坐中間，點查香火，見李虎拜還的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衆鬼判急急觀看，無不驚心。真君却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纔來這裏否？」衆鬼判說：「不會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真君撞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這真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掣出那綉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嚷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復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衆，隄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

話表大力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却上界回奏。玉帝與觀音菩薩、王母，並衆仙卿，正在靈霄殿講話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戰，這一日還不見回報。」觀音合掌道：「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外親去看看虛實，何如？」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擺駕，同道祖、觀音、王母，與衆仙卿至南天門。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開門遙觀，只見衆天丁佈羅網，圍住四面；李天王與哪吒，擎照妖

鏡，立在空中；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紛紛賭鬪哩。菩薩開口對老君說：『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聖圍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助，決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薩將甚兵器，怎麼助他？』菩薩道：『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打那猴頭，即不能打死，也打個一跌，教二郎小聖好去拿他。』老君道：『你這瓶是個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頭，或撞着他的鐵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動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薩道：『你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個圈子，說道：『這件兵器，乃銀鋼搏煉的，被我將還丹點成，養就一身靈氣，善能變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諸物；一名「金剛琢」，又名「金剛套」。當年過函關，化胡爲佛，纔是虧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話畢，自天門上往下一擲，滴流流，徑落花果山營盤裏，可着的猴王頭上一下，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却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打中了。天靈立不穩，脚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跑到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照腿肚上，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罵道：『這個亡人，你不去妨家長，却來咬老孫！』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細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

那老君收了金鋼琢，請玉帝同觀音、王母、衆仙等，俱回靈霄殿。這下面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

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聖賀喜，都道：『此小聖之功也！』小聖道：『此乃天尊洪福，衆神威權，我何功之有？』康張姚李道：『兄長不必多敘，且押這厮去上界見玉帝，請旨發落去也。』真君道：『賢弟，汝等未受仙籙，不得面見玉帝。教天甲神兵押着，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們帥衆，在此搜山，搜淨之後，仍回灌口待我請了賞，討了功，回來同樂。』四太尉二將軍，依言領諾。這真君與衆，即駕雲頭，唱凱歌，得勝朝天。不多時，到通明殿外。天師啓奏道：『四大天王等衆，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來此聽宣。』玉帝傳旨，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衆，押至斬妖臺，將這厮碎剝其屍。

那齊天大聖被衆天兵押去斬妖臺下，綁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剝，鎗刺劍刳，莫想傷及其身。南斗星奮令火部衆神放火煨燒，亦不能燒着；又着雷部衆神以雷屑釘打，越發不能傷損一毫。那大力鬼王與衆啟奏道：『萬歲，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剝，雷打火燒，一毫不能傷損，却如之何？』玉帝聞言道：『這厮這等這等，如何處治？』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喫了蟠桃，飲了御酒，又盜了仙丹，我那五靈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喫在肚裏，運用三昧火，煨成一塊，所以渾做金鋼之軀，急不能傷。不若與老道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煨煉，煉我的丹來，他身自爲灰燼矣。』玉帝聞言，即敕六丁六甲，將他解下，付與老君。老君領旨去訖，一壁廂宣二郎顯聖，賞賜金花百

朶，御酒百瓶，還丹百粒，異寶明珠，錦繡等件，教與義兄弟分享。真君謝恩，回瀧江口不題。

那老君到兜率宮，將大聖解去繩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插入「八卦爐」中，命看爐的童子，架火的童子，將火煽起煨煉。原來那爐是乾，坎，艮，震，巽，坤，兌，八卦。他即將身鑽在「巽宮」位下。巽乃風也，有風則無火。只是風攪得烟來，把一雙眼燻紅了，弄做個老害病眼，故喚作「火眼金睛」。真個光陰迅速，不覺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那大聖雙手侮着眼，正自揉搓流涕，只聽得爐頭聲響，猛睜睛看見光明。他就忍不住，將身一縱，跳出丹爐，唵喇的一聲，蹬倒八卦爐，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爐與丁甲一班人來扯，被他一個個都放倒，好似癩痢的白額虎，風狂的獨角龍。老君趕上抓一把，被他一摔，摔了個倒栽葱，脫身走了，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風幌一幌，碗來粗細，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亂天宮，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

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敵，更無一人可擋，只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他見大聖縱橫，掣金鞭，近前擋住道：「猴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這大聖不由分說，舉棒就打。那靈官鞭起相迎，兩個在靈霄殿前，厮渾一處。勝敗未分，早有佑聖真君，又差將佐，發文到雷府，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把大聖圍在核心，各騎凶惡慶戰。那大聖全無一毫懼

色，使一條如意棒，左遮，右擋，後架前迎。一時，見那衆雷將的刀鎗劍戟，鞭簡棍錐，鉞斧金爪，旄鏢月鏢，來的甚緊，他卽搖身一變，變做三頭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變作三條，六隻手使開三條棒，好便似紡車兒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裏飛舞。衆雷神莫能相近。

當時衆神把大聖攢在一處，却不能近身；亂嚷亂鬧，早驚動玉帝，遂傳旨，着遊奕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佛老降伏。那二聖得了旨，徑到靈山勝境，雷音寶刹之前，對四金剛，八菩薩，禮畢，卽煩轉達衆神，隨至寶蓮臺下，啟知如來，召請二聖。禮佛三匝，侍立臺下。如來問：「玉帝何事煩二聖下臨？」二聖卽啟道：「向時花果山產一猴，在那裏弄神通，聚衆猴攪亂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爲弼馬溫，他嫌官小反去。當遣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獲，復招安他，封做齊天大聖，先有官無祿，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卽偷桃；又走至瑤池，偷殺，偷酒，攪亂大會，仗酒，又暗入兜率宮，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宮。玉帝復遣十萬天兵，亦不能收伏。後觀世音舉二郎真君同他弟兄追殺，他變化多端，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卽命斬之，刀砍斧剝，火燒雷打，俱不能傷，老君奏准領去以火煨煉，四十九日開鼎，他却又跳出八卦爐，打退天丁，徑入通明殿裏，靈霄殿外，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攔住苦戰，又調三十六員雷將把他困在垓心，終不能相近。事在緊急，因此，玉帝特請如來救駕。」如來聞說，

卽對衆菩薩道：『汝等在此穩坐法堂，休得亂了禪位，待我煉魔救駕去來。』如來卽喚阿儼，迦葉，二尊者相隨，離了雷音，徑至靈霄門外，忽聽得喊聲振耳，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着大聖哩。佛祖傳法旨：『教雷將停息干戈，放開營所，叫那大聖出來，等我問他有何法力。』衆將果退。大聖也收了法象，現出原身，近前，怒氣昂昂，厲聲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敢來止住刀兵問我？』如來笑道：『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南無阿彌陀佛。今聞你猖狂村野，屢反天宮，不知是何方生長，何年得道，爲何這等暴橫？』大聖道：『我本天地生成靈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簾洞裏爲家業，拜友尋師悟太玄。煉就長生多少法，學來變化廣無邊。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非他久，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佛祖聽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個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爲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大聖道：『他雖年幼修長，也不應久住在此。常言道：『玉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亂，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長生變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

宮勝境。大聖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長生，會駕筋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本事，一筋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再不用動刀兵，苦爭戰，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宮讓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爲妖，再修幾劫，却來爭噪。』那大聖聞言，暗笑道：『這如來十分好，跌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圓不滿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發聲道：『既然如此，說你可做得主張？』佛祖道：『做得，做得！』伸開右手，却似個荷葉大小。那大聖收了如意棒，抖擻神威，將身一縱，站在佛祖手心裏，却道聲：『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雲光，無影無形去了。佛祖慧眼觀看，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進。大聖行時，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撐着一股青氣，他道：『此間乃盡頭路了，這番回去，如來作証，靈符宮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說：『且住！等我留下些記號，方好與如來說話。』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管濃墨雙毫筆，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云：『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寫畢，收了毫毛，又不莊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轉筋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大聖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盡頭，見五根肉紅柱，撐着一股青氣，我留個記在那裏，你敢和我同

去看麼？」如來道：「不消去，你只自低頭看看。」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低頭看時，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着「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大指又裏還有些猴尿臊氣。大聖喫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有這等事！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我決不信！不信！等我再去來！」好大聖，急縱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撲，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輕的把他壓住。衆雷神與阿儼、迦葉，一個個合掌稱揚道：「善哉！善哉！」

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即喚阿儼、迦葉、同轉西方極樂世界時，有天蓬、天佑，急出靈霄寶殿道：「請如來少待，我主大駕來也。」佛祖聞言，回首瞻仰，須臾，果見八景鸞輿，九光寶蓋，聲奏玄歌妙樂，詠哦無量神章，散寶花，噴真香，直至佛前謝曰：「多蒙大法收滅妖邪，望如來少停一日，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如來不敢違悖，即合掌謝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有何法力？還是天尊與衆神洪福，敢勞致謝。」玉帝傳旨，即着雷部衆神，分頭請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極、九曜、十都……千真萬聖，來此赴會，同謝佛恩；又命四大天師，九天仙女，大開玉京金闕，太玄寶宮，洞陽玉館，請如來高座七寶靈臺，調設各班座位，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

不一時，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聖，九曜真君，左輔右弼，天王，哪吒，元虛一應靈通，對對旌旗，雙雙幡蓋，都捧着明珠異寶，壽果奇花，向佛前拜獻。曰：『感如來無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設宴，呼喚我等皆來陳謝。請如來將此會立一名，如何？』如來領衆神之託，曰：『今欲立名，可作個「安天大會」。』各仙老異口同聲，俱道：『好個「安天大會」！好個「安天大會」！』言訖，各坐座位，走壘傳觴，簪花鼓瑟，果好會也。

衆皆暢然喜會，只見王母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美女，飄飄蕩蕩，舞向佛前施禮曰：『前被妖猴攪亂蟠桃一會，今蒙如來大法鍊銷頑猴，喜慶安天大會，無物可謝，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顆奉獻。』這桃紫紋嬌嫩，紺核清甜，食之可以延壽，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滿會羣仙，又皆賞讚。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觥籌交錯，不多時，忽又聞得一陣異香，南極壽星到了。見玉帝禮畢，又見如來，申謝曰：『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煨煉，以爲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幸如來善伏此怪，設宴奉謝，故此聞風而來。更無他物可獻，特具紫芝瑤草，碧藕金丹奉上。』如來欣然領謝。壽星得座，依然走壘傳觴，只見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禮畢，又對佛祖謝道：『深感法力，降伏妖猴。無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顆，火棗數枚奉獻。』如來又稱謝了，叫阿儺，迦葉，

將各所獻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謝宴。衆各酩酊，只見個巡視靈官來報道：『那大聖伸出頭來了。』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噲嘛呢叭咪吽」。遞與阿儺，叫貼在那山頂上。這尊者卽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卽生根合縫，可運用呼吸之氣，手兒爬出，不能搖擗。阿儺回報道：『已將帖子貼了。』如來卽辭了玉帝衆神，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又發一個慈悲心，念動真言咒語，將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會同五方揭諦，居住此山監押：『但他饑時，與他鐵丸子喫；渴時，與他溶化的銅汁飲。待他災愆滿日，自有人救他去也。』



●遊地府

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稍；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貨了籃，鯉，同入酒館之中，喫了半酣，各携一瓶，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張稍道：『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來，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李定道：『張兄說得有理。』二人在路說些山青水秀的閒話，不覺行到那分路去處，躬身作別。張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細看虎，假若有些凶險，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聞言，大怒道：『你這齷齪懶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麼呢？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張稍道：『我永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稍道：『李兄，你雖這等說，你還沒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凶極險，隱隱暗暗，有甚麼捉摸？』張稍道：『你是不曉得。這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他就與我袖傳一課，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買卦，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西岸拋鈎，定獲滿載魚蝦而歸。明日上城來，賣錢沽酒，再與老兄相叙。』二人從此叙別。

這正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王道：『禍事了！禍事了！』龍王問：『有甚禍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邊，只聽得兩個漁樵攀話，相別時，言語甚是利害。那漁翁說：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個賣卦先生，算得最准；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他就傳一課，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算准，却不將水族盡情打去，何以壯觀水府？何以躍浪翻波，輔助大王威力？』龍王甚怒，急提了劍，就要上長安城，誅滅這賣卦的。旁邊閃過龍子，龍孫，蝦臣，蟹士，鱗軍師，鱗少卿，鯉太宰，一齊啟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大王此去，必有雲從，必有雨助，恐驚了長安黎庶，上天見責。大王隱顯莫測，變化無方，但只變一秀士，則長安城內，訪問一番，果有此輩，容加誅滅不遲；若無此輩，可不是妄害他人也。』龍王依奏，遂棄寶劍，也不與雲雨，出岸上，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衣秀士。上路來，拽開雲步，竟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只見一簇人，擠擠雜雜，鬧鬧哄哄，內有高談闊論的道：『屬龍的本命，屬虎的相沖。寅辰巳亥，雖稱合局，但怕的是日犯歲君。』龍王聞言，情知是賣卜之處，先上前，分開衆人，望裏觀看。只見四壁珠璣，滿堂綺繡，座上高懸鬼谷招牌，上有字書明，神課先生袁守誠。此人是誰？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儀容秀麗，名揚大國，術冠長安。龍王入門

來，與先生相見禮畢，請龍上坐，童子獻茶。先生問曰：『公來問何事？』龍王曰：『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先生卽袖傳一課，斷曰：『雲迷山頂，霧罩林梢。若占雨澤，准在明朝。』龍曰：『明日甚時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龍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戲。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送課金五十兩奉謝；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定要打壞你的門面，扯碎你的招牌，卽時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衆。』先生欣然而答：『這個一定任你請了，請了，明朝雨後來會。』

龍王辭別出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問曰：『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有，但是一個掉胃口討春的先生；我問他幾時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甚麼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衆。』衆水族笑曰：『大王是入河都總管，司雨大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這等胡言？那賣卦的定是輸了，定是輸了！』此時龍子、龍孫，與那魚、蟹、蚌，正歡笑，談此事未畢，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衆擡頭上看，是一個金衣力士，手擎玉帝勅旨，竟投水府而來，慌得龍王整衣端肅，焚香接了旨。金衣力士回空而去。龍

王謝恩拆封看時，上寫着：『勅命八河總，驅雷掣電，行明朝施雨澤，普濟長安城。』旨意上時辰，數目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說得那龍王魂飛魄散，少頃甦醒，對衆水族曰：『塵世上有此靈人，真個是能通天徹地，却不輸與他哩！』鱗軍師奏云：『大王放心，要贏他有何難處？臣有小計，管教滅那廝的口嘴。』龍王問計，軍師道：『行雨差了時辰，少些點數，就是那廝斷卦不准，怕不贏他？那時摔碎招牌，趕他跑路，果何難也？』

龍王依他所奏，果不擔憂。至次日，點札風伯、雷公、雲童、電母，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中。他接到那已時，方布雲，午時發雷，未時落雨，申時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十點，改了他一個時辰，尅了他三寸八點。雨後發放衆將班師，他又按落雲頭，還變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門裏大街上，撞入袁守誠卦舖，不容分說，就把他招牌、筆、硯等，一齊摔碎。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動。這龍王又輪起門板，便打罵道：『這妄言禍福的妖人，擅惑衆心的潑漢！你卦又不靈，言又狂謬，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還危然高坐，趁早去饒你死罪！』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無死罪，只怕你倒有個死罪，哩！別人好瞞，只是難瞞我也。我認得你，你不是秀士，乃是涇河龍王。你違了玉帝勅旨，改了時辰，尅了點數，犯了天條，你在那「剛龍臺」上，恐難免一刀。你還在此罵我！』龍王見說，心

驚膽戰，毛骨悚然，急丟了門板，整衣伏禮，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戲之耳，豈知弄假成真，果然違犯天條，奈何？望先生救我一救，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誠曰：『我救你不得，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龍曰：『願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時三刻，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你果要性命，須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若是討他個人情，方保無事。』龍王聞言，拜辭含淚而去。不覺紅日西沉，太陰星上這涇河龍王，也不同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收了雲頭，斂了霧角，竟來皇宮門首。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步月花陰，忽然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朕當救你。』龍王云：『陛下是真龍，臣是業龍。臣因犯了天條，該陛下賢臣人曹官魏徵處斬，故來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徵處斬，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龍王歡喜叩謝而去。

却說那太宗夢醒後，念念在心，早已至五更三點，太宗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官員，衆官朝賀已畢，各各分班。唐王閃鳳目龍睛，一一從頭觀看，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杜如晦，徐世勳，許敬宗，王珪等；武官內是高士廉，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劉洪紀，胡敬德，秦叔寶等；一個個威儀端肅，却不見魏徵丞相。唐王召徐世勳上殿道：『朕夜間得一怪夢，夢見一人，迎面拜謁，口稱是涇河龍王，犯了天條，該人

曹官魏徵處斬，拜告寡人救他，朕已許諾。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何也？」世勳對曰：「陛下既已許他，須喚魏徵來朝，不要放他出門。過此一日，可救夢中之龍。」唐王大喜，即傳旨，着當駕官宣魏徵入朝。

却說魏徵丞相在府，夜觀乾象，正燻寶香，忽聞得鶴唳九霄，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時三刻，夢斬涇河老龍。這丞相謝了天恩，齋戒沐浴，在府中試慧劍，運元神，故此不曾入朝。一見當駕官齋旨來宣，惶懼無任，又不敢違遲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帶，同旨入朝，在御前叩頭請罪。唐王道：「赦卿無罪。」那時諸臣尙未退朝，至此，却命捲簾散朝，獨留魏徵，宣上金鑾，召入便殿，先談論安邦之策，定國之謀。將近已未午初時候，却命宮人，取過大棋來，「朕與賢卿對弈一局。」衆嬪妃隨取棋枰，鋪設御案。魏徵謝了恩，即與唐王對弈，一遞一着，擺開陣勢。君臣兩個對奕此棋，正下到午時三刻，一盤殘局未終，魏徵忽然俯伏在案邊，鼾鼾睡。太宗笑曰：「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勞，創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覺睡。」太宗任他睡着，更不呼喚。不多時，魏徵醒來，俯伏在地道：「臣該萬死，該萬死，却纔暈困，不知所爲，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來。」拂退殘棋，「與卿從新更着。」魏徵謝了恩，却纔燃子在手，忽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原來是秦叔寶、徐茂功等，將着一個血淋的龍頭，擲在帝前，啟奏道：「陛下，海淺河枯曾有見，這般異事却無聞。」太宗與魏徵起

身道：『此物何來？』叔寶茂功道：『千步廊兩十字街頭，雲端裏落下這顆龍頭，微臣不敢不奏。』唐王驚問魏徵：『此是何說？』魏徵轉身叩頭道：『是臣纔一夢斬的。』唐王聞言，大驚道：『賢卿睡時，又不曾見動身動手，又無刀劍，如何却斬此龍？』魏徵奏道：『主公，臣的身在君前，夢離陛下那條龍，在副龍臺上，被天兵將綁縛其中，是臣道：『你犯天條，合當死罪。我奉天命，斬汝殘生。』龍王哀苦，臣抖精神，龍王哀苦，伏爪收鱗，甘心受死。臣即撩衣進步，舉起霜鋒，掄一盤刀過處，龍頭因此落虛空。』太宗聞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誇獎魏徵好臣，朝中有此豪傑，愁甚江山不穩；悲者，謂夢中曾許救龍，不期竟致遭誅，只得強打精神，傳旨，着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曉諭長安黎庶：『一壁廂賞了魏徵，衆官散訖。當晚回宮，心中只是憂悶。想那夢中之龍，哭啼啼哀告求生，豈知無常，難免此患。思念多時，漸覺神魂倦怠，身體不安。』

當夜二更時分，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太宗愈加驚恐。正朦朧睡間，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一顆血淋淋的首級，高叫：『唐太宗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怎麼天明時反宣人曹官來斬我？你出來！你出來！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鬧不放。太宗藉口難言，只掙得汗流遍體。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彩霧飄飄，有一個女真人，上前

將楊柳枝用手一攔，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竟往西北而去。原來這是觀音菩薩，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此住長安城都土地廟裏，夜聞鬼泣神號，特來喝退業龍，救脫皇帝。那龍竟到陰司地獄，具告不題。

却說太宗甦醒回來，只叫『有鬼！有鬼！』慌得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一夜無眠。不覺五更三點，那滿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門外候朝。等到天明，猶不見臨朝，謊得一個個驚懼躊躇。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來道：『朕心不快，衆官免朝。』不覺候五六日，衆官憂惶，都正要撞門見駕問安，只見太后有旨，召醫官入宮用藥。衆人在朝門等候討信。少時，醫官出來，衆問何疾。醫官道：『皇上脉氣不正，虛而又數，狂言見鬼；又診得十動九代，五臟無氣，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矣。』衆官聞言，大驚失色。正惶惶間，又聽得太宗有旨宣徐茂功、護國公、尉遲公，見駕。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宮樓下，拜畢，太宗正色強言道：『賢卿，寡人十九歲領兵，南征北伐，東攘西除，苦歷數載，更不曾見半點邪祟，今日却反見鬼！』尉遲公道：『創立江山，殺人無數，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朕這寢宮門外，入夜就拋磚弄瓦，鬼魅呼號，着實難處。白日猶可，昏夜難禁。』叔寶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看有甚麼鬼祟。』太宗准奏，茂功謝恩而出。當日天晚，各取披掛，他兩個介冑整齊，執金瓜，

斧，在宮門外把守。二將軍侍立門旁一夜，天曉，更不曾見一點邪祟。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曉來宜二將軍，重重賞勞道：『朕自得疾，數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將軍威勢，甚安。卿且請出安息，待晚間再一護衛。』二將謝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御膳減損，病轉覺重。太宗又不忍二將辛苦，又宣叔寶、敬德與杜房諸公入宮，吩咐道：『這兩日朕雖得安，却只難爲秦胡二將軍徹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傳二將真容，貼於門上，免得勞他，如何？』衆臣卽依旨，選兩個會寫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掛，照樣畫了，貼在門上。夜間也卽無事。如此二三日，又聽得後宰門，兵兵乒乒，磚瓦亂響，曉來卽宣衆臣曰：『連日前門幸喜無事，今夜後門又響，却又不又驚殺寡人也！』茂功進前奏道：『前門不安，是敬德叔寶護衛；後門不安，該着魏徵護衛。』太宗准奏，又宣魏徵今夜把守後門。徵領旨，當夜結束整齊，提着那誅龍的寶劍，侍立在後宰門前，一夜通明，也無鬼魅。雖是前後門無事，只是身體漸重。一日，太后又傳旨，召衆臣商議殞殮之事。太宗又宣徐茂功，吩咐國家大事，叮囑做劉蜀主託孤之意。言畢，沐浴更衣，待時而已。旁閃魏徵，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命將危矣，如何保得？』徵云：『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陰司，付酆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元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洲令，後陞禮部侍郎。在

日與臣八拜爲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世，定取龍顏轉帝都。」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裏，遂瞑目而亡。那三宮六院，皇后嬪妃，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停着梓宮不題。

却說太宗渺渺茫茫，魂靈竟出五鳳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請大駕出朝探獵。太宗欣然從之，漂縶而去。行了多時，人馬俱無，獨自一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正驚惶難尋道路，只見那一邊有一人高聲大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裏來！往這裏來！」太宗聞言，行到那邊，只見他跪拜路旁，口稱「陛下，敕臣失儀，遠迎之罪！」太宗問曰：「你是何人？因甚事前來接拜？」那人道：「微臣半月前，在森羅殿上，見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事，故第一殿秦廣大王，卽差鬼使催請陛下，要三曹對案。臣已知之。故來此間候接。不期今日來遲，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甚名誰？是何官職？」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陽曹侍先君駕前，爲茲洲令，後拜禮部侍郎，姓崔名珏。今在陰司，得受酆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卽近前，御手忙撻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正寄與先生，却好相遇。」判官謝恩，問：「書在何處？」太宗卽向袖中取出遞與。

崔珙拜接了，拆封而看。其書曰：『辱愛弟魏徵，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憶昔交遊，音容如在。倏爾數載，不聞清教。常遇節令，設蔬品奉祭，未卜享否？又承不棄，夢中臨示，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奈何陰陽兩隔，天各一方，不能面覲。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對案三曹，必與兄長相會。萬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主回陽，殊爲愛也。容再修謝不盡。』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太宗稱謝了。

二人正說間，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幢幡寶蓋，高叫道：『閻王有請，有請。』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忽見一座城，城門上掛着一面大牌，上寫着「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金字。那青衣將幢幡搖動，引太宗竟入城中，順街而走。只見那街旁邊有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脫身而去。行不數里，見一座森羅寶殿，真個壯麗。太宗正在外面觀看，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嚀，仙香奇異；外有兩對提燭，後面却是十殿閻王降階而至。那十王是：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卞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出在森

羅寶殿控背，躬身迎迓太宗。太宗謙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陽間人王，我等是陰間鬼王，分所當然，何須過讓？』太宗道：『朕得罪麾下，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迓之不已。太宗前行，竟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分賓主坐定。約有片時，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夜夢老龍求救，實是允他無事；不期他犯罪當刑，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朕宜魏徵在殿着棋，不知他一夢而斬。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豈是朕之過也？』十王聞言，伏禮道：『自那龍未生之前，南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但只是他在此折辯，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案，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轉生去了。今又有勞陛下降臨，望乞恕我催促之罪。』言畢，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崔判官急轉司房，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真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喫了一驚，急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却將簿子呈上。十王從頭一看，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閻王驚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陽壽。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請返本還陽。』太宗聞言，躬身稱謝。十閻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還魂。太宗出森羅殿，又起手問十王道：『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十

王道：『俱安。』太宗又再拜啟謝：『朕回陽世，無物可酬謝，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處頗有東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道：『朕回去即送來，即送來。』從此遂相揖而別。那太尉執一首引魂旛，在前引路。崔判官隨後保着太宗，竟出幽司。太宗舉目而看，不是舊路，問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引路前來。竟行數里，忽見一座高山，陰雲垂地，黑霧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廂是甚麼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陰山。』太宗悚懼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寬心，有臣等引領。』太宗戰戰兢兢，相隨二人，上得山岩，擡頭觀看，只見形多凹凸，勢更崎嶇。山前山後，都是牛頭馬面；更有那餓鬼窮魂，半掩半藏的對泣。催命判官，追魂太尉，急急忙忙，吆喝。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護，過了陰山前進，又歷了許多衙門，一處處俱是悲聲振耳，惡怪驚心。太宗又道：『此是何處？』判官道：『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太宗道：『是那十八層？』判官道：『你聽我說：「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寂寂寥寥，煩煩惱惱，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死後通來受罪名。」「酆都獄，拔舌獄，剝皮獄，哭哭啼啼，悽悽慘慘，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佛口蛇心，墮此門。」「磨推獄，碓搗獄，車崩獄，皮開肉綻，抹嘴咨牙，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巧語花言，暗損人。」「寒冰獄，脫殼獄，抽腸獄，

垢面蓬頭，愁眉皺眼，都是大斗小秤欺痴，致使災屯累自身。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戰戰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強暴欺良善，藏頭縮頸苦伶仃。血池獄，阿鼻獄，秤杆獄，脫皮露骨，折臂斷筋，也只爲謀財害命，幸畜屠生，墮落千年難解釋，沉淪永世不翻身。一個個緊縛牢拴，繩纏索綁，差些赤髮鬼，黑臉鬼，長鎗短劍，牛頭鬼，馬面鬼，鐵簡銅錘，只打得皺眉苦面血淋淋，叫地叫天無救應。正是人生却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太宗聽說，心中驚慘，進前又走不多時，見一夥鬼卒，各執幟幡，路旁跪下道：「橋梁使者來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着太宗，從金橋而過。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亦有幟幡接引；那壁廂又有一橋，寒風滾滾，血浪滔滔，號泣之聲不絕。太宗問道：「那座橋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何橋。」若到陽間，切須傳記。那橋下都是些：「奔流浩浩之水，險峻窄窄之路，儼如疋練搭長江，却似火坑浮上界。陰氣逼人寒透骨，腥風撲鼻味鑽心。波翻浪滾，往來並沒渡人船；赤腳蓬頭，出入盡皆作業鬼。橋長數里，闊只三畝，高有百尺，深却千重。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搶人惡怪。枷杻纏身，打上奈河險路。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河內孽魂真苦惱。枒杈樹上，掛的是青紅黃紫色絲衣；壁斗崖前，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銅蛇鐵狗，任爭餐，永墮奈河無出路。」正說間，那幾個橋梁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

心又驚惶，點頭暗嘆，默默悲傷，相隨着判官、太尉，早過了奈河惡水，血盆苦界，前又到枉死城，只聽哄哄人嚷，分明說『李世民來了！李世民來了！』太宗聽叫，心驚膽戰，見一夥拖腰折臂有足無頭的鬼魅，上前攔住，都叫道：『還我命來！還我命來！』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煙塵，七十二處草寇，衆王子衆頭目的鬼魂；盡是枉死的冤業，無收無管，不得超生，又無錢鈔盤纏，都是孤寒餓鬼。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纔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裏得有錢鈔？』判官道：『陛下，陽間有一人，金銀若干，在我這陰司裏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約，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庫，給散這些餓鬼，方得過去。』太宗問曰：『此人是誰？』判官道：『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姓名良。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若借用過他的，到陽間還他便了。』太宗甚喜，情願出名借用，遂立了文書與判官，借他金銀一庫，着太尉盡行給散。判官復吩咐道：『這些金銀，汝等可均分用度，放你大唐爺爺過去。他的陽壽還早哩。我領了十王鈞語，送他還魂，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度汝等超生，再休生事。』衆鬼聞言，得了金銀，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幡，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陽大路，飄飄蕩蕩而走。

前進多時，却來到「六道輪迴」之所，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帔，受籙的腰掛金魚，僧尼道俗，走

獸飛禽，魑魅魍魎，沿沿都奔走那輪迴之下，各進其道。唐王問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這喚做「六道輪迴」：那行善的，昇化仙道；盡忠的，超生貴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還生人道；積德的，轉生富道；惡毒的，沉淪鬼道。』唐王聽說，點頭嘆曰：『善哉善哉！』

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貴道門」，拜呼唐王道：『陛下呵，此間乃出頭之處，小判告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謝道：『有勞先生遠涉。』判官道：『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生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裏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爲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唐王一一准奏，辭了崔判官，隨着朱太尉，同入門來。那太尉見門裏有一匹海驪馬，鞍轡齊備，急請唐王上馬，太尉左右扶持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邊，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在河裏翻波跳鬪。唐王見了心喜，兜馬貪看不舍。太尉道：『陛下，趨動些，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攬着脚，高呼道：『還不走等甚！』撲的一聲，望那渭河推下馬去，却就脫了陰司，竟回陽世。

却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功，秦叔寶，胡敬德，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高士廉，虞世南，房玄齡，杜如

隣，蕭瑀，傅奕，張道源，張士衡，王珪等兩班文武，俱保着那東宮太子，與皇后嬪妃，宮娥侍長，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一壁廂議傳哀詔，要曉諭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時有魏徵在旁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驚動州縣，恐生不測，且再按候一日，我主必還魂也。」下邊閃上許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謬。自古云：『潑水難收，人逝不返。』你怎麼還說這等虛言，惑亂人心，是何道理？」魏徵道：「不瞞許先生說，下官自幼得授仙術，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

正講處，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渰殺我耶！渰殺我耶！」瞞得個文官武將心慌，皇后嬪妃膽戰。一個個痴痴短短，把一座白虎殿，却像斷梁橋，闕喪臺，就如倒塌寺一般。此時衆宮人走得精光，那個敢近靈扶柩。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功，理烈的魏丞相，有膽量的秦瓊，武猛撞的敬德，上前來扶着棺材，叫道：「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說與我等，不要弄鬼，驚駭了眷族。」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也。快取器械來。」打開棺蓋，果見太宗坐在裏面，還叫「渰死我了，是誰救撈？」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甦醒莫怕，臣等都在此護駕哩。」唐王方纔開眼道：「朕適纔好苦，躲過陰司惡鬼難，又遭水面喪身災！」衆臣道：「陛下寬心勿懼，有甚水災來？」唐王道：「朕騎着馬，正行至渭水河邊，見雙頭魚戲，被朱太尉欺心，將朕推下馬來，跌落河中，幾乎渰死。」魏徵道：「陛下鬼氣尙未解。」急

着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又安排粥膳，連服一二次，方纔反本還原，知得人事。一計唐王死去，已三晝夜，復回陽間爲君。當日天色已晚，衆臣請王歸寢，各各散訖。次早，脫却孝衣，換了綵服，一個個紅袍烏帽，一個個紫綬金章，在那朝門外等候宣召。

却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連進了數次粥湯，被衆臣扶入寢室，一夜穩睡，保養精神，直至天明方起，抖擻威儀，上金鑾寶殿，聚集兩班文武，山呼已畢，依品分班，只聽得傳旨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退朝。』那東廂閃過徐茂功，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齡，袁天罡，李淳風，許敬宗等；西廂閃過殷開山，劉洪基，虞世南，段志賢，程咬金，秦叔寶，胡敬德，薛仁貴等；一齊上前，在白玉階前，俯伏啟奏道：『陛下前朝一夢，如何許久方覺？』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徵書，朕覺神魂出殿，只見羽林軍請朕出獵。正行時，人馬無踪，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嚷，正難解處，見一人烏帽皂袍，乃是判官崔珏，喝退先兄弟，朕將魏徵書傳遞與他。正看時，又見青衣者，執轎轎，引朕入內，到森羅殿上，與十殿閻王叙坐。他說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殺之事，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他說已三曹對過案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檢看我的陽壽。時有崔判官傳上簿子，閻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祿，纔過得一十三年，還該我二十年陽壽，即着朱太尉，崔判官，送朕回來。朕與十王作別，允了送他瓜果謝恩。自出了森羅殿，見

那陰司裏，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斗小秤，姦盜詐僞，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春剝之苦，煎熬弔剝之刑，有千千萬萬，看之不足。又過着枉死城中，有無數的冤魂，盡都是六十四處煙塵的叛賊，七十二處草寇的魂靈，擋住了朕之走路。幸虧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買轉鬼魂，方得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陽世，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孤魂，將此言叮嚀分別，出了那「六道輪迴」之鄉，有朱太尉請朕上馬，飛也相似，行到渭水河邊，我看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正歡喜處，他將我撮着腳，推下水中，朕方得還魂也。」衆臣聞此言，無不稱賀，遂此編行傳報天下，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

却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獄中重犯，時有審官將刑部統斬罪人，查有四百餘名呈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辭父母兄弟，託產與親戚子姪，明年今日赴曹，仍領應得之罪，衆犯謝恩而退。又查宮中老幼絲女三千六百人，出旨配軍。自此內外俱善。一壁廂又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差鄂國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良還債。

● 雙叉嶺

却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一二日馬不停蹄，早至法雲寺。本寺住持上房長老，帶領衆僧，有五百餘人，兩邊羅列，接至裏面，相見獻茶。茶罷，進齋。齋後不覺天晚，衆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有的說路多虎豹；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三藏緘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衆僧們莫解其意，合掌請問道：『法師指心點頭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洪誓大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願聖主皇圖永固。』衆僧聞得此言，人人稱羨，個個宣揚，都叫一聲『忠心赤膽大闡法師！』誇贊不盡，請師入榻安寐。

早又是竹敲殘月落，鷄鳴曉雲生。那衆僧起來，收拾茶水早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禮拜道：『弟子陳玄奘，前往西天取經，但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今願立誓：路中逢廟燒香，遇佛拜佛，遇塔掃塔，但願我佛慈悲，早現丈六金身，賜真經，留傳東土。』祝罷，回方丈進齋。齋畢，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促趲行程。三藏出了山門，辭別衆僧。衆僧不忍分別，直送有十里之遙，噙淚而返。三藏遂直西

前進。正是那季秋天氣。師徒們行了數日，到了鞏州城，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兩三日，又至河州衛。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聞得是欽差御弟法師上西方見佛，無不恭敬。接至裏面供給了，請往福原寺安歇。本寺僧人，一一參見，安排晚齋。齋畢，吩咐二從者飽喂馬匹，天明就行。及鷄方鳴，隨喚從者，却又驚動寺僧，整治茶湯齋供。齋罷，出離邊界。這長老心忙，太起早了。原來此時秋深時節，雞鳴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氣。一行三人，連馬四口，迎着清霜，看着明月，行有數十里遠近，見一山嶺，只得撥草尋路，說不盡崎嶇難走，又恐走錯了路。逕正疑思之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藏心慌，從者膽戰，却纔悚懼，又聞得裏面哮吼高呼，叫：「拿將來！拿將來！」只見狂風滾滾，擁出五六十個妖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這法師戰戰兢兢的，偷眼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雄威凜凜，猛氣堂堂，十分凶惡。聽得個三藏魂飛魄散，二從者骨軟筋麻。魔王喝令綁了衆妖，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正要安排香食，只聽得外面喧嘩，有人來報：「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三藏聞言，擡頭觀看，前走的是一條黑漢，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裏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寅將軍，一向得意，可賀！可賀！」特處士道：「寅將軍，手姿勝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連日

如何？」山君道：「惟守素耳。」處士道：「惟隨時耳。」三個敘罷，各坐談笑，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黑漢道：「此三者何來？」魔王道：「自送上門來者。」處士笑云：「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魔王即呼左右，將二從者剖腹剜心，剝碎其屍，將首級與心肝獻客，將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只聽得嗚嗚之聲，真似虎啖羊羔，霎時食盡，把一個長老，幾乎謊死。這纔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

正惶慌之間，漸漸的東方發白，那二怪至天曉方散。三藏昏昏沉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方甦，跪拜於地道：「多謝老公搭救貧僧性命！」老叟答禮道：「你起來，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三藏道：「貧僧的兩個從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道：「那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並不會失落，心纔略放下些，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那三個妖魔，果是何物？」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巢穴。你爲何陷此處？此處士者是個野牛精；山君者是個熊羆精；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左右妖邪，盡都是山精怪獸。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喫不得你。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不勝感激，將包袱揹在馬上，牽着纏繩，相隨老叟，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却

將馬拴在道旁，轉身拜謝老叟，只見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隻白鶴，騰空而去。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書上四句頌子曰：『吾乃西方太白星，特來搭救汝生靈。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爲艱難報怨經。』三藏看了，對天禮拜，拜畢，牽了馬匹，獨自個孤孤悽悽，往前苦進，捨身拚命，上了峻嶺之間，行經半日，更不見個人烟村舍。一則腹中飢了，二則路又不平，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左有毒蟲，右有怪獸。三藏孤身無策，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又無奈那馬腰軟蹄彎，即便跪下，伏倒在地，牽又牽不動，苦得個法師視身無地，萬分悽楚，莫可奈何。忽然見毒蟲奔走，妖獸飛逃；猛虎潛踪，長蛇隱跡。三藏擡頭看時，只見一人，手執鋼叉，腰懸弓箭，自那山坡前轉出，果然是一條好漢，

三藏見他來得漸近，跪在路旁，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那大漢到跟前，放下鋼叉，用手挽起道：『長老休怕。我是這山中的獵戶，姓劉，名伯欽，綽號鎮山太保。我纔自來要尋兩隻山蟲食用，不期遇著你，多有冲撞。』三藏道：『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適間來到此處，遇著些狠虎蛇蟲，四邊圍繞，不能前進。忽見太保來，衆獸皆走，救了貧僧性命，多謝多謝！』伯欽道：『我在這裏住家，專倚打些狠虎爲生，捉些蛇蟲過活，故此衆獸怕我，走了。你既是唐朝來的，與我都是鄉里。此間

還是大唐的地界，我和你同是一國之人，你休怕，跟我來。到我舍下歇馬，明朝我送你上路。」三藏聞言，滿心歡喜，謝了伯欽，牽馬隨行。過了山坡，又聽得呼呼風響。伯欽道：「風響處，是個山貓來了。長老坐在此間，等我拿他家用管待你。」三藏見說，又膽戰心驚，不敢舉步。那太保執了鋼叉，拽開步，迎將上去。只見一隻斑斕虎，對面撞見，他看見伯欽，回頭就走。這太保霹靂一聲，咄道：「業畜那裏走！」那虎見趕得急，轉身輪爪撲來。這太保使鋼叉舉手迎敵，謊得個三藏軟癱在地。他生來那會見這樣凶險的勾當？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他兩個鬪了有一個時辰，只見那虎爪慢腰鬆，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霎時間血流滿地，揪著耳朵，拖上路來，面不改色。對三藏道：「造化這隻山貓，殼長老食用幾日。」三藏誇讚不盡道：「太保真山神也！」伯欽道：「有何本事，敢勞過獎？」他一隻手執著叉，又一隻手拖着虎，在前引路。三藏牽着馬，隨後而行。行過山坡，忽見一座山莊。伯欽到了門首，將死虎擲下，叫小的們把虎扛將進去，吩咐剝了皮，安排將來待客。復回頭迎接三藏進內。彼此相見坐定，伯欽又對他母親道：「這位長老是唐王駕下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孩兒請他來家歇馬，明日送他上路。」老嫗聞言，十分歡喜道：「好好！明日你父親週忌，就浼長老做些好事，念卷經文，又後日送他去罷。」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鹵夫，却有孝順之心，聞得母言，就要安排香紙，留住三藏，不覺的天色

將晚，小的們排開桌凳，拿幾盤爛熟虎肉，熱騰騰的放在上面。伯欽請三藏權用，再另辦飯。三藏合掌道：『善哉！貧僧不瞞太保說，自出娘胎，就做和尚，更不曉得喫葷。』伯欽聞得他說，沉吟了半響道：『長老，寒家歷代以來，不曉得喫素，這等奈何？反是我請長老的不是。』伯欽的母親聞說，叫道：『孩兒不要與長老閑講，我自有素物，可以管待。』叫媳婦煮些黃糧米飯，安排素菜，拿出來鋪在桌上。三藏下來謝了，方纔上坐。那伯欽另設一處，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點剝鹿肉乾巴，滿盤滿碗的，陪着三藏喫齋。方坐下，心欲舉筋，只見三藏合掌誦經，謫得伯欽不敢動筋，急起身立在旁邊。三藏念不數句，却教請齋。伯欽道：『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尙。』三藏道：『此非是經，乃是一卷揭齋之咒。』伯欽道：『你們出家人，偏有許多計較，喫飯便也念誦念誦。』喫了齋飯，收了盤碗，漸漸天晚，伯欽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後邊走走。穿過夾道，有一座草亭，推開門，入到裏面，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插幾壺箭；過梁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牆根頭插着許多鎗刀叉棒；正中間設兩張坐器。伯欽請三藏坐坐。三藏見這般凶險醜陋，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後再行，是一座大園子，却看不盡那叢叢菊蕊堆黃，樹樹楓楊掛赤。又見呼的一聲，跑出十來隻肥鹿，一大陣黃獐，見了人，呢呢癡癡，更不恐懼。三藏道：『這獐鹿想是太保養家了的。』伯欽道：『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有

錢的集財寶，有莊的集聚稻糧；似我們這打獵的，只得聚養些野獸，備天陰耳。」他兩個說話閑行，不覺黃昏，復轉前宅安歇。次早，那合家老小都起來，就整素齋，管待長老，請開啟念經。這長老淨了手，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拜了家堂，三藏方敲響木魚，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咒，然後開度亡經一卷，誦畢，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再開念金剛經，觀音經，一一朗誦高誦，誦畢，喫了午齋，又念法華經，彌陀經，各誦幾卷，又念一卷孔雀經，及談苾芻洗業的故事。早又天晚，獻過了種種香火，化了衆神紙馬，燒了薦亡文疏，佛事已畢，又各安寢。

却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超薦得沉淪鬼魂兒，早來到東家宅內，托一夢與合宅長幼道：「我在陰司裏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我的罪業，閻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了。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去也。」這纔是萬法莊嚴端有意，薦亡離苦出沉淪。那合家兒夢醒，又早太陽東上，伯欽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說他在陰司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他的罪業，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不得怠慢他。說罷，徑出門，徜徉去了。我們叫他不應，留他不_住，醒來却是一夢。」伯欽道：「我也是那等一夢，與你一般。我們一起去對母親說去。」他兩口子正欲

去說，只見老母叫道：『伯欽孩兒，你來，我與你說話。』二人至前，老母坐在牀上道：『兒呵，我今夜得了個喜夢，夢見你父親來家，說多虧了長老超度，已消了罪業，上中華富地長者家去托生。』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我與媳婦皆有此夢，正來告稟，不期母親呼喚，也是此夢。』遂叫一家大小起來，安排謝意，替他收拾馬匹，都至前拜謝道：『多謝長老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報答不盡。』三藏道：『貧僧有何能處，敢勞致謝？』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三藏也喜，早供給了素齋，又具白銀一兩爲謝，三藏分文不受。一家兒又懇懇拜央，三藏畢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發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愛。』伯欽與母妻無奈，急做了些粗麵燒餅乾糧，叫伯欽遠送。三藏歡喜收納。太保領了母命，又喚兩三個家僮，各帶捕獵的器械，同上大路，看不盡那山中野景，嶺上風光。

行經半日，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山，真個是高接青霄，崔巍險峻，三藏不一時，到了前邊。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於路下道：『長老，請自前進，我却告回。』三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西半邊是韃靼的地界。那廂狼虎不伏我降，我却也不能過界，你自去罷。』三藏心驚，輪開手牽衣執袂，滴淚而別。

●五行山

却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正是牽衣執袂，滴淚離分，悽惶拜別之際，只聽得雙叉嶺脚下叫喊如雷道：『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聽得個三藏癡呆，伯欽打掙，衆家僮道：『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問：『是甚麼老猿？』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下，壓着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喫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飢餐鐵丸，渴飲銅汁；自昔到今，凍餓不死。」這叫必定是他。長老莫怕。我們下山去看來。』三藏只得依從，牽馬下山，行不數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着頭，伸着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纔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了！』劉太保誠然膽大，走上前來，與他拔去了鬚邊草，領下莎，問道：『你有甚麼說話？』那猴道：『我沒話說，教那個師父上來，我問他一問。』三藏道：『你問我甚麼？』那猴道：『你可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只因犯了誑上之罪，被佛祖壓於此處。前者有個觀音菩薩，領佛旨意，上東土尋取經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勸我再莫行兇，歸依佛法，盡慇懃，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後自有好處。故此晝夜提心，晨昏吊膽，』

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與你做個徒弟。」三藏聞言，滿心歡喜道：「你雖有此善心，又蒙菩薩教誨，願入沙門，只是我又沒斧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來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來？」那猴道：「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我就出來了。」三藏依言，回頭央浼劉伯欽道：「太保啊，我與你上山走一遭。」伯欽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決不敢虛謬！」伯欽只得呼喚家僮，牽了馬匹，他却扶着三藏，復上高山，攀籐附葛，只行到那極巔之處，果然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有塊四方大石，石上貼着一封皮，却是「唵嘛呢叭咪吽」六個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頭，看着金字，拜了幾拜，望西禱祝道：「弟子陳玄奘特奉旨意求經，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同證靈山；若無徒弟之分，此輩是個兇頑怪物，哄賺弟子，不成吉慶，便揭不得起。」祝罷，又拜。拜畢，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只聞得一陣香風，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監押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回見如來，繳此封皮去也。」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徑下高山，又至石匣邊，對那猴道：「揭了壓帖矣，你出來罷。」那猴歡喜，叫道：「師父，你請走開些，我好出來。莫驚了你。」伯欽聽說，領着三藏，一行人向東即走走，走了五七里遠近，又聽得那猴高叫道：「再走走，再走走！」三藏又行了許遠，下了山，只聞得

一聲響亮，真個是地裂山崩，衆人盡皆悚懼。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師父，我出來也！』對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與伯欽唱個大喏道：『有勞大哥送我師父，又承大哥替我臉上躡草。』謝畢，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那馬見了他，腰軟蹄絳，戰兢兢的立站不住。蓋因那猴原是騎馬溫，在天上看養龍馬的，有些法則，故此凡馬見他害怕。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真個像沙門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啊，你姓甚麼？』猴王道：『我姓孫。』三藏道：『我與你起個法名，却好呼喚。』猴王道：『不勞師父盛意，我原有個法名，叫做孫悟空。』三藏歡喜道：『也正合我們的宗派。你這個模樣，就像那小頭陀一般，我與你再起個混名，稱爲行者，好麼？』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時又稱爲孫行者。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却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長老，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我却告回。』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多有拖步，感激不勝。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荆夫人貧僧在府多擾，容回時踵謝。』伯欽回禮，遂此兩下分別。

却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他在前邊，背着行李，赤條條，拐步而行。不多時，過了兩界山，忽然見一隻猛虎，咆哮剪尾而來。三藏在馬上驚心。行者在路旁歡喜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放下行李，耳朵裏拔出一個針兒，迎着風，幌一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他拿在手中，笑道：

「這寶貝，五百餘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出來掙件衣服兒穿穿。」你看他拽開步，迎着猛虎，道聲「業畜那裏去！」那隻虎蹲着身，伏在塵埃，動也不敢動，却被他照頭一棒，就打的腦漿迸萬點，紅牙齒噴幾點玉塊，唬得那陳玄奘滾鞍落馬，咬指道聲「天哪！天哪！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虎，還與他鬪了半日；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行者拖將虎來道：「師父略坐一坐，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三藏道：「他那裏有甚衣服？」行者道：「師父莫管我，我自有處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變！變！變作一把牛耳尖刀，從那虎腹上挑開皮，往下一剝，剝下個囫圇皮來；剝去了爪甲，割下頭來，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提起來，量了一量道：「闊了些兒，一幅可作兩幅。」拿過刀來，又裁爲兩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圍在腰間，路旁揪了一條葛藤，緊緊束定，遮了下體，道：「師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針線，再縫不遲。」他把條鐵棒，捻一捻，依舊像個針兒，收在耳裏，背着行李，請師父上馬。

兩個前進，長老在馬上問道：「悟空，你纔打虎的鐵棒，如何不見？」行者笑道：「師父，你不曉得，我這棍，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裏得來的，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又喚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天宮，甚是虧他，隨身變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剛纔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收在耳內矣。但用時，

方可取出。三藏聞言暗喜，又問道：『方纔那虎見了你怎麼就不動動，讓你自在打他，何說？』悟空道：『不瞞師父說，莫道是隻虎，就是一條龍，見了我也不敢無禮。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見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則量於宇宙，小之則攝於毫毛；變化無端，隱顯莫測。剝這個虎皮，何爲稀罕？若到那疑難處，看展本事罷！』三藏聞得此言，愈加放懷無慮，策馬前行。



●蛇盤山

行者伏侍唐僧西進，行經數日，正是那臘月寒天，朔風凜凜，滑凍凌凌；走的是些懸崖峭壁崎嶇路，疊嶺層巒險峻山。三藏在馬上，遙聞唵喇唵水聲聒耳，回頭叫：「悟空，是那裏水響？」行者道：「我記得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想必是澗裏水響。」說不了，馬到澗邊，三藏勒韁觀看，但見涓涓寒脈，潺潺清波，師徒兩個正然看處，只見那澗當中響一聲，鑽出一條龍來，推波掀浪，攢出峴上，就搶長老。慌得個行者丟了行李，把師父抱下馬來，回頭便走。那條龍就趕不上，把他的白馬連鞍轡一口吞下肚去，依然伏水潛踪。行者把師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却來牽馬挑擔，止存得一擔行李，不見了馬匹。他將行李擔送到師父面前道：「師父，那孽龍也不見踪影，只是驚走我的馬了。」三藏道：「徒弟啊，却怎生尋得馬着麼？」行者道：「放心，放心，等我去看來。」他便打個唵哨，跳在空中，火眼金睛，用手搭涼篷，四下裏觀看，更不見馬的踪跡，按落雲頭，報道：「師父，我們的馬斷乎是那龍吃了；四下裏再看不見。」三藏道：「徒弟呀，那廝能有多大口，却將那匹大馬連鞍轡都吃了？想是驚張溜韁，走在那山凹之中，你再仔細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這雙眼，白日裏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像那千里之內，蜻蜓兒展翅，我也看見，何期那匹大馬，我就不見。」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

進可憐啊！這千山萬水，怎生走得！說着話，淚如雨落。行者見他哭將起來，他那裏忍得住，鬚燥，發聲喊道：『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狀！你坐着坐着，坐着，等老孫去尋着那厮，教他還我馬便了！』三藏却纔扯住道：『徒弟啊，你那裏去尋他？只怕他暗地裏攬將出來，却又不連我都害了！那時節人馬兩亡，怎生是好？』行者聞得這話，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濟！不濟！又要馬騎，又不放我去，似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罷！』正狠狠的吆喝，只聽得空中有人言語，叫道：『孫大聖莫惱，唐御弟休哭。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特來暗中保取經者。』那長老聞言，慌忙禮拜。行者道：『你等是那幾個，可報名來，我好點卯。』衆神道：『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各各輪流值日聽候。』行者道：『今日先從誰起？』衆揭諦道：『丁甲功曹伽藍輪次。我五方揭諦，惟金頭揭諦晝夜不離左右。』行者道：『既如此，不當值者且退，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衆揭諦保守着我師父，等老孫尋那洞中的孽龍，教他還我馬來。』衆神遵令。三藏纔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吩咐行者仔細。行者道：『只管寬心。』好猴王束一束綿布直裰，撿起虎皮裙子，揸着金箍鐵棒，徑臨澗壑，半雲半霧的，在那河面上高叫道：『潑泥鳅，還我馬來！還我馬來！』

却說那龍喫了三藏的白馬，伏在那澗底中間，潛靈養性。只聽得有人叫罵索馬，他按不住心中

火發，急縱身躍浪翻波，跳將上來道：『是那個敢在這裏海口傷吾？』行者見了他，大陀一聲：『休走！還我馬來！』輪着棍，劈頭就打。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他兩個在湖邊前這一場賭鬪，果是驍雄。來來往往，戰罷多時，盤旋良久，那條龍力軟筋麻，不能抵敵，打一個轉身，又擲於水內，深潛湖底，再不出頭。被猴王罵言不絕，他也只推耳聾。行者沒及奈何，只得回見三藏道：『師父，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他與我賭鬪多時，怯戰而走，只躲在水中，再不出來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喫了我馬？』行者道：『你看你說的話，不是他喫了，他還肯出來招聲，與老孫犯對？』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時，曾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原來那猴子喫不得人急，他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他就發起神威道：『不要說！不要說！等我與他再見個上下！』這猴王拽開步，跳到湖邊，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把一條鷹愁陡澗澈底澄清的水，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那孽龍在於深澗中，坐臥不寧，心中思想道：『這纔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我纔脫了天條死難，不上一年，在此隨緣度日，又撞着這般個潑魔，他來害我！』你看他越思越惱，受不得屈氣，咬着牙，跳將出去，罵道：『你是那裏來的潑魔，這等欺我！』行者道：『你真管我那裏不那裏，你只還了馬，我就饒你性命！』那龍道：『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來？不還你，便待怎的？』行者道：『不還馬時看棍，只打殺你，償了我』

馬的性命便罷！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闔，闔不數合，小龍委實難捱，將身一幌，變作一條水蛇兒，鑽入草科中去了。猴王拿着棍，趕上前來，撥草尋蛇，那裏有些影響，急得他三尸神咋，七竅煙生，念了一聲「唵」字咒語，卽喚出當坊土地，本處山神一齊來跪下道：「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伸過孤拐來，各打五棍見面，與老孫散散心。」二神叩頭哀告道：「望大聖方便，容小神訴告。」行者道：「你說甚麼？」二神道：「大聖一向久困，小神不知幾時出來，所以不曾接得，萬望恕罪。」行者道：「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問你：應愁湖裏是那方來的怪龍？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喫了？」二神道：「大聖自來不曾有師父，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爲那誑上的勾當，整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今蒙觀音菩薩勸善，着唐朝駕下真僧救出我來，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經。因路過此處，失了我師父的白馬。」二神道：「原來是如此。這湖中自來無邪，只是深陡寬闊，水光徹底澄清，鴉鵲不敢飛過；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便認做同羣之鳥，往往身擲於水內故名。『應愁陡湖』只是向年間，觀音菩薩因爲尋訪取經人去，救了一條玉龍，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取經人，不許爲非作歹，他只是餓了時，上岸來撲些鳥鵲喫，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麼無知，今日冲撞了大聖。」行者道：「先一次，他還與老孫侮手，盤旋了

幾合後一次，是老孫叫罵，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攪混了他澗水，他就攪將上來，還要爭持。不知老孫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變做一條水蛇，鑽在草裏。我趕來尋他，却無踪跡。」土地道：「大聖不知，這條澗千萬個孔竅相通，故此這波瀾深遠。想是此間也有一孔，他鑽將下去，也不須大聖發怒，在此找尋。要擒此物，只消請將觀世音來，自然伏了。」行者見說，喚山神土地，同來見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若要去請菩薩，幾時纔得回來？我貧僧饑寒怎忍？」說不了，只聽得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大聖，你不須動身，小神去請菩薩來也。」行者大喜，道聲：「有累！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諦急縱雲頭，徑上南海。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護師父，日值功曹去尋齋供，他又去澗邊巡邏不題。

却說金頭揭諦，一駕雲，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至落伽山紫竹林中，託那金甲諸天與木叉慧岸轉達，得見菩薩。菩薩道：「汝來何幹？」揭諦道：「唐僧在蛇盤山鷹愁陡澗失了馬，急得孫大聖進退兩難。及問本處土神，說是菩薩送在澗裏的孽龍吞了，那大聖着小神來告請菩薩降這孽龍，還他馬匹。」菩薩聞言道：「這厮本是西海敖閩之子，他爲縱火燒了殿上明珠，他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親見玉帝，討他下來，教他與唐僧做個腳力。他怎麼反吃了唐僧的馬？這等說，等我來。」

那菩薩降蓮臺，徑離仙洞，與揭諦駕着祥光，過了南海而來。不多時，到了蛇盤山，却在那半空裏留住祥雲，低頭觀看。只見孫行者正在潤邊叫罵。菩薩着揭諦喚他來。那揭諦按落雲頭，不經由三藏，直至潤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縱雲，跳到空中，對他大叫道：『你這個七佛之師，慈悲的教主，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取經人來，叮嚀教他救你性命，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反來與我嚷鬧？』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來，讓我逍遙自在，耍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傷了我幾句，教我來盡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罷了；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哄我戴在頭上受苦？把這個箍子長在老孫頭上，又教他念一卷甚麼「緊箍兒咒」，着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這頭上疼了又疼；這不是你害我也？』菩薩笑道：『你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束你，你又誑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撞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得這個魔頭，你纔肯入我瑜伽之門路哩！』行者道：『這樁事，作做是我的魔頭罷；你怎麼又把那有罪的孽龍，送在此處成精，教他喫了我師父的馬匹？此又是縱放歹人爲惡，太不善也！』菩薩道：『那條龍，是我親奏玉帝，討他在此，專爲求經人做個腳力。你想那東土來的凡馬，怎麼得這萬水千山，怎到得那靈山佛地？須是得這個龍馬，方纔去得。』行者道：『像他這般懼怕老孫，潛

躲不出，如之奈何？」菩薩叫揭諦道：「你去湖邊叫一聲『敖闔龍王玉龍三太子，你出來，有南海菩薩在此，』他就出來了。」那揭諦果去湖邊叫了兩遍，那小龍翻波跳浪，跳出水來，變作一個人像，踏了雲頭，到空中對菩薩禮拜道：「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菩薩指着行者道：「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小龍見了道：「菩薩，這是我的對頭。我昨日腹中饑餒，果然喫了他的馬匹。他倚着有些力量，將我鬪得力怯而回，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他更不曾提着一個『取經』的字樣。」行者道：「你又不曾問我姓甚名誰，我怎麼就說？」小龍道：「我不曾問你是那裏來的潑魔？你嚷道：『管甚麼那裏不那裏！只還我馬來！』何曾說出半個『唐』字？」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別人。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哩。若問時，先提起『取經』的字來，却也不用勞心，自然拱伏。」行者歡喜領教。菩薩上前，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將楊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氣，喝聲叫『變』。那龍卽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又將言語吩咐道：「你須用心了還孽障，功成後，超越凡龍，還你個金身正果。」那小龍口啣着橫骨，心心領諾。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我回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似這等多磨多折，老孫的性命也難保，如何成得甚麼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菩薩道：『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你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懶惰？我門中以寂滅成真，須是要信心正果；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你過來，我再贈你一般本事。』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的腦後，喝聲：『變！』即變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可以隨機應變，救得你急苦之災。』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纔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那菩薩香風繞繞，彩霧飄飄，徑轉普陀而去。這行者纔按落雲頭，揪着那龍馬的頂鬃，來見三藏道：『師父，馬行了也。』三藏一見大喜道：『徒弟，這馬怎麼比前反肥盛了些？在何處尋着的？』行者道：『師父，你還做夢哩！却纔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把那潤鼻龍化作我們的白馬，其毛片相同，只是少了鞍轡，着老孫揪將來也。』三藏大驚道：『菩薩何在？待我去拜謝他。』行者道：『菩薩此時已到南海，不耐煩矣。』三藏就撮土焚香，望南禮拜，拜罷，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吩咐了揭諦功曹，却請師父上馬。三藏道：『那無鞍轡的馬，怎生騎得？且待尋船渡過湖去，再作區處。』行者道：『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這個曠野山中，船從何來？這匹馬，他在此久住，必知水勢，就騎着他做個船兒過去罷。』三藏無奈，只得依言，跨了剗馬。行者挑着行囊，到了湖邊，只見那上流頭，有一個漁翁，撐着一個枯木的棧子，順流而下。行者見了，用手

招呼道：『老漁，你來，你來，我是東土取經去的。我師父到此難過，你來渡他一渡。』漁翁聞言，卽忙攆攉。行者請師父下了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棧子，揪上馬匹，安了行李。那老漁攆開棧子，如風似箭，不覺的過了騰愁澗，上了西岸。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送與老漁。老漁把棧子一篙撐開道：『不要錢，不要錢。』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三藏甚不過意，只管合掌稱謝。行者道：『師父你故意了，你不認得他？他是此澗裏的水神。不曾來接得我老孫，老孫還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殺了，怎敢要錢？』那師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着鬪馬，隨着行者，徑投大路，奔西而去。



●黑風山

三藏師徒從里社祠遠望見山凹裏，有樓臺影影；殿閣沈沈，便依路前進，至山門亂看，果然一座寺院。長老下馬進門，只見門裏走出一衆僧來。三藏見了，侍立門旁，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問：『是那裏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上剎一宵。』那和尚道：『請進裏坐，請進裏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三藏道：『悄悄的聲音，他的性急，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個寒噤，咬着指頭道：『這般一個醜頭怪腦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自醜，甚是有用。』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裏，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屢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遇禪院，就如見菩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卽命道人開了殿門，請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脯胸納地，望金像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臺前，傾心禱祝。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鐘怎麼？』行者方丟了鐘杵，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一做一日和

尙撞一日鐘」的。此時却驚動那寺裏大小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鐘聲亂響，一齊擁出道：「那個野人在這裏亂敲鐘鼓？」行者跳將出來，咄的一聲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裏子的！」那些和尙一見了，唬得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爺爺！」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起來，起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衆僧方纔禮拜，見了三藏，都纔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請道：「老爺們到後方丈中奉茶。」遂而解韁牽馬，擡了行李，轉過正殿，竟入後房，序了坐次。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齋供。天光尙早。三藏稱謝未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攙着一個老僧出來。衆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還了禮，又各敘坐。老僧道：「適間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老爺，我纔出來奉見。」三藏道：「輕造寶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問：「老爺，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個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叻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纔到了貴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了。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會出去，誠所謂『坐井觀天』，『樗朽之輩』。」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癡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瞞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沖撞人。」那和尙便問：「老爺，你有多少年紀了？」行者道：「不敢說。」那老

僧也只當一句瘋話，便不介意，也不再問，只教獻茶。有一個小幸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有三個法藍鑲金的茶鍾；又一童，提一把白銅壺兒，斟了三杯香茶。真個是色欺榴蕊豔，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爺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爺自上邦來，可有甚麼寶貝，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程遙遠，也不能帶得。」行者在旁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裏，曾見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拿與他看看何如？」衆僧聽說袈裟，一個個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爺纔說袈裟是件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袈裟，似我等輩者，不止二三十件；若論我師祖，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十六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來看看。」那個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便叫道：「人開庫房，頭陀抬櫃子，就抬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了鎖，兩邊設下衣架，四圍牽了繩子，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綺繡，四壁綾羅。」行者一一觀之，都是些穿花納錦，刺繡銷金之物，笑道：「好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鬪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有錯。」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會理會得。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好僞之人。』倘若一經入目，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汝是個要

禍的，索之而必應其求，可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於此，事不小矣。」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去，把個包袱解開，早有霞光迸進，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無一個不心歡口讚。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果然動了好心，走上前，對三藏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真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院師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纔展開，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豈不是無緣？」三藏教：「掌上燈來，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再點了燈，一發晃眼，莫想看得仔細。」行者道：「你要怎的看纔好？」老僧道：「老爺若是寬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聽說，吃了一驚，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來，教他拿了去看。但有疎虞，盡是老孫包管。」那三藏阻當不住，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我，不得損污些須。」老僧喜喜歡歡，着幸童將袈裟拿進去，却吩咐衆僧，將前面禪堂掃淨，取兩張籐牀，安設鋪蓋，請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吩咐安排早齋送行，遂而各散，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

却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拿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啕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

也不知爲何，却去報與衆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時候，還不歇聲。』有兩個徒弟，是他心愛之人，上前問道：『師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道：『公公年紀高大，發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百七十歲，空掙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有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離鄉避井的一個行脚僧，你這等年高享用，也該了，倒要像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樂乎晚景，却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兒，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衆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哭？』老僧道：『縱然留他住了年載，也只穿得年載，到底也不得氣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留得長遠？』

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聞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們選幾個有力量的，拿了鎗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首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謀了他的白馬，行囊，却把那袈裟留下，以爲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却纔揩了眼淚，

道：『好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鎗刀。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却不反招己禍？我有一個不動刀鎗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兒，你有何法？』廣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每人要乾柴一束，捨了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教他欲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只說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將我禪堂都燒了。那兩個和尚，却都不都燒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那些和尚聞言，無不歡喜，都道：『強強強！此計更妙更妙！』遂教各房頭搬柴來。唉！這一計，正是弄得這高壽老僧該命盡，觀音禪院化爲塵。原來他那寺裏，有七八十個房頭，大小有二百餘衆。當夜一擁搬柴，把個禪堂，前前後後，四面圍繞不通，安排放火不題。

却說三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却是個靈猴，雖然睡下，只是存神煉氣，朦朧着醒眼。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楂楂的柴響風生，他心疑惑道：『此時夜靜，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聲？莫敢是賊盜，謀害我們的？』他就一骨魯跳起，欲要開門出看，又恐驚醒師父。你看他弄個精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只見那衆僧們，搬柴運草，已圍住禪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師父之言：他要害我們

性命，謀我的袈裟，故起這等毒心。我待要拿棍打他啊，可憐又不禁打，一頓棍都打死了，師父又怪我
行凶。罷罷罷！與他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教他住不成罷！」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裏，騙得
個龐劉苟畢躬身，馬趙溫關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闍天宮的主子又來了！」行者搖着手道：
「列位免禮，休驚。我來尋廣目天王的。」

說不了，却遇天王早到，迎着行者道：「久闕，久闕。前聞觀音菩薩來見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
六甲，並揭諦等，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說你與他做了徒弟，今日怎麼得閑到此？」行者道：「且休
叙闊。唐僧路遇歹人，放火燒他，事在萬分緊急，特來尋你，借「辟火罩兒」救他一救。快些拿來使使，
卽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該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行者道：「你那裏曉
得就裏。借水救之，却燒不起來，倒相應了他；只是借此罩，護住了唐僧無傷，其餘管他，儘他燒去。快些
快些！此時恐已無及，莫誤了我下邊幹事！」那天王笑道：「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只顧了自
家，就不管別人。」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調嘴，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將罩兒遞與行者。
行者拿了，按着雲頭，徑到禪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李，他却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
上頭坐着，保護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來，他轉捻訣念呪，望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一陣風起，把

那火轉吹得烘烘亂發。這正是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須臾間，風狂火盛，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你看那衆和尚，搬箱擡籠，搶桌端鍋，滿院裏叫苦連天。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其餘前後火光大發，真是照天紅焰輝煌，透壁金光照耀。不期火起之時，驚動了一山獸怪。這觀音院正南二十里遠近，有座黑風山，山中有一個黑風洞，洞中有一個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見那窗間透亮，只道是天明。起來看時，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怪精大驚道：「呀！這必是觀音院裏失了火。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時，與他救一救來。」好妖精，縱起雲頭，卽至煙火之下，果然充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兩廊煙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將進去，正呼喚叫取水來，只見那後房無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風。他却情知如此，急入裏面看時，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臺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他解開一看，見是一領錦欄袈裟，乃佛門之異寶。正是財動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閑打劫，拽回雲步，徑轉山洞而去。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方纔滅息。你看那衆僧們，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內尋銅鐵，撥腐炭，撲金銀。有的在牆壁裏，苦搭窩棚；有的赤壁樞頭，支鍋造飯；叫冤叫屈，亂嚷亂鬧不題。

却說行者取了辟火罩，一筋斗送上南天門，交與廣目天王道：「謝借謝借。」天王收了道：「大

「聖至誠了，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無處尋討，且喜就送來也。」行者道：「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這叫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天王道：「許久不面，請到宮少坐一時，何如？」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閒。容敘容敘。」急辭別際雲，又見那太陽星上，竟來到禪堂前，搖身一變，變做蜜蜂兒，飛將進去，現了本像看時，那師父還沉睡哩。行者叫道：「師父，天亮了，起來罷。」三藏纔醒覺，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開門出來，忽抬頭，只見些倒壁紅牆，不見了樓臺殿宇，大驚道：「呀！怎麼這殿宇俱無？都是紅牆，何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孫護了禪堂，見師父濃睡，不會驚動。」三藏道：「你有本事護了禪堂，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師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愛上我們的袈裟，算計要燒殺我們。若不是老孫知覺，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聞言，害怕道：「是他們放的火麼？」行者道：「不是他是誰？」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幹的這個勾當？」行者道：「老孫是這等懶惰之人，幹這等不良之事，實實是他家放的。老孫見他心毒，果是不曾與他救火，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三藏道：「天那！天那！火起時，只該助水，怎轉助風？」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沒傷虎心，虎沒傷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燒壞了也？」行者道：「沒

事沒事燒不壞。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兒傷損，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師父，莫念，莫念，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來走路。』三藏就牽着馬，行者挑了擔，出了禪堂，竟往後方丈去。

却說那些和尚，正悲切間，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唬得一個個魂飛魄散道：『冤魂索命來了。』行者喝道：『甚麼冤魂索命快還我袈裟來。』衆僧一齊跪倒叩頭道：『爺爺呀，冤有冤家，債有債主。要索命不干我們事，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莫問我們討命。』行者咄的一聲道：『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那個問你討甚麼命，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其間有兩個膽量大的和尚道：『老爺，你們在禪堂裏已燒死了，如今又來討袈裟，端的還是人是鬼？』行者笑道：『這夥孽畜那裏有甚麼火來？你去前面看看禪堂，再來說話。』衆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榻扇，更不會燎灼了半分。衆人悚懼，纔認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尊護法，一齊上前叩頭道：『我等有眼無珠，不識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哩。』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敗壁破牆，嗟嘆不已。只見方丈果然無火，衆僧搶入裏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常趁早拿出袈裟，還他去也。』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又燒了本寺房屋，正在萬分煩惱焦躁之

處，一聞此言，怎敢答應？因尋思無計，進退無方，拽開步，躬着腰，往那牆上着實撞了一頭，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魂魄散，咽喉氣斷，染紅沙，慌得個衆僧哭道：『師公已撞殺了，又不見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盜藏起也，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等老孫逐一查點！』那上下房的院主，將本寺和尚，頭陀，幸童道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行者請師父高坐，他却一一從頭唱名搜檢，都要解放衣襟，分明點過，更無袈裟；又將那各房頭搬搶出去的箱籠物件，從頭細細尋遍，那裏得有踪跡。三藏心中煩惱，懷恨行者不盡，却坐在上面念動那咒。行者撲的跌倒在地，抱着頭，十分難禁，只教『莫念！莫念！管尋還你袈裟！』那衆僧見了，一個個戰兢兢的，上前跪下勸解，三藏就合口不念。行者一骨魯跳起來，耳朵裏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這猴頭！你頭痛還不怕，還要無禮！休動手！且莫傷人！再與我審問一問！』衆僧們磕頭禮拜，哀告三藏道：『老爺饒命！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只哭到更深時候，看也不會敢看，思量要圖長久，做個傳家之寶，設計定策，要燒殺老孫；自火起之後，狂風大作，各人只願救火搬搶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行者大怒，走進方丈屋裏，把那觸死鬼屍首抬出，選剝了細看，渾身更無那件寶貝；就把個方丈掘地三尺，也無踪影。行者忖量半晌，問道：『你這裏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麼？』院主

道：『老爺不問，莫想得知。我這裏正東南有座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他便是個妖精，別無甚物。』行者道：『那山離此有多遠近？』院主道：『只有二十里，那望見山頭的就是。』行者笑道：『師父放心，不須講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三藏道：『他那廂離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斷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會見夜間那火光騰萬里，亮透三天，且休說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坐定是他見火光焜耀，趁着機會，暗暗的來到這裏，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必然趁閃擄去也。等老孫去尋他一尋。』三藏道：『你去了時，我却何倚？』行者道：『這個放心，暗中自有神靈保護。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喚衆和尚過來，道：『汝等着幾個去埋那老鬼，着幾個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衆僧領諾。行者又道：『汝等莫順口兒答應，等我去了，你就不來奉承。看師父的要怡顏悅色，養白馬的要水草調勻；假有一毫兒差了，照依這個樣棍，與你們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燒的磚上，撲的一下，把那牆打得粉碎，又震倒七八層牆。衆僧見了，個個骨軟身麻，磕頭滴淚道：『爺爺寬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爺，決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縱筋斗雲，竟上黑風山，尋找這袈裟。孫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驕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幸童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

心，今日反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請起，不須恨了。這去尋着袈裟，萬事皆休；但恐找尋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脫也。』衆僧聞得此言，一個個提心弔膽，告天許願，只要尋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題。

却說孫大聖到空中，把腰兒扭了一扭，早來到黑風山上，住了雲頭，仔細看，果然是座好山，況正值春光時節，但見：萬壑爭流，千崖競秀。那行者正觀山景，忽聽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語。他却輕步潛踪，閃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觀看，原來是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條黑漢，左首下是一個道人，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都在那裏高談闊論。講的是立鼎安爐，搏砂煉汞；白雪黃芽，傍門外道。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之日，二公可光顧光顧？』白衣秀士道：『年年與大王上壽，今年豈有不來之理？』黑漢道：『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名喚錦襴佛衣，是件玩好之物。我明日就以他爲壽，大開筵宴，邀請各山道官，慶賀佛衣，就稱爲「佛衣會」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就來拜壽赴宴。』行者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爲是他寶貝。他就忍不住怒氣，跳出石崖，雙手舉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賊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麼「佛衣會」！趁早兒拿來還我！』喝一聲：『休走！』輪起棒，照頭一下，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道人駕雲而走；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將過來看。

處，却是一條白花蛇。索性提起來，摔做五七斷，徑入深山，找尋那個黑漢。轉過尖峯，行過峻嶺，又見那壁陡崖前，聳出一座洞府。行者到於門首，又見那兩扇石門，關得甚緊。門上有一橫石板，明書六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聲「開門」。那裏面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出來問道：「你是何人，敢來擊吾仙洞？」行者罵道：「你個作死的孽畜，甚麼個去處，敢稱仙洞！「仙」字是你稱的，快進去報與你們黑漢，教他快送老爺的袈裟出來，饒你一窩性命！」小妖急急跑到裏面，報道：「大王！「佛衣會」做不成了！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來討袈裟哩！」

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却纔關了門，坐還未穩，又聽得那話，心中暗想道：「這廝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無禮，敢嚷上我的門來！」教取披掛，隨結束了，綽一桿黑纓鎗，走出門來。這行者閃在門外，執着鐵棒，睜睛觀看，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碗子鐵盔，烏金鎧甲，手執黑纓鎗，睛幌如掣電。行者暗笑道：「這廝真個如燒蜜的一般，築煤的無二，想必是在此處刷炭爲生，怎麼這等一身烏黑！」那怪大聲高叫道：「你是個甚麼和尚，敢在我這裏大膽！」行者執鐵棒，撞至面前，大陀一聲道：「不要閑講！快還你老外公的袈裟來！」那怪道：「你是那寺裏和尚，你的袈裟在那裏失落了，敢來我這裏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在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裏放着；只因那院裏失了火，你這廝趁閑搗

掠盜了來，要做「佛衣會」慶壽，怎敢抵賴快快還我，饒你性命。若牙進半個不字，我推倒了黑風山，躪平了黑風洞，把你這一洞妖邪都碾爲齏粉！那怪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這個潑物，原來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是我把一件袈裟拿來了，你待怎麼？你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若問老孫的手段，說出來，教你魂飛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會你，有甚麼手段，說來我聽。」行者將以前的來歷，和所有的本領，說了一遍。那怪聞言笑道：「你原來是那鬧天宮的弼馬溫麼？」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還，倒傷老爺，不要走看棍！」那黑漢側身躲過，綽長鎗，劈手來迎。那怪與行者鬪了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漸漸紅日當午，那黑漢舉鎗架住鐵棒道：「孫行者，咱兩個且收兵，等我進了膳來，再與你賭鬪。」行者道：「你這個孽畜，教做漢子好漢子，半日兒就要喫飯，似老鼠在山根下，整壓了五百餘年，也未嘗嘗些湯水，那裏便餓哩？莫推故休走還我。袈裟來，方讓你去喫飯。」那怪虛幌一鎗，翻身入洞，關了石門，收回小妖，且安排筵宴，書寫請帖，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

却說行者攻門不開，也只得回觀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裏伏侍唐僧。

早齋已畢，又擺上午齋。正在那裏添湯換水，只見行者從空降下，衆僧禮拜，接入方丈，見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來了？袈裟如何？」行者道：「已有了根由。早是不會冤了這些和尚。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一個老道人，坐在那芳草坡前講話。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說道：後日是他母難之日，邀請諸邪來做生日；夜來得了一件錦襴佛衣，要以此爲壽，作一大宴，喚做「慶賞佛衣會」。是老孫搶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漢化風而走，道人也不見了，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叫他出來與他賭鬪。他已承認了，是他拿回戰殼這半日，不分勝負。那怪回洞，却要喫飯，關了石門，權戰不出。老孫却回來，看師父，先報此信，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不怕他不還我。」衆僧聞言，合掌的合掌，磕頭的磕頭，都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今日尋着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歡暢快；我還未曾到手，師父還未曾出門哩。只等有了袈裟，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纔是你們的安樂處；若稍有些不虞，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會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可會有好草料喂馬？」衆僧俱滿口答應道：「有！有！有更不會一毫有意慢了老爺。」三藏道：「自你去了這半日，我已喫過了三次茶湯，兩餐齋供了，他俱不會敢慢我，但只是你還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管教拿住這厮，

還你原物，放心！」

正說處，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請孫老爺吃齋。行者却吃了些須，復駕祥雲，又去找尋。正行間，只見一個小妖，左脅下夾着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柬札，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禁打，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却拖在路旁，揭開匣兒觀看，果然是一封請帖。帖上寫着：「侍生熊羆頓首拜，啟上大闡金池老上人丹房。屢承佳惠，感激淵深。夜觀回祿之難，有失救護，諒仙機必無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會，謹具花酌，奉扳清賞。至期，千乞仙從過臨一敘是荷。先二日具。」行者見了，呵呵大笑道：「那個老剝皮，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原來與妖精結黨，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歲。想是那個妖精，傳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故有此壽。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等我就變做那和尚，往他洞裏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好大聖，念動咒語，迎着風一變，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藏了鐵棒，拽開步，徑來洞口，叫聲「開門」。那小妖開了門，見是這般模樣，急轉身報道：「大王，金池長老來了。」那怪大驚道：「剛纔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這時候還未到那裏哩，如何他就來得這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曾撞着他，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見。」行者進了前門，但見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爭妍，叢叢花

發，簇簇蘭香，却也是個洞天之處。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寫着「靜隱深山無俗慮，幽居仙洞樂天真。」行者暗道：「這廝也是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入門裏，往前又進，到於三層門裏，都是些畫棟雕梁，明窗彩戶，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綠紵絲裋襖，罩一領鴉青花綾披風，戴一頂烏角軟巾，穿一雙麂皮皂靴；見行者進來，整頓衣巾，降階迎接，道：「金池老友，連日欠情，請坐。」行者以禮相見，見畢而坐，坐定而茶罷，妖精欠身道：「適有小簡奉啟，後日一叙，何老友今日就下顧也。」行者道：「正來進拜，不期路遇華翰，見有『佛衣雅會』，故此急急奔來，願求見見。」那怪笑道：「老友差矣，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處住札，你豈不曾看見，反來就我看？」行者道：「貧僧借來，因夜晚還不會展看。不期被大王取來，又被火燒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亂忙中，四下裏都尋覓不見。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故特來一見。」

正講處，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道：「大王禍事了！下請書的小校，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旁邊，他綽着經兒，變化做金池長老，來騙佛衣也！」那怪聞言，暗道：「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又來得迅速，果然是他！」急縱身，拿過鎗來，就刺行者。行者耳朵裏急掣出棍子，現了本相，架住鎗尖，就在他那中廳裏跳出，自天井中，闖到前門外，唬得那洞裏羣妖都喪膽，家間老幼盡無魂。這場在山頭

好賭鬪，比前番更是不同。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自山頭殺在雲外，吐霧噴風，飛砂走石，只鬪到紅日沉西，不分勝敗。那怪道：『姓孫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行者叫道：『兒子莫走，要戰便像個戰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沒頭沒臉的，只管使棍子打來，這黑漢又化陣清風，轉回本洞，緊閉石門不出。行者却無計奈何，只得也回觀音院裏，按落雲頭道聲：『師父。』那三藏眼兒巴巴的正望他哩，忽見到了面前，甚喜；又見他手裏沒有袈裟，又懼。問道：『怎麼這番還不會有袈裟來？』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遞與三藏道：『師父，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他着一個小妖送此帖來，還請他去赴「佛衣會」。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變做那老和尚，進他洞去，騙了一鍾茶吃。欲問他討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間，忽被一個甚麼巡山的走了風信，他就與我打將起來，只鬪到這早晚，不分上下。他見天晚，閃回洞去，緊閉石門，老孫無奈，也暫回來。』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兒，只戰個手平。』三藏纔看了簡帖，又遞與那院主道：『你師父敢莫也是妖精麼？』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爺，我師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來寺裏與我師父講經，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故以朋友相稱。』行者道：『這夥和尚沒甚妖氣，他一個個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非妖精也。你看那帖

兒上寫着：「侍生熊灑。」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三藏道：「我聞得古人云：『熊與猩猩相類。』都是獸類，他却怎麼成精？」行者笑道：「老孫是獸類，見做了齊天大聖，與他何異？大抵世間之物，凡有九竅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纔說他本事與你手平，你却怎生得勝，取我袈裟回來？」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處治。」

正商議間，衆僧擺上晚齋，請他師徒們喫了。三藏教掌燈，仍去前面禪堂安歇。衆僧都換牆倚壁，苦搭窩棚，各各睡下，只把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主安身。是夜在禪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裏得穩睡？忽翻身見窗外透白，急起來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尋袈裟去！」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一見衆僧侍立供奉湯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老孫去也。」三藏下牀，扯住道：「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他有這個禪院，在此受了這裏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鄰住。我去南海尋他，與他講一講，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三藏道：「你這去幾時回來？」行者道：「時少只在飯罷，時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孫去也。」說聲去，早已無踪。須臾間，到了南海，停雲觀看，但見那汪洋海遠，水勢連天。正是南海落伽山，好去處！山峯高聳，頂透虛空。觀音殿，瓦蓋琉璃；潮音洞，門鋪玳瑁。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徑直接雲頭，到竹林之下。早有諸天

迎接道：『菩薩前者對衆言大聖歸善，甚是宣揚；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見菩薩，煩爲通報。』諸天遂來洞口報知。菩薩喚入。行者遵法而行，至寶蓮臺下拜了。菩薩問曰：『你來何幹？』行者道：『我師父路過你的禪院，你受了人間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裏鄰住，着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你要的。』菩薩道：『這猴子說話，這等無狀！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來問我取討？都是你這個孽猴大膽，將寶貝賣弄，拿與小人看見，你却又行兇喚風發火，燒了我的留雲下院，反來我處放刁。』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慌忙禮拜道：『菩薩，乞恕弟子之罪，果是這般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師父又要念那話兒呢？語，老孫忍不得頭疼，故此來拜煩菩薩。望菩薩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精，取衣西進也。』菩薩道：『那怪物有許多神通，却也不亞於你。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聞言，謝恩再拜，即請菩薩出門，遂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墜落雲頭，依路找洞。

正行處，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手拿着一個玻璃盤兒，盤內安着兩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個滿懷，掣出棒，就照頭一下，打得腦裏漿流出，腔中血迸攢。菩薩大驚道：『你這個猴子，還是這等放潑！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與你相識，又無甚冤仇，你怎麼就將他打死？』行者道：『菩薩，你

認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坐講。後日是黑熊精的生日，請他們來慶「佛衣會」。今日他先來拜壽，明日來慶「佛衣會」。所以我認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菩薩說：「既是這等說來，也罷。」行者纔去把那道人提起來看，却是一隻蒼獠。旁邊那個盤兒底下却有字，刻道：「凌虛子製。」行者見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孫也是便益，菩薩也是省力。這怪叫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休了。」菩薩說道：「悟空，這教怎麼說？」行者道：「菩薩，我悟空中一句話兒，叫做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行者說道：「菩薩，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丹，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贄見；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說「凌虛子製」，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菩薩若要依得我時，我好替你作個計較，也就不須動得干戈，也不須勞得征戰，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現；菩薩要不依我時，菩薩往西，我悟空往東，佛衣只當相送，唐三藏只當落空。」菩薩笑道：「這猴熟嘴！」行者道：「不敢，倒是一個計較。」菩薩說：「你這計較怎說？」行者道：「這盤上刻那「凌虛子製」，想這道人就叫做凌虛子。菩薩，你要依我時，可就變做這個道人。我把這丹吃了一粒，變上一粒，略大些兒。菩薩，你就捧了這個盤兒，兩粒仙丹去與那妖上壽，把這丸大些的讓與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孫便於中取事。他若不肯獻出佛衣，老孫將他肚腸，就也織將一件出來，

「菩薩沒法也只得點點頭兒依他行者笑道：『如何？』爾時菩薩迺以廣大慈悲無邊法力億萬化身，以心會意，以意會身，恍惚之間，變作凌虛仙子。行者看道：『妙啊！妙啊！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行者心下頓悟，轉身却就變做一粒仙丹。行者變了那顆丹，終是略大些兒。菩薩認定，拿了那個玻璃盤兒，徑到妖洞門口，看時，果然是崖深岫險，雲生嶺上。柏蒼松翠，風颯林間。菩薩看了，心中暗喜道：『這孽畜占了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是有個慈悲，走到洞口，只見守洞小妖都有些認得，道：『凌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一邊接引。那妖早已迎出門來，道：『凌虛，有勞仙駕。珍願蓬華有輝。』菩薩道：『小道敬獻一粒仙丹，敢稱千壽。』他二人拜畢，方纔坐定，又敘起他昨日之事。菩薩不答，連忙拿丹盤道：『大王且見小道鄙意。』覷定一粒大的，推與那妖道：『願大王千壽。』那妖亦推一粒，遞與菩薩道：『願與凌虛子同之。』讓畢，那妖纔待要咽，那藥順口兒一直滾下，現了本相，理起四平，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却把一個箍兒，丟在那妖頭上，那妖起來，提鎗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將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丟了鎗，滿地亂滾。半空裏笑倒個美猴王，平地下滾壞個黑熊怪。菩薩道：『孽畜，你如今可皈依麼？』那怪滿口道：『心願皈依，只望

饒命！行者恐耽擱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薩急止住道：「休傷他命，我有用他處哩。」行者道：「這樣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處用哩？」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我要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行者笑道：「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若是老孫有這樣呪語，就念上他娘千遍，這回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帳！」

却說那怪甦醒多時，公道難禁疼痛，只得跳在地下，哀告道：「但饒性命，願皈正果！」菩薩方墜落祥光，又與他摩頂受戒，教他執了長鎗，跟隨左右。那黑熊纔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菩薩吩咐道：「悟空，你回去罷，好生伏侍唐僧。以後再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薩遠來，弟子還當回送回送。」菩薩道：「免送。」行者纔捧着袈裟，叩頭而別。菩薩亦帶了黑熊，徑回大海。



●雲棧洞

話說三藏悟空二人，既在黑風洞奪回了袈裟，便從觀音院起程而行。忽一日，天色將晚，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廂有座山莊相近，我們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再作區處。」那師父挽住絲轡，這行者定睛觀看，真個是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晚煙裏一個鄰叟唱歌而來。行者看罷道：「師父請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口。又見一個少年，頭裹棉布，身穿藍襖，持傘背包，斂棍筒褲，腳踏着一雙三耳草鞋，雄糾糾的，出街忙走。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那裏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甚麼地方？」那個人只管苦掙，口裏嚷道：「我莊上沒人，只是我好問信！」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惱，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那人掙不脫手，氣得亂跳道：「蹭蹬！蹭蹬！家長的屈氣受不了，又撞着這個光頭，受他的清氣！」行者道：「你有本事劈開我的手，你使就去了，也罷。」那人左扭右扭，那裏扭得動，却似一把鐵鈎拈住一般，氣得他丟了包袱，撇了傘，兩隻手，雨點一般，來抓行者。行者把一隻手扶着行李，一隻手抵住那人，憑他怎麼支吾，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鬆，急得他火爆如雷。三藏道：「悟空，那裏不有人來了？你再問那

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罷。」行者笑道：「師父不知，若是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纔有買賈。」那人被行者扯住不放，只得說出這道：「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喚做高老莊。一莊人家有大半姓高，故此喚做高老莊。你放了我去罷。」行者又道：「你這樣行裝，不是個走近路的。你實與我說，你要往那裏去，端的所幹何事，我纔放你。」這人無奈，只得實情告訴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一個女兒，年方二十歲，更不會配人，三年前被一個妖精占了。那妖整做了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悅，說道：『女兒招了妖精，不是長法：一則敗壞家門，二則沒個親家來往。』一向要退這妖精。那妖精那裏肯退，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將有半年，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我太公與了我幾兩銀子，叫我去訪法師，拿那妖怪。我這些時不曾住腳，前前後後，請了有三四個人都是不濟的和尙，膿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剛纔罵了我一場，說我不會幹事，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盤纏，教我再去請好法師降他。不期撞着你這個紇刺星扯住，誤了我走路，故此裏外受氣，我無奈，纔與你叫喊。不想你又有些拿法，我掙不過你，所以說此實情。你放我去罷。」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營生。這纔是湊四合六的勾當。你也不須遠行，莫要化費了銀子。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尙，膿包的道士，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這正是「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煩你回去上覆你那家主，說我們是

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善能降妖縛怪。高才道：『你真誤了我，我是一肚子氣的人，你錯哄了我，沒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却又不又帶累我來受氣。』行者道：『管教不誤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來。』那人也無計奈何，真個提着包袱，拿了傘，轉步回身，領他師徒到於門首，道：『二位長老，你且在馬臺上略坐坐，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行者纔放了手，落擔牽馬，師徒們坐立門旁等候。

那高才入了大門，竟往中堂上走，可的撞見高太公。太公罵道：『你那個蠻皮畜生，怎麼不去尋人，又回來做甚？』高才放下包傘，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人纔行出街口，忽撞見兩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他扯住我不放，問我那裏去。我再三不會與他說及，他纏得沒奈何，不得脫手，遂將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說與他知，他却十分歡喜，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高老道：『是那裏來的？』高才道：『他說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太公道：『既是遠來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裏？』高才道：『現在門外等候。』那太公即忙換了衣服，與高才出來迎接，叫聲『長老。』三藏聽見，急轉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穿一領葱白蜀錦衣，踏一雙糙米皮的襪子靴，繫一條黑綠縹子，出來笑語相迎，便叫：『二位長老，作揖了。』三藏還了禮，行者站

着不動。那老者見他相貌兇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唱老孫諾？」那老兒有幾分害怕，叫高才道：「你這小廝却不弄殺我也？家裏現有一個醜頭怪腦的女婿，打發不開，怎麼又引這個雷公來害我？」行者道：「老高，你空長了許大年紀，還不省事！若專以相貌取人，乾淨錯了。我老孫醜自醜，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還了你女兒，便是好事，何必諍諱以相貌爲言？太公見說，戰兢兢的，只得強打精神，叫聲『請進』。這行者見請，纔牽了白馬，教高才挑着行李，與三藏進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馬拴在敞廳柱上，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叫師父坐下。他又扯過一張椅子，坐在旁邊。那高老道：「這個小長老，倒也家懷。」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還家懷哩。」坐定，高老問道：「適間小僧說，二位長老是東土來的？」三藏道：「便是。貧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經，因過寶莊，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麼說會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耍耍的。動問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那！還喫得有多少哩！只這一個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從頭兒說說我聽，我好替你拿他。」高老道：「我們這莊上，自古至今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魍魎，邪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個女兒：大的喚名香蘭，第二的名玉蘭，第三的名翠蘭。那兩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

止有個小的要招個女婿，企望地與我同家過活。做個養老女婿，撐門抵戶，做活營差。不期三年前，有一個漢子，模樣兒倒也精緻，他說是福陵山上人家，姓豬，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願與人家做個女婿。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羈無絆的人，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行者道：「怎麼樣變？」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馱子，腦後又有一溜鬃毛，身體粗糙，怕人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食腸却又甚大：一頓要喫三五斗米飯；早間點心，也得百十個燒餅纔穀。喜得還喫齋素；若再喫葷酒，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不上半年，就喫個罄淨。」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喫得。」高老道：「喫還是件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雲來霧去，走石飛砂，唬得我家並左鄰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蘭小女關在後宅子裏，一發半年也不會見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個妖怪，要請個法師退他。」行者道：「這個何難？老兒只管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教他寫個退親文書，還你女兒如何？」高老大喜道：「我爲招了他不打擊，壞了我多少清名，疎了我多少親眷；但得拿住他，要甚麼文書，就煩與我除了根罷。」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見好歹。」老兒十分歡喜，纔教展抹桌椅，擺列齋供。齋罷，將晚，老兒問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隨？趁早好備。」行者道：「兵器我自

有。』老兒道：『二位只是那根錫杖，錫杖怎麼打得那個妖精？』行者隨於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捻在手中，迎風幌了一幌，就是碗來粗細的一根金箍鐵棒，對着高老道：『你看這條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清坐閑叙，我好撇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來，對衆取供，替你除了根罷。』那老兒即喚家僮，請了幾個親故朋友，一時都到相見已畢，行者道：『師父，你放心穩坐，老孫去也。』你看他攢着鐵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後宅子裏妖精的住處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首。行者道：『你快取鑰匙來。』高老道：『你且看看，若是用得鑰匙，却不請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兒年紀雖大，却不識要。我把這話兒哄你一哄，你就當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來是銅汁灌的鎖子。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裏面却黑洞洞的。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兒一聲，看他可在裏面。』那老兒硬着膽，叫道：『三姐姐。』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纔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爹，我在這裏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雲鬢亂堆，玉容憔悴，愁聲蹙，蛾眉淡，瘦怯怯，語聲低。他走來看見高老，一把扯住，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裏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裏去。這些時天明就去，入夜方來。雲霧霧，往回不知何所。』

因是曉得父親要祛退他，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道：「不消說了，老兒你帶命愛往前邊宅裏，慢慢的叙闊，讓老孫在此等他。他若不來，你却莫怪；他若來了，定與你剪草除根。」

那老高歡歡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行者却弄神通，搖身一變，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獨自個坐在房裏，等那妖精不多時，一陣風來，真個是走石飛砂，那陣狂風過處，只見半空裏來了一個妖精，果然生得醜陋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裰，繫一條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好行者却不迎他，也不問他，且睡在牀上推病，口裏哼唧躑躅的不絕。那怪不識真假，走進房，一把攔住，就要親嘴。行者暗笑道：「真個要來弄老孫哩！」即使個拿法，托着那怪的長嘴，叫做個小跌，漫頭一料，撲的攔下牀來。那怪爬起來，扶着牀邊道：「姐姐，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來得遲了。」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麼就丟我這一跌？」行者道：「你怎麼就這等樣小家子，就攔我親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時，便起來開門等你了。你可脫了衣服睡罷。」那怪不解其意，真個就去脫衣。行者跳起來，坐在淨桶上。那怪依舊復來牀上摸一把，摸不着人，叫道：「姐姐，你往那裏去了？請脫衣服睡罷。」行者道：「你先睡，等我出個恭來。」那怪果先解衣上牀。行者忽然嘆口氣，道聲：「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惱怎的？造化怎麼得低？我到了你

家，雖是喫了些茶飯，却也不會白喫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掃地通溝，搬磚運瓦，築土打牆，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業。如今你身上穿的錦戴的金，四時有花果觀翫，八節有蔬菜烹煎，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這般短嘆長吁，說甚麼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的父母，隔着牆，丟磚料瓦的，甚是打我罵我哩。」那怪道：「他打罵你怎的？」行者道：「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全沒些兒禮體。這樣個醜嘴臉的人，又會不得姨夫，又見不得親戚，又不知你雲來霧去，端的是那裏人家，姓甚名誰，敗壞他清德，玷辱他門風，故此這般打罵。所以煩惱！」那怪道：「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却也不難。我一來時，曾與他講過，他願意方纔招我。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我以相貌爲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鬃。他若再來問你，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行者暗喜道：「那怪却也老實，不用動刑，就供得這等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睬他！我有天罡數的變化，九齒的釘耙，怕甚麼法師和尙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我也曾與他做個相識，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要來拿你哩。」那怪聞得這個名頭，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兩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

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關天宮的弼馬溫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過，低了名頭。』說罷，套上衣服，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現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裏走！你抬頭看看我是那個！』那怪轉過眼來，看見行者這般模樣，就是個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腳軟，劃刺的一聲，掙破了衣服，化狂風脫身而去。行者急上前，掣鐵棒，望風打了一下。那怪化萬道火光，竟轉本山。行者駕雲隨後趕來，叫聲：『那裏走！你若上天，我就趕到斗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

却說那妖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霞隨後。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行者喝一聲道：『潑怪！你是那裏來的邪魔？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饒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着，我說與你聽：『我是生來性拙，貪閑愛懶，不曾修真，但得傳九轉大還之丹，上動玉皇，勅封天河元帥，總督水兵。忽因蟠桃之會，在瑤池酒醉，逞雄撞入廣寒宮中，犯了天律，多虧太白金星搭救，貶出天關，在福陵山下，負罪投胎，俗名喚做豬剛鬚。』行者聞言道：『你這廝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孫名號。』那怪道聲：『眼你這誑上的弼馬溫，當年撞那禍時，不知帶累我多少，今日又來此欺人，不要無禮！喫我一釘！』行者怎肯容情，舉起棒，當頭就打。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黑夜裏賭鬥。他兩個自二

更時分，直戰到東方發白，那怪不能迎敵，敗陣而逃，依然又化狂風，徑回洞內，把門緊閉，再不出頭。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上書「雲棧洞」三字，見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却思量，「恐師父等候，且回去見他一見，再來捉此怪不遲。」隨踏雲點一點，早到高老莊。

却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一夜無眠。正想行者不來，只見天井裏，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鐵棒，整衣上廳，叫道：「師父，我來了。」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謝道：「多勞！多勞！」三藏問道：「悟空，你去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裏？」行者道：「師父，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也不是山間的怪獸。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錯投了胎，嘴臉像一個野豬模樣，其實性靈尚存。他說以相爲姓，喚名豬剛鬚。是老孫從後宅裏掣棒就打，他化一陣狂風走了。被老孫着風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徑轉他那本山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與老孫戰了一夜。適纔天色將明，他怯戰而走，把洞門緊閉不出。老孫還要打開那門，與他見個好歹，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故先來回個信息。」說罷，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長老，沒及奈何，你雖趕得去了，他等你去後復來，却怎區處？索性累你與我拿住，除了根，纔無後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謝：將這家財田地，憑衆親友寫了文書，與長老平分。只是要剪草除根，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不知分限，那怪也會對我說，他雖是食腸大，喫了你家些茶飯，也與

你幹了許多好事。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貲，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喫了你東西，問你祛他怎的？據他說，他是一個天神下界，替你把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也罷。」高老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動不動着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兒教人怎當？」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發與他做個結局，纔見始終。」行者道：「我纔試他一試耍子。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我去也。」說聲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棒，把兩扇門打得粉碎，口裏罵道：「那饞糠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那怪正喘虛虛的，睡在洞內。聽見打得門響，又聽見罵饞糠的夯貨，他却惱怒難禁，只得拖着鈹，抖擻精神，跑將出來，厲聲罵道：「你這個弼馬溫，着實德懶！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進大門而入，該個雜犯死罪哩！」行者笑道：「這個獸子！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像你強占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斬罪哩！」那怪道：「且休閑講，看老豬這鈹！」行者使棒支住道：「你這鈹可是與高老家做長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鈹乃是煨煉成工，造成九齒玉牙，鈹到魂消氣泄，豈比得凡間之物？」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獸子不要說嘴！」

老孫把這頭伸在那裏，你且築一下兒，看可能魂消氣泄。」那怪真個舉起鈿，着氣力築將來撲的一下，鑽起鈿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築動一些兒頭皮，謊得他手麻腳軟，道聲「好頭好頭！」行者道：「你是也不知。老孫因為鬧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御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宮前，衆天神把老孫斧剗鎚敲，刀砍劍刺，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煨鍊，鍊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背。不信，你再築幾下，看看疼與不疼。」那怪道：「你這猴子，我記得你鬧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州放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裏，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裏，上門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裏請你來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會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救他女兒，拿你這繡繡的秀貨！」那怪一聞此言，放了釘鈿，唱個大喏道：「那取經人在那裏？累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你要見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裏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得正果。教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兇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詭詐欺心欺我，欲爲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虛假，你可朝天發誓，我纔帶你去見我師父。」

『那怪撲的跪了，望空似搗確的一般，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教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行者見他賭咒發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荊棘，點着一把火，將那雲棧洞燒得個破瓦。對行者道：『我今已無罣礙了，你却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鉞與我拿着。』那怪就把鉞遞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剪了。那怪真個倒背着手，憑他綁縛。又揪着耳朵，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着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輕不成！顧你不得！』常言道：『善豬惡拿。』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纔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莊來。

頃刻間，到了莊前，行者柑着他的鉞，揪着他的耳，道：『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諸親友與高老，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一個個欣然迎到天井中，道聲『長老！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背着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行者纔放了手，拿釘鉞柄兒打着喝道：『馱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陳了一遍。三藏大

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用。』老高卽忙抬出香案，三藏淨了手焚香，望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拜罷，三藏上廳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繩。行者纔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進者爲兄，遂稱行者爲「師兄」。三藏道：『旣從吾善果，要做徒弟，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他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我摩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悟能道：『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斷了五葷三厭，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更不會動葷。今日見了師父，我開了齋罷。』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喫五葷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爲八戒。』那馱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爺，請我拙荆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賢弟，你旣入了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題起那「拙荆」的話說。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那裏有個火居的和尚？我們且來敘了坐次，喫頓齋飯，趕早兒往西天走路。』

高老兒擺了桌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於左右兩旁。諸親下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裏素，自幼兒不喫葷。』老高道：『因知

老師清素，不曾敢動葷。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飲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却不曾斷酒。」悟空道：「老孫雖量窄，喫不上壘把，却也不會斷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們喫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悞事。」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鍾。各人俱照舊坐下，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師徒們宴罷，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又將三領綿布褌衫，爲上蓋之衣。三藏道：「我們是行腳僧，遇莊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財帛？」行者近前，輪開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草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還有謝你處哩。」高才接了，叩頭謝賞。老高又道：「師父們既不受金銀，望將這粗衣笑納，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只是把席上喫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矣。」八戒在旁邊道：「師父，師兄，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丈人啊，我的直裰，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子綻了，與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褌衫，換下舊時衣物。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喏道：「上覆丈母，大姨，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啊，你還好生看待我。」

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莫胡說！」八戒道：「不是胡說，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却不是和尚悞了做，老婆悞了娶，兩下都耽擱了。」三藏道：「少題閑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馬三藏騎着，行者肩擔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衆，辭別高老及衆親友，投西而去。



●黃風嶺

話說三藏等三衆西行，忽逢一個高嶺，十分險峻，忽一陣狂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風起了！」行者道：「風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有何懼哉？」三藏道：「此風甚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巍巍蕩蕩，播土揚塵，那邊還在翻江攪海也。」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倘或觀面撞見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啊，你不會開得『避色如避讐，避風如避箭』哩！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語，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八戒笑道：「師兄又扯空頭慌了，風又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便也鑽了去了。」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好大聖，讓過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道：「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

說不了，只見那山坡下，剪尾跑蹄，跳出一隻斑斕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雕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旁，真個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行李，掣釘鈹，不讓行者走上前，大喝一聲道：「孽畜！那裏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輪起，擺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啣喇

的一聲，把做皮血津津的剝將下來，站立道旁，喊道：『慢來！慢來！吾黨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你是那裏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孽畜！你是認不得我！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若似前猖獗，鈹舉處，却不容情！』那妖精那容分說，急近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過，輪鈹就築。那怪手無兵器，回身就走，八戒隨趕來。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輪起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冲一撞的賭鬪。那孫行者攙起唐僧道：『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助八戒去，打倒那怪好行。』三藏纔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

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叫『拿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怪敗了陣去。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輪起鈹，舉鐵棒，趕下山來。那怪慌了手脚，使個「金蟬脫殼計」，打個滾，現了原身，依然是一隻猛虎。行者與八戒那裏肯捨，趕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趕得至近，却又摳着胸膛，剝下皮來，蓋在那臥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回路口。忽見着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駕長風攝將去了。拿到洞口，按住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

令。」那洞主傳令，教他進來。那虎先鋒，腰插着兩口赤銅刀，雙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往山上巡邏，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經，被我擒來奉上，聊具口饌。」那洞主聞得此言，喫了一驚道：「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意取經的神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高強，你怎麼能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耙，他生得嘴長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着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徹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表一餐之敬。」洞主道：「且莫喫他哩。」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呼爲劣獸。」洞主道：「你不曉得，喫了他不打緊，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噪鬧，未爲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待三五日，他兩個不來攪擾，那時節，一則圖他身子乾淨，二來不動口舌，却不任我們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先鋒大喜道：「大王深謀遠慮，說得有理。」教：「小的們，拿了去。」旁邊擁上七八個綁縛手，將唐僧拿去，好便似鷹拿燕雀，索綁繩纏。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遇難神僧想悟能道聲。『徒弟啊！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處降妖，我却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苦啊！你門若早些兒來，還救得我命；若十分遲了，斷不能保矣！』一邊嗟嘆，一邊淚落如雨。

却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下山坡，只見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舉棒，儘力一下，轉震得自己手疼。八戒復築了一耙，亦將耙齒迸起。原來是一張虎皮，蓋着一塊臥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計也！」八戒道：「中他甚計？」行者道：「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他將虎皮蓋在此，他却走了。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莫遭毒手。」兩個急急轉來，早已不見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怎的好！師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牽着馬，眼中滴淚道：「天哪！天哪！却往那裏找尋！」行者抬着頭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銳氣。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他兩個果奔入山中，穿崗越嶺，行數多時，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兩人定步觀瞻，果然凶險。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不要出頭，等老孫去他門首，與他賭鬪，必須拿住妖精，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不消吩咐，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裰，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門前，只見那門上有六個大字，乃「黃風嶺黃風洞」。却便丁字腳站定，執着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掀翻了你窩巢，躡平了你的住處！」那小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裏面報道：「大王！禍事了！」那黃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尙，手持着一根許大粗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即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鹿，

肥鹿，胡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却惹他那徒弟來此鬧噪，怎生區處？」先鋒道：「大王放心穩便高枕勿憂。小將不才，願帶領五十個小校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喫。」洞主道：「我這裏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校，憑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纔自自在在喫那和尙一塊肉，情願與你拜爲兄弟；但恐拿他不得，反傷了你，那時休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去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擗鼓搖旗，纏兩口赤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裏來的猴和尙，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你這個剝皮的畜生，你弄甚麼脫殼法兒，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好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起倒，回去罷！不然，拿住你，一齊湊喫，却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怒，挖進，鋼牙錯嚼，滴流流，火眼睜圓，掣鐵棒喝道：「你有多大手段，敢說這等大話！走走！看棒！」那先鋒急持刀按住。這一場果然不善，他兩個各顯威能。正是好殺，那虎怪抵架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不敢回洞，徑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裏肯放，執着棒，隨後趕來，呼呼吼吼，到趕那藏風山凹之間。正抬頭，見八戒在那裏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回頭觀看，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鈹，刺斜着頭一築。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豈知又遇單魚人；却被八戒

一鈹，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一頭腦髓盡流乾。那猢猻一脚躡住他的脊背，兩手輪鈹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兄弟，正是這等！他領了幾十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鬪；被我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却倒來這裏尋死。虧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行者道：『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裏，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是老孫惱了，就與他鬪將這裏來，却被你送了性命。兄弟啊，這個功勞算你的。你可還守着馬與行李，等我把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敗了這老妖，還趕將這裏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着鐵棒，一隻手拖着死虎，徑至他洞口。

却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裏，報道：『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厮却也無知！我倒不會喫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令。』衆小妖急急抬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

綽一桿三股鋼叉，帥羣妖跳出本洞。大聖見那妖走將出來，着實驍勇。

那老妖出得門外，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脚躡着虎怪的皮囊，手執着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出我師父來。』那妖仔細觀看，見行者身軀鄙猥，面容羸瘦，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行者笑道：『你這個兒子，忒沒眼力！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就長六尺。』那怪道：『你硬着頭，喫吾一柄。』大聖公然不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六尺，有一丈長短，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出？莫弄虛頭！走上來，我與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啊！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那容分說，撚轉鋼叉，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個「烏龍掠地勢」，撥開鋼叉，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外，鬪經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績，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百十個行者，都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望着巽地上，把口張了三張，噉的一口氣，吹將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就把孫大聖毫

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半空中，却似紡車兒一般亂轉，莫想輪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個舉着鐵棒，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收風回洞不題。

却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着馬，守着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不敢抬頭，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時，却早風定天晴，忽擡頭往那洞門前看處，却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獸子又不敢上他門，又沒人看守馬匹，行李，果是進退兩難，惶惶不已。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他纔欠身迎着道：「哥哥，好大風啊！你從那裏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爲人，不會見這大風。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有三十餘合，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打，他甚着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凶惡，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很好風，很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會似這個妖精的風惡！」八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又法兒倒也齊整。與老孫也戰個手平，却只是風惡了，難得贏他。」八戒道：「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

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酸痛，這會子冷淚常流。八戒的：「哥啊，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找上大路，尋個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明，再來降妖罷。」八戒道：「正是，正是。」他却牽了馬，挑了擔，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漫草而行，直至那家門首，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得叫一聲「開門，開門。」那裏邊有一老者，帶幾個年幼的農夫，持着叉鈹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進去，我們還未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却纔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強盜等類，故此多有冲撞。不知是二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裏邊，拴馬歇擔，與莊老拜見，敘坐。又有蒼頭獻茶，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飯畢，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睡還可，敢闖入，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者害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

酸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說那黃風大王，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麼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八戒道：「想必是夾腦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長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時，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道：「既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敵處，却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風眼。」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點試，點試。」那老者應承，即走進去，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寧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八戒解包袱，展開鋪蓋，請行者閉着眼亂摸。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兒呢？」行者道：「你這個饑糠的馱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馱子啞啞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轉運神功，直到三更後方纔睡下。不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然好藥！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却轉頭後邊望望，呀！那裏得甚房舍窗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那八戒醒來道：「

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睛看看。」馱子忽擡頭，見沒了人家，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八戒道：「這家子也憊懶。他搬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通得老豬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臊門戶的，恐怕里長曉得，却就連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響也不聽見響響？」行者吸吸的笑道：「馱子，不要亂嚷。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莊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塵。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躇。」行者道：「這夥強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會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札？」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這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者。自那日報了名，只爲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會用他們，故不會點札罷了。」八戒道：「哥哥，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仙莊。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救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看師父下落如何，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行者道：

莫亂談，我去也！』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首，門尙關着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花脚蚊，蟲真個小巧！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啞！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瘩！』忽睜眼道：『天亮了！』又聽得支的一聲，二門開了。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只見那老妖吩咐各門上謹慎，一壁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他今日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堂，徑來後面，見那一層門關得甚緊，行者從門縫兒鑽將進去，原來是個大空園子，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索綁着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心只念着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處。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啊，想殺我也！你在那裏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務必拿住妖精，方纔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啊，幾時纔拿得妖精麼？』行者道：『拿你的那虎妖，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也。』說聲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札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精，把個「令」字旗磨一磨，撞上廳來報道：『大王，小的巡山，纔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尙坐在林裏；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却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

尙。」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便去那裏求救兵去了。」衆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請些神兵來，怎生是好？」老妖道：「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其餘何足懼也！」行者在屋梁上，聽得他這言語，不勝歡喜，卽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裏去來？剛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行者笑道：「虧你虧你！老孫變做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是老孫吩咐，教他莫哭，又飛在梁上聽了一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只是被你趕他，却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却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說怕甚麼神兵，那個能定他的風勢，只除是靈吉菩薩來是，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

正商議處，只見大路旁走出一個老公公來。八戒望見，大喜道：「師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和尙？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薩在那裏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到那

裏還有三千里路。有一山，名小須彌山。山中有個道場，乃是菩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是路旁留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云：「上覆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啊，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白日裏見鬼，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個？」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猪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時，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却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耶。」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猪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

孫大聖跳在空中，縱筋斗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點頭經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靄紛紛，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悠揚，又見那香烟縹緲。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頂掛數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裏來的老爺？」行者道：「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

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第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見菩薩。」道人笑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卽穿袈裟，添香迎接。這大聖纔舉步入門，往裏觀看，正是滿堂錦繡，一屋威嚴。那菩薩整衣出迎，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大法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令，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一柄『飛龍寶杖』。當時被我拿住，饒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隱姓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齋相敘，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內住定，你下去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按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潑猴着實無禮，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門，這一出去，使陣神風，定要把他吹死！」仍前披掛，手綽鋼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撚叉當胸就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那怪弔回頭，望巽地上，纔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却是一條八爪金龍，撥喇的輪。

開。兩爪，一把抓住妖精，提着頭，兩三摔，摔在山石崖邊，現了本相，却是一個黃毛貂鼠。行者趕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說：『大聖莫傷他命。我還要帶去見如來。』對行者道：『他本是靈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却在此處成精作怪。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着我轄押，但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冲撞大聖，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纔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却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

却說猪八戒在那林內，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坡下叫聲：『悟空兄弟，牽馬挑擔來耶。』那馱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幹事來？』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被他拿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你洞裏去救師父。』那馱子纔歡歡喜喜，二人撞入裏面，把那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頓釘釘鐵棒，盡情打死，却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來，問道：『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九弟們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飯喫了，方纔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

●流沙河

話說唐僧師徒三衆，脫難前來，不一日，行過了黃風嶺，進西却是一脉平陽之地。光陰迅速，歷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向西流。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渾波湧浪，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來往？我們從那裏過去？」八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而看，他也心驚道：「師父啊，真個是難！真個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只消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十分難渡，萬載難行。」三藏道：「我這裏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闊？」行者道：「經過有八百里遠近。」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却纔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經過足有八百里。」長老憂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衆齊來看時，見上有三個篆字，乃「流沙河」；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嶺，河當中滑練的鑽出一個妖精，十分兇醜，那怪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唐僧，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八戒放下擔子，掣出釘鈔，望妖精便築。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來來往往，戰經二十回合，

不分勝負，那大聖護了唐僧，牽着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恨得咬牙切齒，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來道：『師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個唵，跳到前邊，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被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着頭一下，那怪急轉身，慌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裏。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啊！誰着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難架我鈿，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他見你兇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這個把月不會耍棒，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癢，故就跳將來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識耍，就走了。』他兩個攙着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戰，敗回鑽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這怪久住在此，他知道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纔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遲疑，讓你先去拿他，等老豬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呀，這樁兒我不敢說嘴。水裏勾當，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還要捻訣，又念念「避水咒」，方纔走得；不然，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鱉之類，我纔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雲裏，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老孫都會；』

只是水裏的買賣，有些兒狠狽。」八戒道：「老豬當年總督天河，掌管八萬水兵大衆，倒學得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窩八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被他撈去，却怎麼好？」行者道：「你若到水中與他交戰，却不要戀戰，許敗不許勝，把他引將出來，等老孫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耶。」說聲去，就剝了青錦直裰，脫了鞋，雙手舞鈹，分開水路，使出那當年舊手段，躍浪翻波，撞將進去，徑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

却說那怪敗了陣回，方纔喘定，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忽起身觀看，原來是八戒執了鈹推水。那怪舉杖，當面高叫道：「那和尚那裏走！仔細看打！」八戒使鈹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妖精，敢在此間攔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不是那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無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那妖魔怪，却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實實說來，我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自小生來，神氣便壯，乾坤萬里，也曾遊蕩，英雄威名，天下共聞。玉皇大帝封我爲捲簾將，南大門裏，惟我獨尊。只因失手打破了瑤池內的玉玻璃，遭貶到流沙河的東岸上，飽時困臥，餓去翻波，你敢行兇到我門上來也？」八戒聞言大怒，罵道：「你這潑物，全沒一些兒眼力！我老豬還搯出水沫兒來哩，你怎敢說我粗糙，要剝鮮醬？看起來，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硝哩。休得無禮！喫你祖宗這一鈹！」那怪見鈹來，使一個「鳳點」。

頭」躲過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二人整鬪有兩個時辰，不分勝敗。這纔起銅盆盞鐵箸，玉磬對金鐘。

却說那大聖保着唐僧，立在岸上，眼巴巴的，望着他兩個在水上爭持，只是他不好動手。只見那八戒虛幌一鉞，佯輸詐敗，轉回頭往東岸上走。那怪隨後趕來，將近到了岸邊，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師父，掣鐵棒，跳到河邊，望妖精劈頭就打。那妖物不敢相迎，颯的又鑽入河內。八戒嚷道：「你這弼馬溫，真是個急猴子！你再緩緩些兒，等我哄他到了高處，你却阻住河邊，教他不能回首時，却不拿住他也？」他這進去，幾時又肯出來？」行者笑道：「獸子，莫嚷！莫嚷！我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見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呀。」八戒道：「且不說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你回過河，方是萬全之策。」三藏道：「你纔與妖精交戰，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與老豬是個對手，正戰處，使一個詐敗，他纔趕到岸上，見師兄舉着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師父放心，且莫焦惱。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這崖岸之上，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你喫了睡去，待明日再處。」八戒道：「說得是你快你快來。」行者急縱雲跳上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回獻師父。師父看他來得甚快，便叫：「悟空，我們去化齋的人家，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不強似與這

怪爭持！行者笑道：「這家子遠得狠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裏得知水性，問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來扯謊了。五七千里路，你怎麼這等去來得快？」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孫的筋斗雲，一縱有十萬八千里。這五七千里，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躬上一躬，就是個往回。有何難哉？」八戒道：「哥啊，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背着，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這怪廝戰？」行者道：「你也會駕雲，你把師父馱過去罷。」八戒道：「師父的凡胎肉骨，重似泰山，我這駕雲的，怎能得起？須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馱不動，我却如何馱得動？自古道：『遣泰山輕如芥子，携凡夫難脫紅塵。』像這潑魔毒怪，使攝法，弄風頭，却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像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弄；還有那隱身法，縮地法，老孫件件皆知。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不能脫超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者也。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來；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傳與你我。正叫做『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閑看。』」那猢猻子聞言，啞啞聽受，遂喫了些無菜的素食，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岸之上。

次早，三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區處？」行者道：「沒甚區處，還須八戒下水。」八戒道：「哥哥，你

要圖乾淨，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賢弟，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讓你引他上來，我攔住河邊，務要將他擒了。」好八戒抹抹臉，抖擻精神，雙手拿鈹，到河邊，分開水路，依然又下至窩巢，那怪方纔睡醒，忽聽推得水響，急回頭睜睛觀看，見八戒執鈹來至，他跳出來，當頭阻住，喝道：「慢來！慢來看杖！」八戒舉鈹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哭喪杖」，叫你祖宗看杖！」那怪道：「你這廝甚不曉得理！我這寶杖是玉皇大帝賜我，隨身可帶，或長或短，天下鎗刀，難與我賽。」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潑物；且莫管甚麼築菜，只怕盪了一下兒，教你沒處貼膏藥，九個眼子一齊流血，縱然不死，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那怪丟開架手，在那水底下，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這一場，來來往往，鬪經三十回合，不見強弱。八戒又使個伴輪計，拖了鈹走。那怪隨後又趕來，擁波踏浪，趕至崖邊。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你上來；這高處，腳踏實地好打！」那妖罵道：「你這廝哄我上去，又教那幫手來哩。你下來，還在水裏相鬪。」原來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邊與八戒鬧吵。

却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來，叫聲師父道：「你自坐下，等我與他個「餓鷹凋食」。」就縱筋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來，要抓那妖。那妖正與八戒鬪鬧，忽聽得風響，急回頭，見是行者落下雲來，却又收了寶杖，一頭滾下水，隱跡潛踪，渺然不見。行者佇立岸上，對八戒

說：『兄弟呀，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難難難！戰不勝他，就把喫奶的氣力也使盡了，只綑得個手平。』行者道：『且見師父去。』二人又到高岸，見了唐僧，備言難捉。那長老滿眼下淚道：『似此艱難，怎生得渡？』行者道：『師父莫要煩惱，這怪深潛水底，其實難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師父，再莫與他廝鬪，等老孫往南海走走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去南海何幹？』行者道：『這取經的勾當，原是觀音菩薩及脫解我等，也是觀音菩薩，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進，不得他怎生處治，等我去請他，還強如和這妖精相鬪。』八戒道：『也是，也是。師兄，你去時，千萬與我上覆一聲：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請菩薩，却也不必遲疑，快去快來。』行者即縱筋斗雲，徑上南海。咦！那消半個時辰，早看見普陀山境，須臾間，墜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上前迎着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我師有難，特來謁見菩薩。』諸天道：『請坐，容報。』那輪日的諸天，徑至潮音洞口報道：『孫悟空有事朝見。』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聞報，即轉雲巖，開門喚入。大聖端肅皈依參見。菩薩問曰：『你怎麼不保唐僧？爲甚事又來見我？』行者啟上道：『菩薩，我師父前在高老莊，又收了一個徒弟，喚名猪八戒，多蒙菩薩又賜法諱悟能，纔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已是難渡。河中又有個妖怪，武藝高強，甚虧了悟能與他』

水面上大戰三次，只是不能取勝，被他攔阻，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薩，望垂憐憫，濟渡他一濟渡。」菩薩道：「你這猴子，又逞自滿，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行者道：「我們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師父渡河。水裏事，我又弄不得精細，只是悟能尋着他窩巢，與他打話。想是不曾說出取經的勾當。」菩薩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也是我勸化的善信，教他保護取經之輩。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時，他決不與你爭持，斷然歸順矣。」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戰，不肯上崖，只在水裏潛踪，如何得他歸順？我師如何得渡弱水？」菩薩卽喚慧岸，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吩咐道：「你將此葫蘆，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淨』，他就出來了。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然後把他那九個骷髏穿在一處，按九宮佈列，却把這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船。一隻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慧岸聞言，謹遵師命，與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辭了紫竹林。他兩個不多時，按落雲頭，早來到流沙河岸。豬八戒認得是木吒行者，引師父上前迎接。那木吒與三藏禮畢，又與八戒相見。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見菩薩，我老豬果遵法教，今喜拜了沙門。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謝，恕罪，恕罪。」行者道：「且莫敘闊，我們叫喚那厮去來。」三藏道：「叫誰？」行者道：「老孫見菩薩，備陳前事，菩薩說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因爲在天有罪，墮落此河，忘形作怪。他曾被菩薩勸化，

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故此苦苦爭鬪。菩薩今差木吒，將此葫蘆，要與這廝結作法船，渡你過去哩。」三藏聞言，頂禮不盡，對木吒作禮道：「萬望尊者作速一行。」那木吒捧定葫蘆，半雲半霧，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厲聲高叫道：「悟淨！悟淨！取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

却說那怪懼怕猴王，回於水底，正在窩中歇息，只聽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觀音菩薩，又聞得說「取經人在此」，他也不敢斧鉞，急翻波伸出頭來，又認得是木吒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禮道：「尊者失迎。菩薩今在何處？」木吒道：「我師未來，先差我來吩咐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叫把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渡他過此弱水。」悟淨道：「取經人却在那裏？」木吒用手指道：「那東岸上坐的不是？」悟淨看見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潑物，與我整鬪了這兩日，何曾言着一個取經的字兒？」又看見行者道：「這個主子，是他的幫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吒道：「那是豬八戒，這是孫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薩勸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見唐僧去。」那悟淨纔收了寶杖，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道：「師父，弟子有眼無珠，不認得師父的尊容，多有沖撞，萬望恕罪。」八戒道：「你這膿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與我打？是何

說話？」行者笑道：「兄弟，你莫怪他，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與姓名耳。」長老道：「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悟淨道：「弟子向蒙菩薩教化，指沙爲姓，與我起個法名，喚做沙悟淨，豈有不從師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來，與他落了髮。」大聖依言，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又來拜了三藏，拜了行者與八戒，分了大小。三藏見他行禮真像個和尚家風，故又叫他做沙和尚。木吒道：「既棄了迦持，不必叙煩，早與作法船兒來。」那悟淨不敢怠慢，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下，用索子結作九宮，把菩薩葫蘆安在當中，請師父下岸。那長老遂登法船，坐於上面，果然穩似輕舟。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悟淨捧托；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半雲半霧相跟；頭直上又有木吒擁護。那師父纔飄然穩渡沙河界，浪靜風平過弱河。真個也如飛似箭，不多時，身登彼岸，得脫洪波，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脚乾手燥，清淨無爲。師徒們腳踏實地，那木吒按祥雲，收了葫蘆，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風，寂然不見。三藏拜謝了木吒，頂禮了菩薩，一同向西而去。

●蓮花洞

話說平頂山蓮花洞裏，有兩個妖魔：一喚金角大王，一喚銀角大王。金角正坐，對銀角說：『兄弟，我們多少時不巡山了？』銀角道：『有半個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與我去巡巡。』銀角道：『今日巡山怎的？』金角道：『你不知，近聞得東土唐朝差個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衆，叫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連馬五口。你看他在那處，與我把他拿來。』銀角道：『我們要喫人，那裏不撈幾個。這和尚到得那裏，讓他去罷。』金角道：『你不曉得，我當年出天界，嘗聞得人言：唐僧乃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點元陽未泄，有人喫他肉，延壽長生哩。』銀角道：『若是喫了他肉，就可以延壽長生，我們打甚麼坐，立甚麼功，煉甚麼龍與虎，配甚麼雌與雄？只該喫他去了。等我去拿他來。』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門，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將來，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當人子。我記得他的模樣，曾將他師徒畫了一個影，圖了一個形，你可拿去。但遇着和尚，以此照驗照驗。』又將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說了。銀角得了圖像，知道姓名，即出洞，點起三十名小怪，便來山上巡邏。

却說八戒連拙，正行處，可的撞見羣魔當面攔住道：『那來的甚麼人？』猓子纔擡起頭來，掀

着耳朵；看見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說是取經的和尙，他就撈了去；只是說走路的。』小妖回報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間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旁邊有聽着指點說話的，道：『大王，這個和尙，像這圖中豬八戒模樣。』叫掛起影神圖來。八戒看見，大驚道：『怪道這些時沒精神哩！原來是他把我的影神傳將來也。』小妖用鎗挑着，銀角用手指道：『這騎白馬的是唐僧。這毛臉的是孫行者。』八戒聽見道：『城隍，沒我便也罷了，豬頭三牲，清醮二十四分。』口裏嘮叨，只管許願。那怪又道：『那黑長的是沙和尙，這長嘴大耳的是豬八戒。』獸子聽見說他，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裏藏了。那怪叫：『和尙，伸出嘴來。』八戒道：『胎裏病，伸不出來。』那怪令小妖使鉤子鉤出來。八戒慌得把個嘴伸出道：『小家形罷了。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鈎怎的？』那怪認得是八戒，掣出寶刀，上前就砍。這獸子舉釘鉞按住道：『我的兒，休無禮看鈞。』那怪笑道：『這和尙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兒子！有些靈性！你怎麼就曉得老爺是半路上出家的？』那怪道：『你會使這鈞，一定是在人家園圃中築地，把他這鈞偷將來也。』八戒道：『我的兒，你那裏認得老爺這鈞？我不比那築地的鈞。這是巨齒鑄來，鑲金妝就。我築倒泰山，掀翻大海，你這妖雖有手段，把我一鈞，就要變成九個血窟窿了！』那怪聞言，那裏肯讓，使七星劍，丟開解數，與八戒一往一來，在山中賭關，有二十回合，不分。

勝負。八戒發起狠來，捨死的相迎。那怪見他掉耳朵，噴粘涎，舞釘鈿，口裏唵吟喝喝的，也儘有些慄懼，即回頭招呼小怪，一齊動手。若是一個打一個，其實還好。他見那些小妖齊上，慌了手脚，遮架不住，敗了陣，回頭就跑。原來是道路不平，未曾細看，忽被磁羅藤絆了個踉蹌，掙起來正走，又被一個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撲的又跌了個狗喫屎。被一羣趕上按住，抓鬚毛，揪耳朵，扯着腳，拉着尾，扛扛抬抬，擡進洞去。

却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道：「哥哥啊，拿將一個來了。」老魔喜道：「拿將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兄弟錯拿了。這個和尚沒用。」八戒就綽經說道：「大王，沒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罷。不當人子！」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雖然沒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豬八戒。把他且浸在後邊淨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鹽醃着，曬乾了，等天陰下酒。」八戒聽言道：「蹭蹬啊！撞着個販醃臘的妖怪了！」那小妖把八戒抬進去，拋在水裏不題。

却說三藏坐在坡前，耳熱眼跳，身體不安，叫聲「悟空，怎麼悟能這番巡山，去之久而不來！」行者道：「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哩。」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師父啊，此山若是有怪，他半步難行，一定虛張聲勢，跪將回來報我。想是無怪，路途平淨，他一直去了。」三藏道：「假若真個去了，却

在那裏相會？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行者道：「師父莫慮，且請上馬。那獸子有些懶惰，斷然走的遲慢。你把馬打動些兒，我們定趕上他，一同去罷。」真個唐僧上馬，沙僧挑擔，行者前面引路上山。

却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兄弟，你既拿了八戒，斷然就有唐僧。再去巡巡山來，切莫錯過他去。」二魔道：「就行，就行。」你看他急點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邏。正走處，只見祥雲縹緲，瑞氣盤旋。二魔道：「唐僧來了。」衆妖道：「唐僧在那裏？」二魔道：「好人頭上祥雲照頂，惡人頭上黑氣沖天。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這祥雲縹緲。」衆怪都不看見，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又一指，又打個寒噤。一連指了三指，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心神不寧道：「徒弟啊，我怎麼打寒噤麼？」沙僧道：「打寒噤想是傷食病發了。」行者道：「胡說，師父是走着這深山峻嶺，必然小心虛驚。莫怕！莫怕！等老孫把棒打一路與你壓壓驚。」好行者，理開棒，在馬前丟幾個解數，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盡按那六韜三略，使起神通。那長老在馬上觀之，真個是寰中少有，世上全無。剖開路一直前行，險些兒不謊倒那怪物。他在山頂上看見，魂飛魄喪，忽失聲道：「幾年間聞說孫行者，今日纔知話不虛傳果是真！」衆怪上前道：「大王，怎麼長他人之志氣，滅

自己之威風，你誇誰哩？」二魔道：「孫行者神通廣大，那唐僧喫他不成。」衆怪道：「大王，你沒手段，等我們着幾個去報大大王，教點起本洞大小兵來，擺開陣勢，合力齊心，怕他走了那裏去！」二魔道：「你們不會見他那條鐵棒有萬夫不當之勇，我洞中不過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衆妖道：「這等說，唐僧喫不成，却不把猪八戒拿了？如今送還他罷。」二魔道：「拿便也不會錯拿，送便也不好輕送。唐僧終是要喫，只是眼下還尙不能。」衆妖道：「這般說，還過幾年麼？」二魔道：「也不消幾年。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不可惡取。若要倚勢拿他，開也不得一開。只可以善去感他，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計，可以圖之。」衆妖道：「大王如定計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們都各回本寨，但不許報與大王知道。若是驚動了他，必然走了風訊，敗了我計策。我自有個神通變化，可以拿他。」衆妖散去，他獨跳下山來，在那道路之旁，搖身一變，變做個年老的道者，脚上血淋淋，口裏啞啞的，只叫「救人救人！」

却說這三藏仗着孫大聖與沙僧，歡喜前來，正行處，只聽得叫「師父救人。」三藏聞得，道：「善哉善哉！這曠野山中，四下裏更無村舍，是甚麼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蟲臚倒的。」這長老兜回俊馬，叫道：「那有難者是甚人可出來？」這怪從草科裏爬出，對長老馬前，乒乓的只管磕頭。三藏在馬上見

他是個道者，却又年紀高大，甚不過意，連忙下馬，攙道：「請起，請起。」那怪道：「疼疼疼！」丟了手看處，只見他脚上流血。三藏驚問道：「先生啊，你從那裏來？因甚傷了尊足？」那怪巧語花言，虛情假意道：「師父啊，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觀宇，我是那觀裏的道士。」三藏道：「你不在本觀中侍奉香火，演習經法，爲何在此閑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道衆釀星散福，來晚，我師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忽遇着一隻斑斕猛虎，將我徒弟銜去，貧道戰兢兢的無奔走，一跤跌在亂石坡上，傷了腿足，不知回路。今日大有天緣，得遇師父，萬望師父大發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觀中，就是典身賣命，一定重謝深恩。」三藏聞言，認爲真實，道：「先生啊，你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雖別，修行之理則同，我不救你啊，就不是出家之輩。救便救你，你却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來，怎生走路？」三藏道：「也罷，也罷。我還走得路，將馬讓與你騎一程，到你上宮，還我馬去罷。」那怪道：「師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膀跌傷，不能騎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梢在我馬上，你馱他一程罷。」沙僧道：「我馱他。」那怪急回頭，抹了他一眼，道：「法師啊，我被那猛虎唬怕了，見這晦氣色臉的師父，愈加驚怕，不敢要他馱。」三藏叫道：「悟空，你馱罷。」行者連聲答應道：「我馱我馱！」

那妖就認定了行者，順順的要他馱，再不言語。沙僧笑道：「這個沒眼色的老道！我馱着不好，顛倒要他馱。他若看不見師父時，三尖石上，把筋都攢斷了你的哩！」行者馱了，口中笑道：「你這個潑魔，怎麼敢來惹我！你也問問老孫是幾年的人兒？你這般鬼話兒，只好瞞唐僧，又好來瞞我。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思是要喫我師父哩。我師父又非是等閒之輩，是你喫的！你要喫他，也須是分多半與老孫是。」那魔聞得行者口中念誦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孫，做了道士，今日不幸，遇着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麼不念北斗經？」三藏正然上馬，聞得此言，罵道：「這個潑猴！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馱他馱兒便罷了，且講甚麼「北斗經」、「南斗經」？」行者聞言道：「這廝造化哩！我那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裏好，我待不馱你，他就怪我。馱便馱，須要與你講開。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說。若在脊梁上淋下來，臊氣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沒人漿洗。」那怪道：「我這般一把子年紀，豈不知你的話說？」行者纔拉將起來，背在身上，同長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上高低不平之處，行者留心慢走，讓唐僧前去。行不上三五里路，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却望不見，心中埋怨道：「師父偌大年紀，再不曉得事體。這好遠路，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恨不得摔了，却又教我馱着這個妖怪！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這般年紀，也死得着了，攢殺

他罷，歇他怎的？」這大聖正算計要攪，原來那怪就知道了，且會遣山，就使一個「移山倒海」的法術，就在行者背上念訣，念動真言，把一座須彌山遣在空中，劈頭來壓行者。這大聖慌得把頭偏一偏，壓在左肩膀上，笑道：「我的兒，你使甚麼重身法來壓老孫哩？這個倒也不怕，只是正擔好挑，偏擔兒難挑。」那魔道：「一座山壓他不住！」却又念呪語，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來壓行者，又把頭偏一偏，壓在右肩膀上，看他挑着兩座大山，飛星來趕師父，那魔頭看見，就嚇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道：「他却會擔山！」又整性情，把真言念動，將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頭壓住行者。那大聖力軟筋麻，遭逢他這泰山下頂之法，只壓得三尸神咋，七竅噴紅，好妖魔使神通壓倒行者，却疾駕長風，去趕唐三藏。就於雲端裏伸下手來，馬上擲人，慌得個沙僧丟了行李，掣出降妖棒，當頭攔住，那妖魔舉一口七星劍，對面來迎。那魔十分兇猛，使口寶劍，流星的解數滾來，把個沙僧戰得軟弱難擔，回頭要走，早被他逼住寶杖，輪開大手，攔住沙僧，挾在左脇下，將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脚尖兒鉤着行李，張開口，咬着馬鬃，使起攝法，把他們一陣風，都拿到蓮花洞裏，厲聲高叫道：「哥哥！這和尚都拿來了！」老魔聞言大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賢弟呀，又錯拿來了也。」二魔道：「你說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使就是唐僧，只是還不會拿住那有手段的孫行者，須是要拿住他，纔好喫唐僧。」

哩。若不拿得他，切莫動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我們若喫了他師父，他肯甘心來那門前噪鬧，莫想能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哥，你也忒會抬舉人。若依你誇獎他，天上少有，地下全無。自我觀之，也只如此，沒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壓在山下，寸步不能舉移，所以纔把唐僧、沙和尚連馬、行李都攝將來也。」那老魔聞言，滿心歡喜道：「造化造化！拿住這廝，唐僧纔是我們口裏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來，且與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喫酒，叫小妖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遂把八戒吊在東廊，沙僧吊在西邊，唐僧吊在中間，白馬拴在槽上，行李收將進去。老魔笑道：「賢弟好手段，兩次捉了三個和尚。但孫行者雖是有山壓住，也須要作個法，怎麼拿他來湊蒸，纔好哩。」二魔道：「兄長請坐，若要拿孫行者，不消我們動手，只教兩個小妖，拿兩件寶貝，把他裝將來罷。」老魔道：「拿甚麼寶貝去？」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紅葫蘆』，你的『羊脂玉淨瓶』。」老魔將寶貝取出道：「差那兩個去？」二魔道：「差精細鬼、伶俐蟲二人去。」吩咐道：「你兩個拿着這寶貝，徑至高山絕頂，將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一聲孫行者，他若應了，就已裝在裏面，隨即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兒，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二小妖叩頭，將寶貝領出去，拿行者不題。

却說那大聖被魔使法壓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災念聖僧，厲聲叫道：『師父啊！想當時你到兩界山，揭了歷帖，老孫脫了大難，秉教沙門，感菩薩賜與法旨，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緣同相，同見同知，那想到了此處，遭逢魔障，又被他遣山壓了！可憐！可憐！你死該當，只難爲沙僧，八戒，與那小龍化馬一場！這正是樹大招風，撼樹人爲名高，喪人！』嘆罷，那珠淚如雨，早驚了山神土地與五方揭諦神衆，會金頭揭諦道：『這山是誰的？』土地道：『是我們的。』『你山下壓的是誰？』土地道：『不知是誰。』揭諦道：『你等原來不知，這壓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麼把山借與妖魔壓他？你們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脫身出來，他肯饒你！就是罪輕，土地也問個擺站，山神也問個充軍，我們也領個大不應是。』那山神土地纔怕道：『委實不知，不知，只聽得那魔頭念起遣山呪法，我們就把山移將來了。誰曉得是孫大聖。』揭諦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罪。」我與你計較，放他出來，不要教他動手打我們。』土地道：『就沒理了，既放出來，又打。』揭諦道：『你不知，他有一條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着的就死，挽着的就傷，磕一磕兒，勛斷，擦一擦兒，皮塌哩！』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懼，與五方揭諦商議了，却來到三山門外，叫道：『大聖，山神土地，五方揭諦，來見。』好行者，他虎瘦雄心還在，自然的氣象昂昂，聲音朗朗，道：『見

我怎的？」土地道：「告大聖得知，遣開山，請大聖出來，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開山，不打你。」
「聲」起去，就如官府發放一般。那衆神念動真言咒語，把山仍遣歸本位，放起行者。行者跳將起來，抖抖土，束束裙，耳後掣出棒來，叫山神土地，「都伸過孤拐來，每人先打兩下，與老孫散散悶！」衆神大驚道：「剛纔大聖已吩咐，恕我等之罪；怎麼出來就變了言語要打？」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道不怕老孫，却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廣大，法術高強，念動真言咒語，拘喚我等在他洞裏，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哩！」行者聽見「當值」二字，却也心驚，仰面朝天，高聲大叫道：「蒼天！蒼天！自那混沌初分，天開地闢，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訪明師，傳授長生秘訣；想我那隨風變化，伏虎降龍，大鬧天宮，名稱大聖，更不會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喚；今日這個妖魔無狀，怎敢把山神土地喚爲奴僕，替他輪流當值？天啊！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

那大聖正感嘆間，又見那山凹裏霞光焰焰而來。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這洞中當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寶貝放光，想是有妖精拿寶貝來降你。」行者道：「這個却好耍子兒啊！我且問你，他這洞中有甚人與他相往？」土地道：「他愛的是燒丹煉藥，喜的是全真道人。」行者道：「怪道他變個老道士，把我師父騙去了。既這等，你都且記打，回去罷。等老孫自家拿他。」

「那衆神俱騰空而散。這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老真人。不多時，那兩個小妖到了。行者將金箍棒伸開，那妖不會防備，絆着脚，撲的一跌，爬起來，纔看見行者，口裏嚷道：『德懶！德懶！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就和比較起來。』行者陪笑道：『比較甚麼？道人見道人，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麼睡在這裏，絆我一跌？』行者道：『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那妖道：『我大王見面錢只要幾兩銀子，你怎麼跌一跌兒做見面錢？你別是一鄉風，決不是我這裏道士。』行者道：『我當真不是。我是蓬萊山來的。』那妖道：『蓬萊山是海島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誰是神仙？』那妖却回噴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識認，言語沖撞，莫怪，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體不踏凡地。』你怎知之？我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個成仙了道的好人。那個肯跟我去？』精細鬼道：『師父，我跟你去。』伶俐蟲道：『師父，我跟你去。』行者明知，故問道：『你二位從那裏來的？』那怪道：『自蓮花洞來的。』『要往那裏去？』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孫行者去的。』行者道：『拿那個？』那怪又道：『拿孫行者。』孫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個孫行者麼？』那妖道：『正是，正是，你也認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無禮，我認得他，我也有些惱他，我與你同拿他去，就當與你助功。』那怪道：『師父，不須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術，遣了三座

大山把他壓在山下，寸步難移，教我兩個拿寶貝來裝他的。」行者道：「是甚寶貝？」精細鬼道：「我的是『紅葫蘆』，他的是『玉淨瓶』。」行者道：「怎麼樣裝他？」小妖道：「把這寶貝的底兒朝天，口兒朝他，叫他一聲，他若應了，就裝在裏面，貼上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行者見說，心中暗驚道：「利害！利害！當時日值功曹報信，說有五件寶貝，這是兩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甚麼東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寶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麼，就於袖中取出兩件寶貝，雙手遞與行者。行者見了，心中暗喜道：「好東西！好東西！我若把尾子一扶，颺的跳起走了，只當是送老孫。」忽又思道：「不好！不好！搶便搶去，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這叫做白日搶奪了。」復遞與他去，道：「你還不會見我的寶貝哩。」那怪道：「師父有甚寶貝也借與我凡人看看壓災？」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變！」卽變做一個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紅葫蘆，自腰裏拿將出來，道：「你看我的葫蘆麼？」那伶俐蟲接在手，看了道：「師父，你這葫蘆長大，有樣範，好看，却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這兩件寶貝，每一個可裝千人哩。」行者道：「你這裝人的，何足稀罕？我這葫蘆，連天都裝在裏面哩。」那怪道：「就可以裝天？」行者道：「當真的裝天。」那怪道：「只怕是謊，就裝與我們看看纔信；不然，決不信心。」行者道：

「天若惱着我，一月之間，常裝他七八遭；不惱着我，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伶俐蟲道：「哥哥，裝天的寶貝，與他換了罷。」精細鬼道：「他裝天的，怎肯與我裝人的相換？」伶俐蟲道：「若不肯啊，貼他這個淨瓶也罷。」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蘆換葫蘆，餘外貼淨瓶，一件換兩件，其實甚相應！」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蟲道：「裝天可換麼？」那怪道：「但裝天就換；不換我是你的兒子！」行者道：「也罷，也罷，我裝與你們看看。」好大聖，低頭捻訣，念個呪語，叫那日遊神，夜遊神，五方揭諦神，「即去與我奏上玉帝，說老孫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經，路阻高山，師逢苦厄，妖魔那寶，吾欲誘他折之，萬千拜上，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以助成功。若道半聲不肯，即上靈霄殿，動起刀兵！」那日遊神竟至南天門裏，靈霄殿下，啟奏玉帝，備言前事。玉帝道：「這個潑猴頭，出言無狀，前者觀音來說放了他，保護唐僧，朕這裏又差五方揭諦，四值功曹，輪流護持，如今又借天裝，天可裝乎？」纔說裝不得，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奏道：「萬歲，天也裝得。」玉帝道：「天怎樣裝？」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天是一團清氣，而扶搖天宮闕，以理論之，其實難裝；但只孫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誠所謂泰山之福緣，海深之善慶，今日當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請降旨意，往北天門間，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門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閉了，對面不見人，捉白不見黑，哄那怪道，只

說裝了天，以助行者成功。」玉帝聞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來北天門，見真武，備言前事。那祖師隨將旗付太子。早有遊神急降大聖耳邊道：「哪吒太子來助功了。」行者仰面觀之，只見祥雲繚繞，果是有神，却回頭對小妖道：「裝天罷。」小妖道：「要裝就裝，只管『阿綿花屎』怎的？」行者道：「我方纔運神念呢來。」那小妖都睜着眼，看他怎麼樣裝天。這行者將一個假葫蘆兒拋將上去。你想這是一根毫毛變的，能有多重？被那山頂上風吹去，飄飄蕩蕩，足有半個時辰，方纔落下。只見那南天門上，哪吒太子，把皂旗撥喇喇展開，把日月星辰俱遮閉了。真是乾坤墨染就，宇宙靛裝成。二小妖大驚道：「纔說話時，只好向午，這怎麼就黃昏了？」行者道：「天既裝了，不辨時候，怎不黃昏？」如何又這等樣黑？」行者道：「日月星辰都是在裏面，外却無光，怎麼不黑？」小妖道：「師父，你在那廂說話哩？」行者道：「我在你面前不是？」小妖伸手摸着道：「只見說話，更不見面目。師父，此間是甚麼去處？」行者又哄他道：「不要動脚，此間乃是渤海岸上。若塌了脚，落下去啊，七八日還不得到底哩！」小妖大驚道：「罷罷罷！放了天罷。我們曉得是這樣裝了。若弄一會子，落下海去，不得歸家。」好行者，見他認了真實，又念呪語，驚動太子，把旗捲起，却早見日光正午。小妖笑道：「妙啊！妙啊！這樣好寶貝，若不換啊，誠爲不是養家的兒子。」那精細鬼交了葫蘆，伶俐蟲拿出淨瓶，一齊兒遞與行者。

行者却將假葫蘆兒遞與小妖換了。既換了寶貝，却又幹事找絕。臍了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個銅錢。叫道：『小童，你拿這個錢去買張紙來。』小妖道：『何用？』行者道：『我與你寫個合同文書。你將這兩件裝人的寶貝換了我一件裝天的寶貝，急人心不平，向後去日久年深，有甚反悔不便，故寫此各執爲照。』小妖道：『此間又無筆墨，寫甚文書？我與你賭個咒罷。』行者道：『怎麼樣賭？』小妖道：『我兩件裝人之寶，貼換你一件裝天之寶，若有返悔，一年四季遭瘟。』行者笑道：『我是決不反悔；如有反悔，也照你四季遭瘟。』說了誓，將身一縱，把尾巴趨了一趨，跳在南天門前謝了哪吒太子摩旗相助之功。太子回宮繳旨，將旗送還真武不題。這行者佇立霄漢之間，觀看那個小妖。

却說那兩個小妖，將假葫蘆拿在手中，爭看一會，忽抬頭不見了行者。伶俐蟲道：『哥啊，神仙也會打誑語。他說換了寶貝，度我等成仙，怎麼不辭就去了？』精細鬼道：『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他敢去得成，拿過葫蘆來，等我裝裝天，也試演試演看。』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撲的就落將下來。慌得個伶俐蟲道：『怎麼不裝不裝！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精細鬼道：『不要胡說！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怎生得出拿過來，等我念他那幾句咒兒裝了看。』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口中念道：『若有半聲不肯，就上靈霄殿上，動起刀兵。』念不了，撲的又落將下來。

兩妖道：『不裝！不裝！一定是個假的！』

正嚷處，孫大聖在半空裏聽得明白，看得真實，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緊要處走了風訊，將身一抖，把那變葫蘆的毫毛，收上身來，弄得那兩個妖四手皆空。精細鬼道：『兄弟，拿葫蘆來！』伶俐蟲道：『你拿着的，天呀！怎麼不見了？』都去地下亂摸，草裏胡尋，那裏得有二妖嚇得呆呆掙掙道：『怎的好！怎的好！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教拿孫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連寶貝都不見了。我們怎敢去回話？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蟲道：『我們逃了罷！』精細鬼道：『往那裏走麼？』伶俐蟲道：『不管那裏走罷。若回去說沒寶貝，斷然是送命了！』精細鬼道：『不要走，還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他若肯將就，留得性命；說不過，就打死，還在此間。莫弄得兩頭不着，去來！去來！』

那怪商議了，轉步回山。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又搖身一變，變作蒼蠅兒，飛下去，跟着小妖。他道他既變了蒼蠅，那寶貝却放在何處？如丟在路上，藏在草裏，被人看見拿去，却不是勞而無功？他還帶在身上，帶在身上啊，蒼蠅不過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來他。那寶貝與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意佛寶，隨身變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他嚶的一聲飛下去，跟定那怪。不一時，到了洞裏，只見

那兩個魔頭，坐在那裏飲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釘在那門櫃上，側耳聽着。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們來了？」小妖道：「來了。」又問：「拿着孫行者否？」小妖叩頭，不敢聲言。老魔又問，又不敢應，只是叩頭。問之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萬千死罪，赦小的萬千死罪。我等執着寶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萊山一個神仙。他問我們那裏去，我們答道：「拿孫行者去。」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他也惱他，要與我們幫工。是我們不會叫他幫工，却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與他說了。那神仙也有個葫蘆，善能裝天。我們也是妄想之心，養家之意。他的裝天，我的裝人。與他換了罷。原說葫蘆換葫蘆，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誰想他仙家之物，近不得凡人之手。正試演處，就連人都不見了。萬望饒小的們死罪。」老魔聽說，暴躁如雷道：「罷了！罷了！這就是孫行者假妝神仙騙哄去了！那猴頭神通廣大，處處人熟，不知那個毛神放他出來，騙去寶貝。」二魔道：「兄長息怒。叵耐那猴頭着然無禮。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罷，怎麼又騙寶貝？我若沒本事拿他，永不在西方路上爲怪。」老魔道：「怎生拿他？」二魔道：「我們有五件寶貝，去了兩件，還有三件，務要拿住他。」老魔道：「還有那三件？」二魔道：「還有「七星劍」與「芭蕉扇」在我身邊；那一條「幌金繩」在壓龍山壓龍洞老母親那裏收着哩；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母親來喫唐僧肉，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老魔道：「差那個去？」

「二魔道：『不差這樣廢物去！』將精細鬼，伶俐蟲，一聲喝起。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會打，罵也不會罵，却就饒了。』二魔道：『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倚海龍來。』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都要小心。』俱應道：『小心。』却要仔細。』俱應道：『仔細。』又問道：『你認得老奶奶家麼？』又俱應道：『認得。』『你既認得，你快走動，到老奶奶處，多多拜上，說請喫唐僧肉哩；就着帶幌金繩來，要拿孫行者。』二怪領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旁，一一聽得明白。他展開翅，飛將去，趕上巴山虎，釘在他身上。行經二三里，就要打殺他兩個，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難事？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繩，又不知住在何處。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好行者，嚶的一聲，躲離小妖，讓他先行有百十步，却又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小妖兒，戴一頂狐皮帽子，將虎皮裙子倒插上來勒住，趕上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倚海龍回頭問道：『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好哥哥，連自家人也認不得？』小妖道：『我家沒有你。』行者道：『怎麼沒我？你再認認我。』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會相會。』行者道：『正是，你們不會會着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外班長官，是不會會。你往那裏去？』行者道：『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喫唐僧肉，教他就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緩，有些貪頑，誤了正事，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小妖見說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飛跑。一氣又跑有

八九里，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們離家有多少路了？』小怪道：『有十五六里了。』行者道：『還有多遠？』倚海龍用手指道：『烏林子裏就是。』行者抬頭見一帶黑林不遠，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裏外，却立定步，讓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鐵棒，走上前，着腳後一刮，可憐忒不禁打，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却拖着腳，藏在路旁深草窩裏，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巴山虎，自身却變做個倚海龍，假妝做兩個小妖，竟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這叫做七十二變神通大，指物騰挪手段高。三五步，跳到林子裏，正找尋處，只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不敢擅入，只得吆叫一聲：『開門！開門！』早驚動那把門的一個女怪，將那半扇兒開了，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裏差來請老奶奶的。』女怪道：『進去。』到了二層門下，閃着頭，往裏觀看，只見那正當中坐着一個雪鬢蓬鬆，星光晃亮的老媽媽兒，孫大聖見了，不敢進去，只在二門外，作着臉，脫脫的哭起來，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也不便哭。況先哄了他的寶貝，又打死他的小妖，却爲何而哭？他當時曾下九鼎油鍋，就燻了七八日，也不會有一點淚兒，只爲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他就淚出痛腸，放眼便哭。心却想道：『老孫既顯手段，變做小妖，來請這老怪，沒有個直直的點了說話之理，一定見他叩頭纔是我爲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個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觀音，兩界山師父救了我，我拜了

他四拜，爲他使碎六葉連肝肺，用盡三毛七孔心。一卷經能值幾何？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跑拜，必定走了風訊。苦啊！算來只爲師父受困，故使我受辱於人。到此際也沒及奈何，撞將進去，朝上跪下道：『奶奶叩頭。』那怪道：『我兒起來。』行者暗道：『好好好！叫得結實。』老怪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平頂山蓮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來請奶奶去喫唐僧肉，教帶幌金繩，要拿孫行者哩。』老怪大喜道：『好孝順的兒子！』就去叫抬出轎來。行者道：『我的兒啊！妖精也抬轎！』後壁廂即有兩個女怪，抬出一頂香簾轎，放在門外，掛上青絹緯幔。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轎裏。後有幾個小女妖，捧着減粧，端着鏡架，提着手巾，托着香盒，跟隨左右。那老怪道：『你們來怎的？我往自家兒子去處，愁那裏沒人伏侍，要你們去獻勤塌嘴，都回去關了門看家！』那幾個小妖果俱回去，止有兩個抬轎的。老怪問道：『那差來的叫做甚麼名字？』行者連忙答應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龍。』老怪道：『你兩個前走，與我開路。』行者暗想道：『可是晦氣，經倒不會取得，且來替他做皂隸！』却又不肯抵強，只得向前引路，大四聲喝起。行了五六里遠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轎的到了。行者道：『路歇歇如何？壓得肩頭疼啊。』小怪那知甚麼訣竅，就把轎子歇下。行者在轎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變做一個大燒餅，抱着啃。轎夫道：『長官，你喫的是甚麼？』行者道：『不好說。這遠的路，來

請奶奶沒些兒賞賜，肚裏餓了，原帶來的乾糧，等我喫些兒再走。」轎夫道：「把些兒我們喫喫。」行者道：「來麼，都是一家人，怎麼計較？」那小妖不知好歹，圍住行者，分其乾糧，被行者掣出棒，着頭一磨，一個揸着的，打得稀爛；一個擦着的，不死還哼。那老怪聽得人哼，轎子裏伸出頭來看時，被行者跳到轎前，劈頭一棍，打了個窟窿，腦漿迸流，鮮血直冒。拖出轎來看處，原是個九尾狐狸。行者笑道：「這孽畜叫甚麼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該稱老孫做上太祖公公是！」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籠在袖裏，歡喜道：「那潑魔縱有手段，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却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個巴山虎，倚海龍；又拔兩根，變做兩個抬轎的；他却變做老奶奶模樣，坐在轎裏，將轎子抬起，竟回本路。不多時，到了蓮花洞口，那毫毛變的小妖，俱在前道：「開門開門！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道：『巴山虎，倚海龍，來了！』」毫毛道：「來了！」你們請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轎內的不是？」小怪道：「你且住，等我進去先報。」報道：「大王，奶奶來耶。」兩個魔頭聞說，即命排香案來接。行者聽得，暗喜道：「造化也！輪到我爲人了！我先變小妖，去請老怪，磕了他一個頭；這番來，我變老怪，是他母親，定行四拜之禮。雖不怎的好道也，賺他兩個頭兒！」好大聖，下了轎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那把門的小妖，把空轎抬入門裏，他却隨後徐行。那般嬌嬌管管，扭扭捏捏，就像那老怪的行動，竟自進

去。又只見大小羣妖，都來跪接。鼓樂簫韶，一派響亮。博山爐裏，靄靄香煙。他到正廳上，南面坐下。兩個魔頭，雙膝跪倒，朝上叩頭，叫道：『母親，孩兒拜揖。』行者道：『我兒起來。』

却說豬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聲。沙僧道：『二哥好啊！吊出笑來也。』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就要蒸喫。原來不是奶奶，是舊話來了。』沙僧道：『甚麼舊話？』八戒笑道：『弼馬溫來了。』沙僧道：『你怎麼認得是他？』八戒道：『彎倒腰，叫「我兒起來」，那後面就掬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沙僧道：『且不要言語，且聽他說甚麼話。』八戒道：『正是，正是。』那孫大聖坐在中間，問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魔頭道：『母親啊，連日兒等少禮，不曾孝順得。今早愚兄弟，拿得東土唐僧，不敢擅喫，請母親來獻生，好蒸與母親喫了延壽。』行者道：『我兒，唐僧的肉，我倒不喫；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將下來，整治整治我下酒。』那八戒聽見，慌了道：『遭瘟的！你來爲割我耳朵的，我喊出來，不好聽啊。』噫！只爲獸子一句通情話，走了猴王變化的風。那裏有幾個巡山的小怪，把門的衆妖，都撞將進來，報道：『大王，禍事了！孫行者打殺奶奶，假裝來耶。』魔頭聞此言，那容分說，掣七星寶劍，望行者劈面砍來。好大聖，將身一幌，只見滿洞紅光，預先走了。似這般手段，着實好耍子。正是那聚則成形，散則

成氣。諷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衆羣精噙指搖頭。老魔道：『兄弟，把唐僧與沙僧，八戒，白馬，行李，都送還那孫行者，閉了是非之門罷。』二魔道：『哥哥，你說那裏話？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施這計策，將那和尚都攝將來；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詭譎，就真送去還他，真所謂畏刀避劍之人，豈大丈夫之所爲也？你且請坐，勿懼。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我雖與他相會一場，却不曾與他比試。取披掛來，等我尋他交戰三合。假若他三合勝我不過，唐僧還是我們之食；如三合我不能勝他，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老魔道：『賢弟說得是。』教取披掛，衆妖抬出披掛，二魔結束齊整，執寶劍，出門外，叫聲：『孫行者，你往那裏走了？』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裏，聞得叫他名字，急回頭觀看，原來是那二魔。只聽得二魔高叫道：『孫行者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我饒你唐僧取經去。』大聖忍不住罵道：『這潑怪物，錯認了你孫外公，趕早兒送還我師父，師弟，白馬，行囊，仍打發我些盤纏，往西走路；若牙縫裏道半個不字，就自家搓根繩兒去罷，也免得你外公動手。』二魔聞言，急縱雲，跳在空中，輪寶劍來刺行者。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半空中，戰了有三十回合，不分勝負。行者暗喜道：『這潑怪物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寶貝，却這般苦苦的與他廝殺，可不誤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多少是好。』又想到：『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隨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應，却又不

『我看你怎麼出去。』那大聖口裏與八戒說話，眼裏却摸着那兩個妖魔，見在裏邊喫酒，有幾個小妖拿盤來盞，執壺釀酒，不住的兩頭亂跑，關防的略鬆了些兒。他見面前無人，就弄神通，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純鋼的剗兒，扳過那頸項的圈子，三五剗，剗做兩段，拔開剗口，脫將出來，拔了一根毫毛，叫變做一個假身，拴在那裏，真身却幌一幌，變做個小妖，立在旁邊。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貨，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問：『那猪八戒吆喝的是甚麼？』行者已變做小妖，上前道：『猪八戒攛道孫行者教變化走了罷，他不肯走，在那裏吆喝哩。』二魔道：『還說猪八戒老實，原來這等不老實，該打二十多嘴根！』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八戒道：『你打輕些兒，若重了些兒，我又喊起，我認得你！』行者道：『老孫變化，也只爲你們，你怎麼倒走了風息？這一洞裏妖精，都認不得，怎的偏你認得？』八戒道：『你雖變了頭臉，還不會變得屁股。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我因此認得是你。』行者隨往後面，演到廚中，鍋底上摸了一把，將兩臂擦黑，行至前邊。八戒看見，又笑道：『那個猴子去那裏混了這一會，弄做個黑屁股來了。』行者仍站在跟前，要偷他寶貝。真個甚有見識。走上廳，對那怪扯個腿子道：『大王，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蹉，磨壞那根金繩，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纔好。』老魔道：『說得是。』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遞與行者行。

者接了帶，把假妝的行者拴住，換下那條繩子，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根假幌金繩，雙手送與那怪。那怪只因貪酒，那會細看，即便收下。這個是大聖騰挪弄本事，毫毛又換幌金繩，得了這件寶貝，急轉身跳出門外，現了原身，高叫『妖怪！』那把門的小妖問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潑魔，說者行孫來了。』那小妖如言報告，老魔大驚道：『拿住孫行者，又怎麼有個者行孫？』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寶貝都在我手裏，等我拿那葫蘆出去，把他裝將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二魔拿了葫蘆，走出山門，忽看見與行者模樣一般，只是略矮些兒，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孫行者的兄弟，聞說你拿了我家兄，却來與你尋事的。』二魔道：『是我拿了，鎖在洞中，你今既來，必要索戰，我也不與你交兵，我且叫你一聲，你敢應我麼？』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聲，我就答應你萬聲。』那魔執了寶貝，跳在空中，把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聲『者行孫。』行者却不敢答應，心中暗想道：『若是應了，就裝進去哩。』那魔道：『你怎麼不應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閉，不曾聽見你高叫。』那怪物又叫聲『者行孫。』行者在底下疊着指頭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孫，真名字可以裝得，鬼名字好道裝不得。』却就忍不住，應了他一聲，嚇的被他吸進葫蘆去，貼上貼兒。原來那寶貝，那管甚麼名字真

假，但綽個應的氣兒，就裝了去也。大聖到他葫蘆裏，渾然烏黑，把頭往上一頂，那裏頂得動，且是塞得甚緊，却纔心中焦躁道：『當時我在山上，遇着那兩個小妖，他曾告誦我說：不拘葫蘆，淨瓶，把人裝在裏面，只消一時三刻，就化爲膿了。敢莫化了我麼？』一條心又想着道：『沒事化不得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煉成個金子心肝，銀子肺腑，銅頭鐵背，火眼金睛，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進去，看他怎的。』二魔拿入裏面道：『哥哥，拿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二魔道：『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裏也。』老魔歡喜道：『賢弟，請坐。不要動，只等搖得響，再揭帖兒。』行者聽得道：『我這般一個身子，怎麼便搖得響？只除化成稀汁，纔搖得響，是我撒泡溺罷。他若搖得響時，一定揭帖起蓋，我乘空走他娘罷。』又思道：『不好，不好，溺雖可響，只是污了這直鬚。等他搖時，我但聚下唾津漱口，稀瀉呼喇的，哄他揭開，老孫再走罷。』大聖作了準備，那怪貪酒不搖。大聖作個法，意思只是哄他來搖，忽然叫道：『天呀！孤拐都化了。』那魔也不搖。大聖又叫道：『娘啊！連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時，都化盡矣。揭起帖兒看看。』那大聖聞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變！』變作個半截的身子，在葫蘆底上，真身却變做個螞蟥蟲兒，釘在那葫蘆口邊。只見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時，大聖早已飛出，打個滾，又變做個倚海龍。倚海龍却是原去請老奶奶的那個小

妖，他變了！站在旁邊，那老魔板着葫蘆口，張了一張，見是個半截身子動，他也不認真，慌忙叫：『兄弟，蓋上！蓋上！還不會化得了哩！』二魔依舊貼上，大聖在旁暗笑道：『不知老孫已在此矣！』那老魔拿了壺，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近前雙手遞與二魔道：『賢弟，我與你遞個鍾兒。』二魔道：『兄長，我們已喫了這半會酒，又遞甚鍾？』老魔道：『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猶可；又索了孫行者，裝了行者，孫如此功勞，該與你多遞幾鍾。』二魔見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隻手托着葫蘆，一隻手不敢去接，却把葫蘆遞與倚海龍，雙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龍是孫行者變的。你看他端葫蘆，慇懃奉侍。二魔接酒喫了，也要回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這裏陪你一杯罷。』兩人只管謙遜。行者頂着葫蘆，眼不轉睛，看他兩個左右傳杯，全無計較，他就把個葫蘆摠入衣袖，拔根毫毛，變個假葫蘆，一樣無二，捧在手中，那魔遞了一會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過寶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飲酒。孫大聖撒身走過，得了寶貝，籠在袖中，喜道：『潑魔苦苦用心拿我，誠所謂水中撈月；老孫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藏着葫蘆，密密的溜出門外，現了本相，厲聲高叫道：『精怪開門！』旁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來吆喝？』行者道：『快報與你那老潑魔，吾乃行者孫來也。』那小妖急入裏報道：『大王，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老魔大驚道：『賢弟，不好了！惹動他一窩風了！』喚金繩現拴着孫行者，葫蘆裏現裝

着者行孫？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想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二魔道：「兄長放心：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我纔裝了行者孫一個，又怕那甚麼行者孫等我去看看，一發裝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你看那二魔拿着個假葫蘆，還像前番，雄糾糾，氣昂昂，走出門，高呼道：「你是那裏人氏，敢在此間吆喝？」行者道：「你認不得我？家居花果山，祖貫水簾洞，也曾鬧過天宮的便是。」那魔說：「你且過來：我不與你相打；但我叫你一聲，你敢應麼？」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應了；我若叫你，你可應麼？」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個寶貝葫蘆，可以裝人；你叫我，却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個葫蘆兒。」那魔道：「既有，拿出來我看。」行者就於袖中取出葫蘆道：「潑魔，你看！」幌一幌，復藏在袖中，恐他來搶。那魔見了，大驚道：「他葫蘆是那裏來的？怎麼就與我的一般？縱是一根藤上結的，也有個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却怎麼一般無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孫，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行者委實不知來歷，接過口來，就問他一句道：「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那魔不知是個見識，只道是句老實言語，就將根本從頭說出道：「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天開地闢，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媧之名，煉石補天，普救閻浮世界，補到乾宮缺地，見一座崑崙山脚下，有一縷仙藤，上結着這個紫金紅葫蘆，却是老君留下到如今。」大聖聞言，就綽了他口氣道：「我的葫蘆，也是那裏來的。」魔頭道：「怎見

得？」大聖道：「自清濁初開，天不資西北，地不滿東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媧，補完天缺，行至崑崙山下，有根仙藤，藤結有兩個葫蘆。我得一個是雄的，你那個却是雌的。」那怪道：「莫說雌雄，但只裝得人的，就是好寶貝。」大聖道：「你也說得是，我就讓你先裝。」那怪甚喜，急縱身跳將起去，到空中，執着葫蘆，叫一聲「行者孫！」大聖聽得，却就不歇氣，連應了八九聲，只是不能裝去。那魔墜將下來，跌脚搥胸道：「天哪！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輪到老孫該叫你哩。」急縱筋斗，跳起去，將葫蘆底兒朝天，口兒朝地，照定妖魔，叫聲「銀角大王。」那怪不敢閉口，只得應了一聲，條的裝在裏面，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兒，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他要按落雲頭，拿着葫蘆，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師父。又往蓮花洞口而來。那山上都是些窪踏不平之路；況他又是個圈盤腿，拐呀拐的走着，搖的那葫蘆裏漶漶索索，響聲不絕。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體，急切化他不得；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不過是些法術，大端是凡胎未脫，到於寶貝裏就化了。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笑道：「我兒子啊，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也不揭蓋來看。忙怎的有甚要緊？想着我出來的容易，就該千年不看纔好！」他拿着葫蘆，說着話，不覺的

到了洞口，把那葫蘆搖搖一發響了。他道：「這個像發課的笛子響，倒好發課。等老孫發一課，看師父甚麼時纔得出門。」你看他手裏不住的搖，口裏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那洞裏小妖看見道：「大王，禍事了！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裏發課哩！」

那老魔聞得此言，唬得魂飛魄散，骨軟筋麻，撲的跌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我和你私離上界，轉託塵凡，指望同享榮華，永爲山洞之主；怎知爲這和尚，傷了你的性命，斷吾手足之情！」滿洞羣妖，一齊痛哭。豬八戒吊在梁上，聽得他一家子齊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豬講與你聽。先來的孫行者，次來的者行孫，後來的行者孫，返復三字，都是我師兄一人。他有七十二變化，騰挪進來，盜了寶貝，裝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必這等扛喪，快些兄，刷淨鍋竈，辦些香蕈，蕨菜，茶芽，竹笋，豆腐，麵筋，木耳，蔬菜，請我師徒們下來，與你令弟念卷「受生經」。」那老魔聞言，心中大怒道：「只說豬八戒老實，原來甚不老實！他倒作笑話兒打觀我！」叫：「小妖，且休舉哀，把豬八戒解下來，蒸得稀爛，等我喫飽了，再去拿孫行者報仇。」沙僧埋怨八戒道：「好麼！我說教你莫多話，多話的要先蒸喫哩！」那馱子也儘有幾分悚懼。旁有一小妖道：「大王，豬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彌陀佛！是那一位哥哥積陰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個妖道：「將他皮剝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

皮骨雖然粗糙，湯滾就爛。櫥戶櫥戶！」

正嚷處，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報道：「行者孫又罵上門來了！」那老魔又大驚道：「這厮輕我無人！」叫：「小的們，且把豬八戒照舊吊起，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老魔問：「是那三件？」管家的道：「還有「七星劍」、「芭蕉扇」與「淨瓶。」」老魔道：「淨瓶子不中用，原是叫人應了，就裝得，轉把個口訣兒教了那孫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不用他，放在家裏，快將劍與扇子拿來。」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把七星劍提在手中，又點起大小羣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個個拈鎗弄棒，理索輪刀。這老魔却頂盔貫甲，單一領赤燄燄的紅袍。羣妖擺出陣去，要拿孫大聖。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裏面，却將他緊緊拴扣，撒在腰間，手持着金箍棒，準備廝殺。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跳出門來，罵道：「你這猴子，十分無禮！害我兄弟，傷我手足，着實可恨！」行者罵道：「你這討死的怪物！你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似我師父，師弟，連馬四個生靈，平白的吊在洞裏，我心何忍？情理何甘？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多多貼些盤費，喜喜歡歡打發老孫起身，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說，舉寶劍劈頭就砍。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他把那劍梢一指，

叫聲『小妖齊來！』那三百餘精，一齊擁上，把行者圍在核心。好大聖，公然無懼，使一條棒，左衝右撞，後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綿絮纏身，攙腰扯腿，莫肯退後。大聖慌了，即使個身外身法，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噴去，喝聲叫『變！』一根根都變做行者。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齊聲喊道：『大王啊，事不諧矣！難矣乎哉！滿地盈山，皆是孫行者了！』被這身外法把羣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趕得東奔西走，出路無門。那魔慌了，將左手擎着寶劍，右手伸於項後，取出芭蕉扇子，望東南丙丁火，正對離宮，唵喇的一扇子，搥將下來，只見那就地，火光燄燄。原來這般寶貝，平地搥出火來。那怪物着實無情：一連搥了七八扇子，燻天熾地，烈火飛騰。大聖見此惡火，却也心驚膽顫，道聲『不好了！我本身可處，毫毛不濟：一落這火中，豈不真如燎毛之易？』將身一抖，遂將毫毛收上身來。只將一根變作假身子，避火逃災，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訣，縱筋斗，跳將上去，脫離了大火之中，竟奔他蓮花洞裏；想着要救師父，急到門前，把雲頭按落，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十個小妖，都破頭折腳，肉綻皮開。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都在這裏聲聲喚喚，忍疼而立。大聖見了，按不住惡性兇頑，輪起鐵棒，一路打將進去。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依然是塊舊皮毛。那大聖打絕了小妖，撞入洞裏，要解師父，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燄燄，唬得他手慌腳忙，道：『罷了罷了！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

老孫却難救師父也！」正恐懼處，仔細看時，呀！原來不是火光，却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裏視之，乃「羊脂玉淨瓶」放光，却自心中歡喜道：「好寶貝耶！這瓶子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孫得了，不想那怪又復搜去；今日藏在這裏，原來也放光！」你看他竊了這瓶子，喜喜歡歡，且不救師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纔出門，只見那妖魔提着寶劍，拿着扇子，從南而來。孫大聖迴避不及，被那老魔舉劍劈頭就砍。大聖急縱筋斗雲，跳將起去，無影無踪的逃了不題。

却說那怪到得門口，但見屍橫滿地，就是他手下的羣精。慌得仰天長嘆，止不住放聲大哭道：「苦哉！痛哉！」那老魔慚惶不已，一步一聲，哭入洞內，只見那什物傢伙俱在，只落得靜悄悄，沒個人形；悲切切，愈加悽慘；獨自個坐在洞中，踢伏在那石案之上，將寶劍斜倚案邊，把扇子插於肩後，昏昏默默睡着了。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來睡睡多。」

話說孫大聖撥轉筋斗雲，竚立山前，想着要救師父，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竟來洞口打探。見那門開兩扇，靜悄悄的，不聞消耗，隨即輕輕移步，潛入裏邊。只見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着，芭蕉扇褪出肩衣，半蓋着腦後，七星劍還斜倚案邊，却被他輕輕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頭，呼的一聲，跑將出去。原來這扇柄兒刮着那怪的頭髮，早驚醒他，抬頭看時，是孫行者偷了，急慌忙執劍來趕。那大聖早已

跳出門前，將扇子撒在腰間，雙手輪開鐵棒，與那魔抵敵。戰經三四十合，天將晚矣，抵敵不住，敗下陣來，竟往西南上，投奔壓龍洞去不題。

這大聖纔按落雲頭，闖入蓮花洞裏，解下唐僧與八戒沙和尚來。他三人脫得災危，謝了行者，却問：『妖魔那裏去了？』行者道：『二魔已裝在葫蘆裏，想是這會子已化了；大魔纔然一陣戰敗，往西南壓龍山去訖；概洞小妖，被老孫分身法打死一半，還有些敗殘回的，又被老孫殺絕；方纔得入此處，解放你們。』唐僧謝之不盡道：『徒弟啊，多虧你受了勞苦！』行者笑道：『誠然勞苦，你們還只是吊着受疼，我老孫再不會住腳，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反復裏外，奔波無已。因是偷了他的寶貝，方能平退妖魔。』豬八戒道：『師兄，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大聖先將淨瓶解下，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然後把葫蘆兒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曾裝了老孫，被老孫漱口，哄得他揚開蓋子，老孫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揭蓋，只怕他也會弄喧走了。』師徒們喜喜歡歡，將他那洞中的米麵菜蔬尋出，燒了鍋竈，安排些素齋喫了，飽餐一頓，安寢洞中，一夜無詞。

早又天曉，却說那老魔徑投壓龍山，會聚了大小女怪，備言打殺母親，裝了兄弟，絕滅妖兵，偷騙寶貝之事。衆女妖一齊大哭，哀痛多時，道：『你等且休悽慘，我身邊還有這口七星劍，欲會汝等女兵，

都去壓龍山後，會借外家親戚，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說不了，有門外小妖報道：「大王，山後老舅爺帥領若干兵卒來也。」老魔聞言，急換了縞素孝服，躬身迎接。原來那老舅爺是他母親之弟，名喚孤阿七大王。因聞得哨山的妖兵報道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假變姐形，盜了外甥寶貝，連日在平頂山拒敵，他却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特來助陣；故此先攏姐家問信。纔進門，見老魔掛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拜下，備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即命老魔換了孝服，提了寶劍，盡點女妖，合同一處，縱風雲，徑投東北而來。

這大聖却教沙僧整頓早齋，喫了走路。忽聽得風聲，走出門看，乃是一夥妖兵，自西南上來。行者大驚，急抽身，忙呼八戒道：「兄弟，妖精又請救兵來也。」三藏聞言，驚恐失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放心！把他這寶貝都拿來與我。」大聖將葫蘆，淨瓶，繫在腰間，金繩籠於袖內，芭蕉扇插在肩後，雙手輪着鐵棒，教沙僧保守師父，穩坐洞中；着八戒執釘鈿，同出洞外迎敵。那怪物擺開陣勢，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他生的玉面長鬚，鋼眉刀耳；頭戴金煉盔，身穿鎖子甲，手執方天戟，高聲罵道：「我把你個大膽的潑猴！怎敢這等欺人！偷了寶貝，傷了眷族，殺了妖兵，又敢久占洞府，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罵道：「你這夥作死的毛團，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不要

走領吾一棒！那怪物側身躲過，使方天戟劈面相迎。兩個在山頭上一來一往，戰經三四回合，那怪力軟，敗陣回走。行者趕來，却被老魔接住。又鬪了三合，只見那狐阿七復轉來攻。這壁廂八戒見了，急掣九齒鉞攔住。一個抵一個，戰經多時，不分勝敗。那老魔喝了一聲，衆妖兵一齊圍上。

却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裏，聽得喊聲振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何如。』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喝一聲，撞將出去，打退羣妖。阿七見事勢不利，回頭就走。被八戒趕上，照背後一鉞，就築得九點鮮紅往外冒，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急拖來剝了衣服看處，原來也是個狐狸精。那老魔見傷了他老舅，丟了行者，提起寶劍，就劈八戒。八戒使鉞架住，正賭鬪間，沙僧撞近前來，舉杖便打。那妖抵敵不住，縱風雲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緊緊趕來。大聖見了，急縱雲跳在空中，解下淨瓶，罩定老魔，叫聲『金角大王』。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就回頭應了一聲；颺的裝將進去，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貼子。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也歸了行者。八戒迎着道：『哥哥，寶劍你得了，精怪何在？』行者笑道：『了了！已裝在我這瓶兒裏也。』沙僧聽說，與八戒十分歡喜。當時掃淨諸邪，回至洞裏，與三藏報喜道：『山已淨，妖已無矣，請師父上馬走路。』三藏喜不自勝。師徒們喫了早齋，收拾了行李馬匹，奔西找路。

正行處，猛見路旁閃出一個瞽者，走上前，扯住三藏馬道：「和尚，那裏去？還我寶貝來！」八戒大驚道：「罷了！這是老妖來討寶貝了！」行者仔細觀看，原來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禮道：「老官兒，那裏去？」那老君急昇玉局寶座，九霄空裏竚立，叫：「孫行者，還我寶貝。」大聖起到空中道：「甚麼寶貝？」老君道：「葫蘆是我盛丹的淨瓶；是我盛水的寶劍；是我煉魔的扇子；是我搨火的繩子。是我一根勤袍的帶；那兩個怪：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走下界來，正無覓處，却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績。」大聖道：「你這老官兒，着實無禮。縱放家屬爲邪，該問個鈐束不嚴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錯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託化妖魔，試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大聖聞言，心中作念道：「這菩薩也老大懶懶，當時解逃老孫，教保唐僧西去取經，我說路途艱澀難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親來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措害，語言不的，該他一世無夫。若不是老官兒親來，我決不與他；既是你這等說，拿去罷。」那老君收得五件寶貝，揭開葫蘆與淨瓶蓋口，倒出兩股仙氣，用手一指，仍化爲金銀二童子，相隨左右，只見那霞光萬道，同歸兜率院去了。

却說孫行者按落雲頭，對師父備言菩薩借童子，老君收去寶貝之事。三藏稱謝不已，死心塌地，

辨虔誠，捨命投西，攀鞍上馬。豬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攏着馬頭，孫行者執了鐵棒，剖開路，徑下高山前進。



●通天河

話說陳家莊衆信人等，將豬羊牲醴與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抬至靈感廟裏排下，將童男女設在上首。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正面一個金字牌位，上寫「靈感大王之神」，更無別的神像，衆信擺列停當，一齊朝上叩頭道：「大王爺爺，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陳家莊祭主陳澄等，謹信年甲不齊，謹遵年例，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童女一名陳一秤金，豬羊牲醴，如數奉上大王享用，保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罷，燒了紙馬，各回本宅不題。

那八戒見人散了，對行者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在那裏？」八戒道：「往老陳家睡覺去。」行者道：「馱子又亂談了！既允了他，須與他了這願心纔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馱子，反說我是馱子！只哄他耍耍罷罷，怎麼就與他祭賽，當起真來？」行者道：「爲人爲徹，一定等那大王來喫了，纔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教他降災貽害，反爲不美。」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響。八戒道：「不好了！風響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頃刻間，廟門外來了一個怪物，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問，莊頭是陳澄陳清家。」那怪物攔答，心中疑似道：「這童男膽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語，再問聲，謊了魂，用手去捉，

已是死人。怎麼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陳闌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養乃上年舊規，如今供獻我，當喫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年先喫童男，今年倒要先喫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喫壞例了。』那怪不用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跌子撲的跳下來，現了本相，掣釘鈹，劈手一築，那怪物縮了手，往前就走，只聽得噹的一聲響。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處，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喝聲『趕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端裏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怪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因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靈威，年年要童男女祭養，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捉你這潑物，趁早實實供來！一年喫兩個童男女，你在這裏稱了幾年大王，喫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算還我，饒你死罪！』那怪聞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鈹，未曾打着。他化一陣狂風，鑽入通天河內。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言，徑回廟裏，把那猪羊祭禮，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此時唐長老、沙和尚，共陳家兄弟，正在廳中候信，忽見他二人將猪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裏。三藏迎來問

道：『悟空，祭賽之事何如？』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老十分歡喜，卽命打掃廂房，安排牀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

却說那怪得命，回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小眷族問道：『大王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年煩惱？』那怪道：『當年享畢，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會喫得。造化低，撞着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衆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假變男女，坐在廟裏，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喫他一塊肉，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壞了名聲，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鱖婆，對怪物跏跏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謀，合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共席享之。』鱖婆拜謝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攪海翻江之勢力，不知可會降雪？』那怪道：『會降。』又道：『既會降雪，不知可爲作冷結冰？』那怪道：『更會！』鱖婆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鱖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盡皆凍結，着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於路口，背

包持傘，擔擔推車，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看見如此人行，斷然踏冰而渡。大王憎坐河心，待他脚踪響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聞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長空，興風作雪，結冷凝凍成冰不題。

却說唐長老師徒四人，歇在陳家莊，將近天曉，師徒們衾寒枕冷，八戒咳嗽打戰，睡不得，叫道：「師兄冷啊！」行者道：「你這獸子，忒不長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麼怕冷？」三藏道：「徒弟，你看，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果然冷也！」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來，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冷哩，却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觀看，形雲密佈，慘霧重浸。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嘆嘔多時，只見陳家老者，着兩個僮僕，掃開道路，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須臾，又送滾茶乳餅，又抬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敘坐。長老問道：「老施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於諸凡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裏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裏交冬節方有之。」

正話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子，請喫粥。粥罷之後，雪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擢大駕親送出關，唐王御手擎杯奉餞，問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了欽限；又怕的是妖魔兇狠，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禪府，昨夜愚徒們略施小惠報答，實指望求一船隻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纔得功成回故土也。』陳老道：『老爺放心，正是多的日子過了，那裏在這幾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送老爺過河。』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喫畢，敝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三藏見品物豐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陳老道：『老爺，感蒙替祭救命之恩，雖逐日設筵奉款，也難酬難謝。』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快，又打掃花園，大盆架火，請去雪洞裏閑耍散悶。八戒笑道：『那老兒忒沒算計，春二三月好賞花園，這等大雪，又冷賞旣何物？』行者道：『猓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遊園，既畢，見那壁上排幾軸名公古畫，却是七賢過關，寒江獨釣，蘇武餐氈，折梅逢使……衆人觀旣良久，就於雪洞裏坐下，對鄰覷道。

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略飲幾杯素酒。』陳老大喜，卽命：『取素果品，燉暖酒，與列位湯寒。』那僮僕卽抬桌圍爐，與兩個鄰叟，各飲了幾杯，收了傢伙，不覺天色將晚，又仍請到廳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凍住了！』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却鄰叟，又晚齋畢，依然歇在廂房。

及次日天曠，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凍住也。』三藏迎着門，朝天禮拜道：『衆位護教大神，弟子一向西來，虔心拜佛，苦歷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於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奏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淨背馬，趁冰過河。陳老又道：『莫忙，待幾日雪融冰解，老拙這裏辦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們，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小介跟隨，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裏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

之物，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願死生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爲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爲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施家主，收拾行囊，卽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啊，常言道：『千日喫了千升米。』今已託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辦船而過。忙中恐有錯也。」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愚見？若是正二月，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凍解？却不又誤了半載行程？」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開口，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馱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漫，怎生試得？」八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鈿，鈿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他是說得有理。」那馱子擦衣拽步，走上河邊，雙手舉鈿，儘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馱子笑道：「去得去得，連底真錮住了。」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衆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做些饒餅饅饅相送。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塗中一飯之敬。」三藏攔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

人財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收了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块，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襯錢，莫教空負二老之意。」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冰上。那馬蹄滑了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八戒道：「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裏得知要稻草包着馬蹄，方纔不滑，免教跌下師父來也。」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却請唐僧上岸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冰而行也。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里遠近，八戒將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師父，你橫此在馬上。」行者道：「這馱子奸詐！錫杖原是你拿的，如何又叫師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會走過冰凌，不曉得。凡是冰凍之上，必有凌眼，倘或躑着凌眼，脫將下去，若沒橫擔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如何鑽得上來？須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馱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長老橫擔說錫杖，行者橫擔着鐵棒，沙僧橫擔着降妖寶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橫着釘鈹，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喫了些乾糧，却又不耐久停，對着星月光華，觀的冰凍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馬不停蹄。師徒們真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喫些乾糧，望西又進。正行時，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險些兒跌倒了白馬。三藏大驚道：「徒弟呀！

怎麼這般響亮？」八戒道：「這河忒也凍得結實，地凌響了。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鋼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僕馬前進，趨行不題。

却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引衆精在於冰下，等候多時，只聽得馬蹄響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通，滑喇的迸開冰凍，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於水內，三人盡皆脫下。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衆精徑回水府，厲聲高叫：「鰍妹何在？」老鰍婆迎門施禮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驢馬難追。」原說聽從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就好味了前言。」教：「小的們，抬過案桌，磨快刀來，把這和尚剖腹剜心，剝皮剮肉，一壁廂響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延壽長生也。」鰍婆道：「大王，且休喫他，恐他徒弟們急來噪鬧。且寧耐兩日，那厮不來急，然後剖開，請大王上坐，衆眷族環列，吹彈歌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在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

却說八戒、沙僧，在水裏撈着行囊，放在白馬身上馱了，分開水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問道：「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處。」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

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回轉東崖，曬刷了馬匹，紵掠了衣裳，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那陳家莊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兄弟卽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裳還溼，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就憂。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法算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曬曬關文，取草料喂着白馬，等我弟兄尋着那廟，救出師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莊人除了後患，庶幾永遠得安生也。』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卽命安排齋供。兄弟三人，飽餐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整兵器，徑赴河邊尋師擒怪。

大聖道：『兄弟，你兩個議定，那一個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還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是山裏妖精，全不用你們費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須要捻着避水訣，或者變化甚麼魚蟹之形，纔去得；若是那般捻訣，却輪不得鐵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兩個是慣水之人，所以要你兩個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雖是去得，但不知

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變作甚麼模樣？或是我馱着你，分開水道，尋着妖怪的巢穴，你先進去打聽打聽。若是師父不會傷損，還在那裏，我們好努力征討。假若不是這怪弄法，或者淹死師父，或者被妖喫了，我等不須苦求，早早的別尋道路，何如？」行者道：「賢弟說得有理。你們那個馱我？」八戒暗喜道：「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來不會水，等老豬馱他，也捉弄他捉弄！」馱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馱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將計就計道：「是，也好，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沙僧剖開水路，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遠近，那馱子捉弄行者。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變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變作一個豬虱子，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裏。八戒正行，忽然打個躑躅，專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攢，撲的跌了一跤。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却就飄起去，無影無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麼說？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裏，便也罷了，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裏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沙僧道：「不好，還得他來。他雖不知水性，他比我們乖巧。若無他來，我不與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裏，忍不住高叫道：「悟淨，老孫在這裏也。」沙僧聽得，笑道：「罷了！這馱子是死了！你怎麼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裏磕頭道：「哥哥，我不是了。待救了師父，上岸陪

禮。你在那裏做聲？就說殺我也！你請現原身出來。我馱着你，再不敢沖撞你了。」行者道：「是你還馱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馱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誦着陪禮，爬起來與沙僧又進行了。又有百十里遠近，忽抬頭望見一座樓臺，上有「水竈之第」四個大字。沙僧道：「這壁廂是妖精住處，我兩個不知虛實，就罵上門索戰。」行者道：「悟淨，那門裏外可有水麼？」沙僧道：「無水。」行者道：「既無水，你再藏隱在左右，待老孫去打聽打聽。」好大聖，爬離了八戒耳朵裏，却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長脚蝦婆。兩三跳跳到門裏，睜眼看時，只見那怪坐在上面，衆水族擺列兩邊，有個斑衣鱗婆坐於側手，都商議要喫唐僧。行者留心，兩邊尋找不見，忽看見一個大肚蝦婆走將來，徑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稱呼道：「姆姆，大王與衆商議要喫唐僧，唐僧却在那裏？」蝦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結冰，昨日坐在宮後石匣中間，只等明日，他徒弟們不來噪鬧，就奏樂享用也。」行者聞言，演了一會，徑尋到宮後，看果有一個石匣，却像人家槽房裏的豬槽，又似人間一口石棺材之樣，量量只有六尺長短，却伏在上面，聽了一會，只聽得三藏在裏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語，側耳再聽，那師父挫得牙響，恨了一聲道：「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時多少水災纏。出娘胎腹洶波浪，拜佛西天墮渺淵。前遇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不知徒弟能來否，可得真經返故園？」行者忍不住叫道：「師父莫恨。水災

經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無土不生，無水不長。」老孫來了！三藏聞得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們擒住妖精，管教你脫難。」三藏道：「快些兒下手，再停一日，足足悶殺我也！」行者道：「沒事，沒事，我也去也！」急回頭，跳將出去，見了原身。那猢猻子與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騙了師父。師父未曾傷損，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你兩個快早鬪戰，讓老孫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個伴輪，引他出來，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們鑿貌辨色。」這行者捻着避水訣，鑽出河中，停立岸邊等候不題。

你看那猪八戒行兇，闖至門前，厲聲高叫：「潑怪物！送我師父出來！」慌得那門裏小妖急報：「大王門外有人要師父哩！」妖邪道：「這定是那潑和尚來了。」教：「快取披掛兵器來！」衆小妖連忙取出，妖邪結束了，執兵器在手，卽命開門，走將出來。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見妖邪頭戴金盔，身披金甲，腰圍寶帶，足踏烟黃，短髮長鬚，手拿一把九瓣赤銅鎚，威靈顯赫，步出門來，隨後有百十個小妖，一個個輪鎗舞劍，擺開兩哨，對八戒道：「你是那寺裏和尚？爲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你前夜與我頂嘴，今日如何推不知來問我？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你弄玄虛，假做甚麼靈感大王，專在陳家莊，要喫童男童女。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你不認

得我麼？」那妖怪道：「你這和尚，甚麼道理！你變做一秤金，該一個冒名頂替之罪。我倒不會喫你，反被你傷了我手背，已此讓了你，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八戒道：「你既讓我，却怎麼又弄冷風，下大雪，凍結堅冰，害我師父快早送我師父出來，萬事皆休！牙迸半個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鈔，決不饒你！」妖怪聞言，微微冷笑道：「這和尚賣此長舌，胡誇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凍河，攝你師父！你今喚上門來，思量取討，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時節，我因赴會，不曾帶得兵器，誤中你傷。你如今且休要走，我與你交敵三合。三合敵得我過，還你師父；敵不過，連你一發喫了！」八戒道：「好乖兒子！正是這等說！仔細看鈔！」妖怪道：「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八戒道：「我的兒，你真個有些靈感，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怪道：「你會使鈔，想是雇在那裏種園，把他釘鈔拐將來也。」八戒道：「兒子，我這鈔，巨齒鑄就，細金裝來，不是那築地之鈔，你且看看我這鈔罷！」那個妖怪，那裏肯信，舉銅鎚劈頭就打。八戒使釘鈔架住道：「你這潑物，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麼認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會使銅鎚，想是雇在那個銀匠家扯爐，被你得了手，偷將出來的。」妖怪道：「這非打銀之鎚，乃九瓣攢成，堅如鋼銳，賽得鎗刀劍戟，莫說你的鈔了。」沙和尚見他兩個攀話，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你得浪言！古人云：『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不要走且

喫我一杖！妖邪使鎚桿架住道：『你也是半路裏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麼認得？』妖邪道：『你這模樣，像一個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認得我像個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麼會使趕麵杖？』沙僧罵道：『你這孽障，是也不會見這般兵器，難知寶杖之名。此杖出自月宮，梭羅仙木，琢磨所成。外邊嵌寶，內裏鑽金，喚做降妖寶杖。此杖一下，頓碎天靈！』那妖邪不容分說，三人變臉，這一場，在水底下好殺，鬪經兩個時辰，不分勝負。豬八戒料道不得贏他，對沙僧丟了個眼色，二人詐敗伴輸，各拖兵器，回頭就走。那怪教：『小的們，扎住在此，等我追趕上這廝，捉將來與汝等湊喫啞！』你看他如風吹敗葉，似雨打殘花，將他兩個趕出水面。那孫大聖在東岸上，眼不轉睛，只看着河邊水勢。忽然見波浪翻騰，喊聲號吼，八戒先跳上岸道：『來了！來了！』沙僧也到岸邊道：『來了！來了！』那妖邪隨後叫：『那裏走！』纔出頭，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閃身躲過，使銅鎚急架相還。一個在河邊湧浪，一個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經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個花，又淬於水裏，遂此風平浪息。行者回轉高岸道：『兄弟們，辛苦啊。』沙僧道：『哥啊，這妖精，他在岸上覺得不濟，在水底也儘利害哩！我與二哥左右齊攻，只戰得個兩平，却怎麼處置，救師父也？』行者道：『不必疑慮，恐被他傷了師父。』八戒道：『哥哥，我這一去哄他出來，你真做聲，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鑽出頭來，却使個

「搗蒜打」照他頂門上着着實實一下！縱然打不死他，好道也謄疼發暈，却等老豬趕上一鉞，管教他了帳！」行者道：「正是正是！這叫做「裏迎外合」，方可濟事。」他兩個復入水中不題。

却說那妖邪敗陣逃生，回歸本宅。衆妖接到宮中，鰥婆上前問道：「大王趕兩個和尚到那方來？」妖邪道：「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他兩個跳上岸去，幫手中輪一條鐵棒打我，我閃過，與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銅鎚莫想架得住，戰未三合，我却敗回來也。」鰥婆道：「大王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個毛臉雷公嘴，火眼金睛和尚。」鰥婆聞說，打了一個寒噤道：「大王啊！虧了你識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決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認得他。」妖邪道：「你認得他是誰？」鰥婆道：「我當年在東洋海內，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譽，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混元一氣，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齊天大聖，如今歸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經，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大王，你怎麼惹他？今後再莫與他戰了。」

說不了，只見門裏小妖來報：「大王，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外索戰哩！」妖精道：「賢妹所見甚長，再不出去，看他怎麼。」急傳令教：「小的們，把門關緊了，讓他纏兩日，性攤了，回去時，我們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齊都搬石頭，塞泥塊，把門閉好。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獸子心焦，就使釘鉞。

樂門。那門已此緊閉塞關，莫想能破，被他七八鎚，築破門扇，裏面却都是泥土石塊，高疊千層。沙僧見了道：『二哥，這怪物懼怕之甚，閉門而走，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與大哥計較去來。』八戒依言，徑轉東岸。那行者半雲半霧，提着鐵棒等哩。看見他兩個上來，不見妖怪，即按雲頭，迎至岸邊，問道：『兄弟，那話兒怎麼不上來？』沙僧道：『那妖物緊閉宅門，再不出來見面；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那裏面都是些泥土石塊，實實的壘住了。故此不能得戰，却來與哥哥計議，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行者道：『似這般却也無法可治。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着，不可放他往別處走了，待我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巖拜問菩薩，看這妖怪是那裏出身，姓甚名誰，尋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屬，捉了他的四鄰，却來此擒怪救師。』八戒笑道：『哥啊，這等幹，只是貳費事，就攔了時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費事，不就攔我去就來！』

好大聖，急縱祥光，躲離河口，徑赴南海。那裏消半個時辰，早望見落伽山不遠，低下雲頭，徑至普陀巖上，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財童子，捧珠龍女，一齊上前，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菩薩。』衆神道：『菩薩今早出洞，不許人隨，自入竹林裏觀翫。知大聖今日必來，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不可就見。請在巖前聊坐片時，待菩薩出來。』行者依言，還

未坐下，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孫大聖前蒙盛意，幸菩薩不棄收留，早晚不離左右，專侍蓮花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紅孩兒，笑道：『你那時節魔孽迷心，今朝得成正果，纔知老孫是好人也。』行者久等不見，心焦道：『列位與我傳報一聲；若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諸天道：『不敢報，菩薩吩咐，只等他自出來哩。』行者性急，那裏等得，急拽步往裏便走。到得深林，睜眼偷看，正見那菩薩盤坐殘簪之上，赤了腳，露了臂。行者見了，忍不住，厲聲高叫道：『菩薩，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菩薩教：『外面伺候。』行者叩頭道：『菩薩，我師父有難，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薩道：『你且出去，待我出來。』行者不敢強，只得走出竹林，對衆諸天道：『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麼不坐蓮臺，不妝飾，不喜歡，在林裏削篋做甚？』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妝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必然爲大聖有事。』行者沒奈何，只得等候。不多時，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救唐僧去來。』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請菩薩着衣登座。』菩薩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薩撇下諸天，縱祥雲騰空而去。孫大聖只得相隨。頃刻間，到了通天河界。八戒與沙僧看見道：『師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

說不子，到於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薩，我等擅干，有罪有罪！』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縑，將籃兒拴定，提着絲縑，半踏雲彩，拋在河中，往上溜頭扯着，口念頌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籃兒，但見那籃裏亮灼灼一尾金魚，還箭眼動鱗。菩薩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師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師父？』菩薩道：『這籃兒裏不是？』八戒與沙僧拜問道：『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薩道：『他本是我蓮花池裏養大的金魚，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銅鏡，乃是一根未開的菌齒，被他運鍊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我今早扶欄看花，却不見這廝出拜。掐指巡紋，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師父，故此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個竹籃兒擒他。』行者道：『菩薩，既然如此，且待片時，我等叫陳家莊衆信人等看看菩薩的金面：一則留恩，二來說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養。』菩薩道：『也罷，你快去叫來。』那八戒與沙僧，一齊飛跑至莊前，高呼道：『都來看活觀音菩薩！都來看活觀音菩薩！』一莊老幼男女，都向河邊，也不顧泥水，都跪在裏面，叩頭禮拜。內中有善圖畫者，傳下影神，這纔是魚籃觀音現身。當時菩薩就歸南海。八戒與沙僧，分開水路，徑往那水蘊之第，找尋師父。原來那裏邊水怪魚精，盡皆死爛，却入後宮，揭開石匣，歇着。唐僧出離波津，與衆相見。那陳清兄弟，叩頭稱謝道：『老爺不依小人勸留，致令如此受苦。』行

者道：「不消說了，你們這裏人家，下年不用祭賽。那大王從此除根，永無傷害。陳老兒，如今纔好累你，快尋一隻船兒，送我們過河去也。」那陳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衆莊客聞得此言，無不喜捨。那個道，我買梳篦；這個道，我辦篙槳；有的說，我出繩索；有的說，我雇水手。

正都在河邊上噪鬧，忽聽得河中間高叫：「孫大聖不要打船，花費人家財物。我送你們過去。」衆人聽說，個個心驚膽小的走了回家，膽大的戰兢兢貪看。須臾，那水裏鑽出一個怪來，方頭人物，九助靈機，乃養氣含靈過的癩頭龜也。那老龜又叫：「大聖，不要打船，我送你師徒過去。」行者輪着鐵棒道：「我把你這個孽畜，若到邊前，這一棒就打死你！」老龜道：「我感大聖之恩，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你怎麼反要打我？」行者道：「與你有甚恩惠？」老龜道：「大聖，你不知這下水龜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歷代以來，祖上傳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養成靈氣，在此處修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立做一個水龜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他趕潮頭，來於此處，仗逞兇頑，與我爭鬪，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奪了我許多眷族。我鬪他不過，將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氛，收去怪物，將第宅還歸於我，我如今團圓老小，再不須挨土擊泥，得居舊舍，此恩重若邱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恩，只這一莊上人，免得年年祭賽，全了多少人家兒女，此誠

所謂「一舉而兩得」之恩也，敢不報答？」行者聞言，心中暗喜，收了鐵棒道：「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老鼈道：「因大聖恩德洪深，怎敢虛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賭呪。」那老鼈張着紅口，朝天發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將身化爲血水！」行者笑道：「你上來，你上來。」老鼈却纔負近岸邊，將身一縱，爬上河崖。衆人近前觀看，有四丈圍圓的一個大白蓋。行者道：「師父，我們上他身，渡過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層冰厚凍，尙且遭迍，況此鼈背，恐不穩便。」老鼈道：「師父放心，我比那層冰厚凍，穩得緊哩。但歪一歪，不成果。」行者道：「師父啊，凡諸衆生，會說人話，決不打誑語。」教：「兄弟們，快牽馬來。」到了河邊，陳家莊老幼男女，一齊來拜送。行者教把馬牽在白鼈蓋上，請唐僧站在馬的頸項左邊，沙僧站在右邊，八戒站在馬後。行者站在馬前，又恐那鼈無禮，解下虎筋繸子，穿在老鼈的鼻內，扯起來，像一條韁繩；却使一隻腳踏在蓋上，一隻腳登在頭上；一隻手執着鐵棒，一隻手扯着韁繩，叫道：「老鼈，慢慢走啊。歪一歪兒，就照頭一下！」老鼈道：「不敢，不敢！」他却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衆人都在岸上，焚香叩頭，都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正是真羅漢臨凡，活菩薩出現。衆人只拜的望不見形影方回，不題。

却說那師父，駕着白鼈，那消一日，行過了八百里通天河界，乾手乾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稱

謝道：『老龍，累你；無物可贈，待我取經回，謝你罷。』老龍道：『不勞師父賜謝。我聞得西天佛祖無滅無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雖然延壽身子，會說人語，只是難脫本殼。萬望老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看我幾時得脫本殼，可得一個人身。』三藏道：『我問。』那老龍纔淬水中去。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隨左右，師徒們找大路，一直奔西。





0.5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西游记精华 上 第2版

SS号=11379816

DX号=000005708758

作者=邹仁达编

页数=214

ISBN号=

原书定价=

出版社=文明书局

出版日期=1929.10

起始页=1

缺页=无

封面

前言

目录

花果山 / 1

闹天宫 / 18

游地府 / 46

双叉岭 / 65

五行山 / 73

蛇盘山 / 78

黑风山 / 87

云栈洞 / 111

黄风岭 / 127

流沙河 / 143

莲花洞 / 153

通天河 / 193

金?洞 / 215

火焰山 / 248

朱紫国 / 282

盘丝洞 / 329

连环洞 / 341

豹头山 / 363

青龙山 / 393

天竺国 / 414

封底